

松堂集

南
星
著



松 堂 集

南 星

一 九 四 四

版權所有

松 堂 集
南 星 作

發行者 祝 惺 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者 新 民 印 書 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中華民國卅四年四月廿日 印 刷 · 中華民國卅四年四月卅日 發 行

目次

第一卷

松堂	一
寒夜	五
留別	八
家宅	一一
冬天	一六
夜食	一八
驟車	二一

第二卷

悼失一……………二五

悼失二……………二七

故人一……………二九

故人二……………三二

黃葉……………三四

寄遠……………三六

江水箋……………四〇

第三卷

寄北一……………四五

寄北二……………四八

來客	五一
記念	五四
桃林	五八
夜讀	六三
我的詩篇	六七

第四卷

蠹魚	七五
求乞者	七七
刊物創辦者	七九
往昔	八一
祈禱	八三

友人之樹……………八五

古老的故事……………八八

第五卷

談小泉八雲……………九一

談勞倫斯的詩……………一一五

談霍斯曼……………一三〇

談太戈爾的「黃昏之歌」……………一三九

談露加斯……………一四九

談白洛克……………一六八

憶克木……………一七五

松 堂

安坐在紅火爐前，

木器的光澤許我說一個嬌羞的臉：

撫摩着褪了色的花緞，

黑貓低微地呼喚。

百葉窗放進夜氣的清新，

長廊柱下星近；

想念溫暖外的風塵，

今夜的更聲打着多少人行人。

——辛笛：「松堂一夜。」

我在「松堂」做了一夜的客人。那房屋像一間亭子，除了窗格，大概都是石塊築成的了。新

製的窗簾是暗黃色的，和全屋中濃厚的古代氣味相調和。屋裏鋪設很多，但我仍不免有身入石洞之感。同時覺得對它有些親切，因為看見不久將供我休息的一張牀了。我的安心讓我幾乎閒暇地把屋角和屋頂都審視了一回，彷彿是一個初到新居的租客。房屋給我以高度的滿意。那完全是山野的地方，走出屋門就看見西方的山崖近在胸前了。山和松堂的交界處有一圍簡陋的土牆。「院子」是一片繁密的脂松林，白皮的，略帶藍色或紫色，樹皮分裂成鱗形，終年有枯片離開樹幹斷續地落地。松果則與普通的一樣，有許多臥在雜草之間。東牆有一個較寬的門，對着鄉野的大路，行人只看得見裏面的脂松。倘我只從外面經過，必以為我們現在這住處是一座墓園了。

夜間沒有月亮，雲色很濃重。樹木和高聳的山石開始變成狀的黑影。如果我做了一個失路的或走在半途的客人，在這兒遇見黑夜，我將在樹林裏隱匿呢，登山尋望遠處的燈火，然後走下去找一個荒野的茅屋呢，或者倚着一棵樹不敢移動雙腳，聽見一聲蟲叫而戰慄起來並在心裏浮動着一些可怕的幻影呢？這古老的石屋仍有它的不可思議的撫慰我的力量，總是一種奇異的事吧。然而，它不是我的家宅。當蠟燭搖動閃耀的時候，我不禁想念我的燈了。燭光照不到屋頂和屋角，所以那些地方都有陰晦之狀。我和PH先是靜靜地坐着，後來開始閒談，

語聲在各人耳中變得沈重起來，我們覺得奇怪，它們幾乎不像自己的了。因為石牆麼，或山中的黑夜麼？我們似乎都做了故事裏的人物。如有一個牧童或鄉人聽見這語聲，次日早晨再來尋覓不見，他會以為竊聽了山鬼的密談了。到臥下時才有了蟲聲，很繁密，比在城中的加高了幾倍。最清楚的是「金鐘」的鈴鈴之聲，把蟋蟀的和窸蟲的都壓了下去，彷彿草葉也隨之愉快地震動。沒有聽見夜鳥或醒來的牛羊。夜半後窗外像有粗率的咀嚼聲，終於不知道是一隻狗或一隻野兔，以及它吃了甚麼。

日落之前，我們會到牆外去了一次。先經過一片山田，一邊是高粱和豆子一邊是玉米，我們走在中間的爲荻棘和幼榆所夾的小路上。看見那些密密的形狀不同的綠葉子，我想起多年前每天親近過的稻田來，想起曾在泥水中把握過的高粱梗來，想起新折下來的玉米梗下部的甜味來。我盡力吸着掩住山的氣息的田野氣息。這第一次來到的地方像變了舊相識似的，我對於兩旁田地中的佇立者覺得異常親近，甚至讓脚步慢下來。好久後才轉入山道。石塊愈上愈多，引我們到了一個直通山下的泉水之前，聲音很微弱。兩個女人在那兒用小罐子接水，旁邊放着水桶。我們回來時看見她已挑到半山了。山腰有一所羊屋，分做四圈，第一圈裏已臥滿了回去的羊，別的空開着門。遠處牧童以鞭擊石的清脆之聲時時聽得見。牛屋在羊屋之上，

相隔着一層聳立的山崖，但有殘留的爲茨棘所遮蔽的石階。牛屋旁是一座廟的遺址，那已不很平坦的方形基地還能辨認得出來。斷磚殘瓦完全沒有了。奇怪的是曾立在廟門前的石牌樓仍在，像是昨天才倒塌下去的。那折斷的石柱下部裂痕宛然立在石基中，隙縫中有雨水的滲跡。倒下去的並沒有粉碎，只裂成了幾塊，牌樓頂似乎和未倒之前一樣完好，柱上雕出的精細花紋也沒有損壞。我們站在那些白石上，向下望了一眼即刻退後了。鄰近還有三四座古廟有的牆上的赭紅在夕照中閃耀。但它們沒有得到我們的探視。我們從那三四座聳立着的古代烽火台旁走下來。

次一個早晨臨行時我們才把別的院子看了一次。一個滿生着棗樹，棗有的變紅了，有的透出微黃色。我們嘗了它們。另一個院裏有許多桃杏樹，桃子是小而多毛的，但很甜美，我們的衣袋裏也裝了幾個，即使被那給我們做飯的誠實的人看見，他也不會責斥我們吧。前一晚他還給我們煮了玉米，那還別有滋味的久留在口中。我們終於輕易地離開那兒了。睡在大門裏的兩隻豬還沒有醒來，陽光還沒有照在我們走過一次的山路上。

寒 夜

終日終夜的雨令人忘記夏天

黃昏也來得早了。

這主人只能守望

在窗前，默默地。

淅瀝之聲彷彿已是固有的，我盡力想辨識出另外的聲音來，但不能。窗下是兩方昨天才刨鬆了的土地，幾乎被雨水完全覆蓋了，上面濃密的樹葉子失去衛護的效力，但泥水中兩個足跡已微微地顯露着。唉，我的過客。今天早晨，我帶着歡喜把幾顆扁豆謹慎地種上了，希望雨能讓它們快一點生出芽來。我想像不出來那踐踏者的粗暴的樣子。雨水又過多了。不應時的

黃葉依附在我的「豆畦」的一角。

燈光也顯得寒冷。我想取出一件厚的衣服來。我想，從前，從前，……我有一個友人，我們在一把傘下面到街巷中去聽自己脚下的泥水響，去買雨水洗過的杏子，一路上充滿清爽的陰濕。我忘記了那時候我們穿的甚麼。我覺得他又來了，沒有傘，衣服上沾了許多濕跡。他對我說是特別選了今夜來看我的，我覺得我們毫沒有生疏，而且更其親密了。他又帶了杏子來。他說種豆不如種花，說他有蔦蘿，西番蓮，問我要不，說不久給我送幾棵來。於是他走了，剩下幽暗的窗子。

我坐不住了。像是在街道上有一點溫熱，或者在人家裏。在另一個友人的家裏，我想。因為那個九月某夜間落了雨，滿地落葉，屋裏也陰寒，他來了，要我隨他回家。我們的腳深深地踏入落葉與泥水之混合物中，雨點向身上擊打。但我沒有顫抖起來，我們很快地進了他的家門，像兩個兵士。我看見他們爐竈中的火光覺得心裏溫暖。他爲我預備夜飯。菜蔬上散放着熱氣。飯後我又在那兒與幾個不相識的人絮談，語聲都是柔和的。

所以我今夜又去找他。我敲開門，直走進他的屋裏。燈光薄暗。「你的爐火呢？」我沒有這樣問他。他在誦讀一個劇本，聲調很深沉，彷彿把心思專注在上面了。我做了他的聽者，好

久好久，同時我忘不了窗外的聲音。後來，他說他想把這雨夜當做平常的夜度過去，希望使自己不覺淒涼。說家裏有一個病人，我知道就是那昔日語聲柔和的人之一。病人也感覺到陰濕與寒冷麼？我要友人到街上去走一走，「那不是有此發瘋了麼。」他說，他繼續誦讀他的劇本。我對他說我必須回來，雖然不願見我的屋子，它不會有絲毫改變。我推窗一望，雨流不止。我向他辭別。

閉門的聲音似乎太沈重了。聽不清自己的脚步。天和地結合成一致的顏色，轉過一個犄角我才望見一個遠處的路燈。四周圍的泥水像在不停地躍動，佔滿了空巷，那兒是不應當有行人的。天甚麼時候了？我拖曳地走過一家的門外，門閉着，沒有隙縫。但我看見一個影子在一扇門下面的石階上。我很快地走過去，再回頭。是一隻狗伏在那兒，頭放在尾與後腿之間，彷彿向我微微地望了一下，並沒有叫。它是要這樣度過一夜麼？但願門簷會遮蔽着它，不至於讓它濕了身子。我忽然覺得雨已經小了，泥水像凝結在地上，發出汗暗的光輝。

我的扁豆恐怕因寒凍而不發芽了，我想着。風開始擊打街路。

留 別

我聽見有人唱：「雨打江南樹——」這信口而出聲音聽來不知爲甚麼有些悽切。歌者也是在懷想他的家鄉麼？今夜的雨並不大，彷彿是時來時去的，從黃昏開始，現在仍有淋々之聲。

但溼冷的空氣從窗外一陣々地送進來，這已經使我的旅客之心情更加濃重了。前許多天都是晴朗而燦熱的，對雨的懷想在心裏不知發生過多少次，但不曾得到一次撫慰，直到今夜。然而，現在爲甚麼我的心顫動不寧呢？如果雨不在今夜落，我必會安閒地傾聽，能够分辨出它擊打在地上和草葉上的聲音，並且讓自己口中的微吟和它相調和。我願把日期忘記，也莫爲遠處的事物擔心，我會快快去臥下，做一個陰濕的夢。：

不久以前，我走在街道上，舉着傘，覺得幾乎有秋夜の意味。我是去訪問一個友人，向他辭別。但在他的寓所裏，只剩下燈光守着沒有主人的屋子。我站在那院中，聽着雨聲逐漸起來了，依然很柔和。那院中有兩株杏樹，一株我忘記名字的樹，枝上纏繞着豆葉，一叢玉

米立在院角。它們那樣寧靜地接受着雨滴。我像它們一樣，久久不動。但我不覺得舒暢，而覺得那院子將與我分別了，而且恐怕是永遠地。雖然那是友人的院子，我曾吃過那杏樹的果實，曾爲他的折枝悼惜，也曾因初開的豆花歡喜。今夜竟如此輕易地分別了麼，我疑慮着，終於在半自覺中走出門外，到一條狹窄的街上。我覺得自己成了一個流浪人。幾乎刺眼的燈光從商店中射出來，照出安靜的售賣者，安靜的顧客，安靜的貨品。尤其是那些擺在門前的青菜和紅色的蘿蔔。這些對於我忽然變得異樣地親密，似乎我又是那地方附近的一個老住戶了。我想與稀疏的過往行人交談，讓他們明天莫想念我。一陣歌聲從旁邊傳過來，我會聽過的，失去從前的歡樂的聲調，我低下頭，轉入黑暗的小巷，覺得雙腳拖緩，無力。

我望着自己屋窗上的燈光，像有些寒冷，但我走進來，看見四壁之下的東西並沒有移動。我不想整理它們。到我走後，這屋子必仍然像住着人的。也許有人不相信我的遠行。但我怕塵土和蛛網會輕輕地遮蓋住一切，讓白色的牆也變爲晦暗。我的鐘會停住，我的燈光會顯得更淒涼。能有人來爲我打掃麼？即使能，這屋子也必失去溫和的氣息，像保留着的一個死者生前的故居一樣。

我坐在窗前，默默地，像是安閒的主人。雨聲又聽得見了，簌簌不止。是打在我的豆葉上。

了麼，我看不見它們，只能從窗外的暗色中辨得出空架的影子。那幾株扁豆是我最就心的。二十幾天以前，我從剛去過的友人的院子裏把它們的種子帶了回來。所遇的人都對我說種豆太晚了，應時而種的早已開了花，晚種很難長得好。但我沒有聽從他們。我找不到鋤，用一把斧子刨鬆了自己窗下雜着石塊的堅硬的土地，這工作幾乎耗去了整個的下午。扁豆的種子浸在水裏，過了一夜，我看見他們肥大起來時正和五六天後看見土地有了裂痕時一樣地覺得歡喜。然後屋門外磚路的兩旁漸漸排滿了雙瓣的新芽。在每天日暮的餘熱中，我在院中走過許多次，提着水，毫沒有倦意，彷彿澆灌把我做成強健的人了。但當每一株扁豆有了四五片嫩葉時，上面忽然聚滿了毛虫，而且無數黑蟻上下爬行，讓我的心即刻沉重起來。次一天我覓了一種藥水塗上去，而豆葉的沾染處由變黃而枯乾了，我憂慮着，直到我發現毛虫是從上面的柳葉上落下來，於是乘夜把做遮蔭的幾條柳枝砍去了。一個晚間，我買了竹竿，搭起來一個高架，並繫好許多垂地的細繩，缺少的今早才得補完。有幾棵早已攀上去，但仍有關始伸蔓的。我不能守護着它們都上了架。也許它們會找不到繩，舉蔓而立，或者攀住別的東西。誰替我引領它們呢？雨對於它們應當是好的，但我怕它們過於寒冷，難以度過連陰的日子。陽光似乎極其遙遠。

到架上覆滿了豆葉時，這地方不知會有甚麼樣的景象。若有人從我的窗外走過，他必不看見屋門，因為它已經被深綠的手封閉住了。封閉得緊一點吧，豆葉永不會受傷損，屋門也永沒有人來敲，那時候能再落一次今夜這樣的寒雨麼？

家 宅

「某一天，或者，我會有一個家。但那『或者』的程度與日俱深，當命運向我秘密欣笑時，我幾乎絕望了。」由這寥寥的幾句話可以想像出一個人長久的生活之苦痛來。到了老年，住在新得的家宅裏，看着自己的書籍與花木而有欣悅之感的時候，這回憶仍然是有力的，使人想着「真不知道那許多年怎樣地度了過來，」隨之覺到一種事後的恐懼。然而，現在已得安居了，在閒暇中把從前種種漂泊的記憶寫下來的時候，心裏的愉快必多於恐懼吧。我彷彿也將與 *Gising* 有同一的運命。這假定可以使自己略為安心，幻想着老年時突然而來的家宅。但那遙遠已足以引起我的煩慮，不用說將來是否可能了。最真切的仍然是每天伴守着的四壁。

爲甚麼不能把心思寄託在另外的東西上，或者以現在的住處爲家呢？這似乎不可解釋，也許總與自己的生活方式有關吧。不能與廣大的人羣結緣，沒有獨特的癖好，也沒有崇高的想像，最能影響我的感覺的都在耳目之間；風的或雨雪的日子讓我興奮或憂傷，秋冬的陽光給我以多量的安靜，屋門對面的牆垣之剝落也是一件纏繞在心上的事。

幾年來，我借寓在別人的庭院裏，因爲習慣了，對這地方生出一點親切之情。前幾天我親眼看見一條枯枝從院中的樹上突然落下來，於是停了步，在那兒注視了好久。窗前一棵馬纓花在嚴冬中長出肥大的芽苞，我的心曾爲之顫動起來。在十月的散記中，我寫道：

今天無心讀書，在院裏閒步，注視着門前空地上的陽光，開始思索怎樣在那個地方種一些花，雖然要等到明年四五月才得實行的。柳樹與一棵不知名的樹枝葉都不甚繁密，將無害於花的生長。現在自己的門外看着真有些荒涼。我預備搭好一個架，讓牽牛與扁豆都爬上去。沒有蔓的花自然茉莉最好，此外要幾棵鳳仙或九月菊，或新知道名字的五色蓮呢，我沒有決定。

但這預想過去之後，我像是清醒了過來，知道這院子並不是自己的，雖沒人阻止我，我不忍使自己在突然來到的一天受必須遺下手植的花草而去之苦。某一個上午，我看見一隻螻蛄在牆下陰溼的土地上爬行，我用眼光追隨着它，過了很長的時間。它略有一些急促的神態，時時振動着土粒，或向一個孔穴中探頭，於是我的異鄉人的自覺輕輕地伸展上來，覺得吹到我身上的風有些涼意了。

這院子和屋子都是古老的。做砌路邊緣的磚塊殘缺了許多。窗格久已失去光輝，令人想不出從前它的顏色來。門扇上的細縫變寬了。我並不爲這些不快，只有當屋上的塵土簌簌地灑下來的時候，當天花板紙漸漸溼溼並有水滴嗒々而落的時候，或當壁上補好的紙重新裂開的時候，我嘗到一種煩憂。自己終不能把這屋子加以修葺，房主人不來經營，房客只有暫時在煩憂中住下去吧。

家宅的意念漸漸在我心裏生長起來。它是完全建立在想像之上的，與實體有關的只有昔日家宅的回憶。那老屋與我已經別離了五六年。我覺得如果再能回去，我會看見後院的草堆，看見雞塢與椿樹，看見自己住過多年的南房，那窗下滿生着綠苔，屋門關閉時總要吱吱地響；磚砌的花牆也仍然會平平安安地站在院裏。然而，兩年前我已聽說那兒變得荒涼了，院

中長滿深密的草，其後又做了別人的住處。我怕不能再去找出和記憶相合的東西來。而且，在我前面的歲月是難得更變的，去探視我的故居成了一件希望之外的事。一個久離家鄉的客人，到了老年，才得回去作最後的訪問，他在那名字未改的地方看見極生疏的房屋和街道，彷彿他的記憶是完全錯誤的。這樣的故事也只能在書冊裏讀到了。我對於自己之曾有過家宅開始懷疑起來，因為沒有人能爲我作証。

別人的家宅十分清楚地立在我的眼前。走在一條胡同裏，我望着一家家緊閉的門，它們無論是高大的或低狹的，光輝的或晦暗的，都有一種莊嚴的神色，拒絕我的親近。朋友的家宅似乎略好一點，但

我不能任懶惰的脚久停了，

哪一個是我的相識者呢：

方的小院子，長的門廊，

架上垂下來的未熟的葫蘆，

院門人的語聲，孩子的笑聲，

在愉快中飄動的窗簾。

或圍繞着我的久別的氣息？

另一家，我進了門就看見聳立着的玉米，寬大的葉子密排在莖上，其實有的吐穗了。我急急的避開它們，心裏充滿了感傷，因為它們和我從前種植過的太相像了。其後我再到別人家裏去時，怕那院裏會有茉莉或玉簪，但我終於沒有遇見。

我會可笑地安慰了自己的家室之思。一個車夫聽了我說的地址，告訴我他也住在那條胡同裏，而且正是我的隣居，我並沒有對他解說。我經過一家門前，聽見裏面的語聲，隨之門開了，於是一個菜車在那兒停下，我覺得那買菜的人是不可形容地幸福的。我也在菜車上買了一點，而那小販似乎已看出來我是一個無家的行人，我只得悵悵地走開。

最後，我的心思在想像中久住了。我的家門會是素樸的，暗黑色的，從牆上會有碧蘿的葉子垂下來，圍着一盞淡淡的門燈。裏面的房屋會對着陽光，窗格上沒有彩色，但窗紙之嚴密給人以安適的情調。屋頂會禁得住風雨的侵擊，瓦縫中生長着一些雜草。院裏必有幾個移磚而成的花壇和一棵高大的棗樹，夏天，棗實落地之聲做了不擾人的音樂。

冬 天

安靜的冬天。當我抬起頭望着窗外，看見天空和樹枝的時候，我就要中止我的談話，如果這屋裏有一個客人；或者閉起我的書，無論是不是一本緊握住我的心思的。天空永遠是灰白色，純淨，普遍。樹枝稀疏地排列着，有的還負着幾片久已變色的葉子，它們與天空完全調和，互相依傍着，酣然欲睡的樣子，甚開流溢出一種愉快的沈默。凡過冬天的日子的，都應當有冬天的性格。你這不安靜的人，無論住在甚麼地方，看一看窗外吧，看那樹枝和天空吧。

我遇到過許多次冬天，它的神情總是一樣的。它安然徐步而來，不騷擾也不張揚地站在我的窗外。我認識它，我對它比對一切別的東西更熟悉；我們的交誼深寧，長久。那浮着碎雲的天空和淒涼的地負着枯葉的樹枝都因它的撫愛而變爲柔和，脫去不整齊的衣服，洗掉汗濁的顏色。冬天的沈默也是可讚美的，不是完全沒有聲音，而是那些聲音毫不刺耳。暴風少有到來的時候，喧噪的夏秋的歌者也都隱匿了。從早晨到晚上，必須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聽得見一

隻麻雀的嗷叫，一叢樹枝的悉索，輕細而隱約。另外是煙或水氣衝入天空的聲音，這需要最深切的聽覺上的注意。

但這一個冬天有一個異樣的日子，似乎是冬天故意給我一次驚訝或試探，在我們初會的時候。就在前一天，那個早晨，我帶着溫暖的愉快開了門，看見地面變得陰溼了，天在落雨。我退回來，找出我的傘，帶着一種新奇的心情把它展開。我聽着頭上的淅々之聲，幾乎覺得又是一個季節了。

我走到街路上，雨點即變了雪團，而且漸漸地轉了方向，正對着我的身子。雪團接觸到地面便消溶了。泥水積增在整個的道路上。陰溼的感覺那時候我不很留意，只懼怕着襲來的寒冷。風吹起來，却是沒有聲音的。我的手似乎僵硬了，幾乎失去了舉傘的力量。讓我更其驚訝的是河沿上積滿了葉子，溼透了，毫不動轉。那一片片污暗的顏色把河沿裝飾成一個生疏的地方。寒冷又加重了，仍然攻擊着我的手。前面，同樣的，落葉夾着泥水和冰。道路變得意外地長，對面的房屋模糊，遙遠。我聽見雪打在傘上，簌簌地響，聲音中混雜着沉悶和憂傷的調子。沒有另外的行人。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旅客。我熱切地四顧，願意發現一個小店，我就可以走進去停息一會，緊緊地閉上門。但不久我到了真實的所要去的地方，進了屋，隔

窗向遠方望去。有一列密集的山峯，大部被雪蓋住了。那兒的寒冷直臨到我的心上。

想來是很足以安心的，這異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緩步在溫暖的爐邊，眼中的樹枝和天空仍然是柔和的，而且有可喜的陽光守護着它們。這只是冬天的開始，還有許多寧靜的日子在後面。這樣想着，便輕輕地開了門，預備到院裏去。

夜 食

坐在屋裏，爐火的暖氣圍着全身。如若外面也很沉寂，沒有過客的脚步，沒有樹枝互相碰擊，我就可以保持住心上的平靜，預備開始讀一本書了。這時常是在夜間，燈光對我是友愛的，又想到沒有甚麼約定，沒有人會來敲我的門，於是我默默地嘗受今夜會是安適的預感。不久便有一種嘶嘶的聲音，讓我輕微地驚訝，我需要回一下頭，看見水壺站立在爐火上。它增加了這屋裏安適之感，而且，我常常因之想到吃甚麼東西上面去；彷彿爐火有一個小鍋，水同樣地在裏面叫，我將把預備煮的東西放進去。

在夜間有一些飯食或別的東西吃的事是好久以前的，而我的回想每一次給它們染上新鮮的色彩。我看見那個低矮的火爐，它的紅色的焰苗不息地伸展着，我坐得那麼近，覺得衣襟上發熱。我只在留心守候那小鍋裏的水，它的叫聲在增高，水上瀰漫着白的霧氣。如若總沒有沸騰起來的樣子，我就會坐不住了。在這以前，我是走在半凍的雪地裏，披着沈重的棉袍，鄙視着迎面的風，携帶着瓶子或碗走向一家小店裏去的。當我回屋的時候，身上的寒冷完全遺在門外了。我匆忙地在桌旁安排起來。最後的事是可以想到的，我滿足了我的食慾，直到夜深，仍然會帶着滿足的心睡下去。沒有做不熟或味道不合的時候，也沒有幾個人爭食的時候。這都在哪一個冬天呢，我記不清楚。其後夜食的事漸漸稀少起來，以至於不願想到，免得嘗受失望的懊惱。是的，現在我很懷疑那時候的舉辦之易。如在今夜，我的爐火會有旺盛的焰苗麼？我會有一個小鍋和預備好的食物麼？我能走出去買調和而且找到一個小店麼？我能那樣熱心地在爐邊等待着麼？更重要的是睡前不久的飯食會讓我失眠或生病，但我記得做小孩子的時候，必要等夜深，祖父從外面回來，才陪着他快樂地吃晚飯的。

兩年前，我住在一個小胡同裏，遠離開紛亂的街市。屋裏有爐火，但彷彿總沒有歡躍起來過，只有屋角發出淡黃的光。我常常不注意它，直到自己的腳寒冷起來，才去撥動爐中的餘

爐。我不敢想到它會有煮熟一點東西的能力。每一夜，代替水響的是門外的幾種叫賣聲。它們來訪問那荒僻的地方是奇怪的。有時我走出去，站在門口，看見擔子上的燈光，很明亮，照着胡同的一段。我認識了幾個小賣者尤其是那賣饅頭的人，由於試買一次而我變爲他的主顧了。他的語聲與叫賣聲都是可聽的。我可以坐在屋裏，不久他就捧着一碗送進來。我覺到自己的貪食，每一次碗裏毫沒有餘剩。就這樣，當腹中溫熱之感未退的時候，我舒適地睡下，我的夢將是很幸福的。但我終於離開那條胡同了。我在那里寓居的期間很短，最多不過四五個月吧。遷移後開始過雪解冰消的季節，所以對我熟識的小賣者的思念並不太深切，漸漸地淡漠了。在某一個夜間，我走到一個小飯館裏面去，要了饅頭，不料那味道與我記憶中的完全不符，我沒有吃完，走道街路上去，覺得很憂愁，正如在尋找甚麼東西終於不見的時候。

又有一個夜，我不知道已經過去多久，以及在那一個季節裏。空中落着淒涼的雨。夜下了，我在一條不認識的街上找一個人，爲了到他那兒借宿。我找到了。當我坐在他的疲倦的燈光下的時候，忽然一種空虛的感覺有力地攻擊着我，它給我的困憊和不安讓我不能設法睡覺。我無意識地聽着，外面「硬麪醇餅」的叫聲像一條蛇爬進耳中。不久我已經站在另一個燈光之

前而且對我趕上的人說話了。在傘的覆蔽之下，他打開提籃的布蓋，展露三來微白的，淡黃的，有花紋的，和帶着之臘的方圓或長的小餅，我搶奪一般地把它們放在手裏。爲了回答我的詢問，他告訴我他久已慣於夜行了，在半夜後，那些做着異樣的事的人們正需要食物，而且會買得很多。但他對於我之所以做他的顧客也許是意外的吧。

近來當我到街上去或從街上回來的時候，也常常遇見擔子，燈，和熱氣，那小賣者或在叫賣或坐在那兒默守着，但我們都是不相識的了。爲甚麼我不走近他們去看一看呢？爲甚麼我失了我的食慾呢？爲甚麼我不再找另一個賣饅頭的人呢？沒有東西吃就可以過夜，這是生活上改進的表現麼？我對夜食的事雖有些淡淡了，而那種聲音，無論來自叫賣者或水壺的，仍不失爲我的提示者，讓我停止當前的思想，用一段時間去追蹤我的記憶。

驟 車

從前我在一個汗穢的小城裏住過許多日子。在那兒，我的住處正臨着街道，只有一道薄薄

的屋牆做了我與街道之間的屏隔。那牆上的窗子總是緊閉着，但是街道上飛起來的塵土太多時，它會由窗縫煙一般地飄進去，讓我的窗臺上有了一層細末，甚至落在我的床上。幸而那窗子很小，而且在高處，像某處監獄那樣。

每到夜間就有另一種情形了，無論多麼微細的白天決不會聽到的聲音，那一道薄牆也不能隔住，於是清楚地傳到我的耳中。有時因為白天太勞乏，臥下後不久入於朦朧的狀態，而近在耳邊的脚步聲會即刻讓我十分清醒，它們常常是沉重的，我不知道爲甚麼會有人深夜走路，尤其是在我牆外的那條街上，那是一條很荒僻的，白天也行人很少的道路。爲了那種無法避免的聲音，我時時煩惱起來，除了當我夜裏失眠，心緒極其亂雜，無論怎樣也不能入睡的時候，我傾聽着牆外的聲音，覺得感謝，甚至願意那兒不停地有人走路。有一個冬天的深夜，似乎落了雪，外面只有冷風狂舞着，而忽然，我聽見一陣響亮的人聲，那是在唱歌，歌者的脚步做成很勻整的拍子，悠悠地不肯休止，好久後風聲才把他的歌子吹得隱約了。那時候我並沒有害怕，只覺得那個人是奇怪的，或者他身上有極厚的衣服，否則就是喝醉了酒，忘記了寒冷與夜深。

再一種聲音就是騾車的了。變輪的木車，有時候也爲着驢子或牛，但我所見的大半是騾車。

午夜或黎明以前，如若有它們從牆外走過，那輪聲真像壓在我的心上。一種漫長的，懶惰的，枯索的調子，纏繞着我的耳朵，直到我聽得疲倦了的時候。如在冬夜，輕輕的聲音更其清楚，因為街道上覆蓋了堅冰，或者那些泥土與石塊凍得僵硬了，車輪與牲畜的蹄子在上面碰擊着，那單調的音樂常常使我很悲哀，想着那騾子與趕車者都是辛苦的，不論黑夜或白天，走着泥濘的，崎嶇的，或冰雪層積的路，他們並不抱怨，只有車輪似乎在喃喃地爲他們訴說。

然而，在鄉間，在溫暖的日子裏，在有車轍的道上，我看見的騾車便與深夜聽見輪聲時所想像的不同了。那牲畜很強壯，拖着一個輕車，似乎走起來毫不費力。那趕車的人坐在車的邊端，鞭子在手裏，有時候是一個樹枝，常有指揮的聲音從他的嘴裏出來，像是很自在，在我的眼中，甚至有一點驕傲。他並不辛苦，悠閒地趕着，走向所要去的地方，如若那車是他自己家裏的，他走在鄉野的大道上時，更會覺得高興的吧。他一定不知道有一個他隨便看了一眼的人，當他的車已經走過去時仍然站在路旁，踴望着，神往於他的地位。

我在鄉間散步的時候很多，騾車幾乎每次遇見。有的是空車，有的載着收割的莊稼，有的載着人。那輪聲是愉快的，牲畜也不會露出疲倦的神氣。我每一遇見時就要在心裏深深地默想，爲車上的人們，爲那趕車者，更有時候爲他們計算行程。那時我唯一的願望是即刻坐上

去，給他們做一個車夫也好，隨着走上那條遙遠的道路，我一定很舒適，很安心，不會望着車後的沙塵而起悵然之感了。只有一次我在城角遇見一個牛車，天晚了，那車正走到一個極高極不平的斜坡前面，道路是曲折而上的，而且沒有另一條路可走。幾個強健的鄉人盡力地堆而且拉，車的負載也不重，他們竟白費了許多時間。天色漸漸地暗下來，車靜止着，他們的牛沈默着，他們喫喝着，怨恨着，直到我帶着疑慮的心離開那兒的時候。

有多少年我沒有得到坐驛車的機會了。我只記得在小孩子時候隨着祖母到外祖母家去，一個很乾淨的驛車，上面還有藍色的布篷子。我坐在裏面，最初望着道旁的景色，後來不知不覺地睡着了，輪聲沒有驚醒我的夢，那次難得的坐着驛車走在可愛的鄉間大道上的樂趣竟被我輕輕地拋掉了。再一次是坐着姑母的車到她的家去，時期較晚，想來只覺得模糊。近年過不了內戶生活，重坐驛車必須等到意想不到的日子了。

悼 失 一

天未明時就有暴風，然後急雨來了，擊打着窗紙。雨是那樣地瘋狂，對於這沒有遮蔽的屋子，於是窗紙溼透了，把桌子上浸成了泥水的天地。泥水中有幾本書，有紙片，有你的來信。不要以為是你新寄來的。它們都是一年前的信，昨夜我才從一個積滿塵土的紙匣中檢出來。就讓這些珍貴的字跡受了污染麼，信紙上的新水跡真讓我心裏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惆悵，想不出寬解的方法來。然而你一定完全料不到另外的一件事，那是更使我悲痛過深，難以平靜的。告訴你；葉華的信件已經是零落不全的了。這十四個字如同報喪的鐘聲，令人心震。知道麼，去年初我離開這大城的時候就把你的信整理起來，用線繩緊緊束好，到鄉間又隨時一封一封地添進去。冬天我輕輕地去，夏天重重地回來，知道自己的行囊中有別人行囊中再也找不到的東西，有一種秘密的歡喜。只要我得着一點閒暇和安靜，就把它們排列在眼前，

按次取出來默讀。這也許是你不相信的或者覺得可笑的，不過我何必不告訴你說呢。去年夏季我們相見的時期何其短促。夏季還沒有過完，你離別了這大城，一去不回，我離別了我的故居，遷移到一個窄狹偏僻的胡同裏去，帶着你的信。然後，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我又搬了兩次家，而這幾個月我都是紛亂不安的日子，忙於做飯洗衣服，忙於出行，總沒有把你的信重新看一回。我深信它們必然臥在我的紙匣子裡，極其平安，直到昨天的夜半，我在燈火下想尋覓一些舊日的影像，找出那些信來，它們已經散亂了，號數都不相連接，我驚訝了好久之後才發現了我的重大的遺失。至少有二十封。我又去用心尋找，尋找，而那紙匣裡除了別人的信只有塵土了，我去尋找五次。Y說，「已經丟了，怎麼找也沒有用啊。」聽了這兩句話我才真地失望起來，覺得全世界都是空虛。Y又說，「我們沒搬家的時候，信都放在那間空屋裡，不是同院的人偷去許多點爐子用了麼。」但我分明記得你的信在最下面的紙匣裏，沒有移動，因此到現在我仍不知道遺失的原因。倘若真是那個人去點火用了，他真是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我的記憶從昨夜一直苦惱着我。我記得某一封信中有某一些言語，但一句也背誦不出來。看見書架上古人遺留下來的書札真覺得嫉妒，怨恨。我又想把現在僅有的你的零散的信一齊燒燬，好嘗受這整個的悲哀。我過去的生命完全寄託在你的信裡，我

沒有日記，也沒有別的文字，時時回想昔日的情形，讓你的無數字跡作證。我常常爲記憶中的煩惱而憂傷，必須重聽一回你當時勸慰我的話；想起過去的飄忽的歡樂，更願意耳邊有你的笑語。無論在冬天，在夏天，在月夜或風雨的日子，你的字跡給我多少溫暖，多少興奮。現在它們大部分死亡了，埋葬了，永遠地無從覓尋。我應當聽從Y的話，「讓葉華再給寫一遍」麼？

風雨不停，暗晦的天色，彷彿黑夜就要來了。到夜深，留給我的只有狗叫和梟叫的聲音；啾啾啾呼！我將爲那些天亡者寫出輓歌。

悼 失 二

從前，我收存着兩個朋友的日記。一個名字叫A，他把日記寫在每年一冊的厚本子上，共四冊。第一次讀時我曾徹夜不眠，因爲那些字跡有不可抵抗的力量，讓我再不能閉上眼睛休息。他每天寫一頁，若想寫的話過多，就用極小的字填滿了兩旁以及上下的空白。那四個厚

本子比它們的主人還清楚他的生活和心境。他從北方到山東，又到南方，然後又回到古城裡來，開始是熱烈的戀愛故事，後來和他剛剛結了婚的那個女孩子之死使他幾乎瘋狂，再後來就用沈重的筆寫孤獨的流浪生活，雖然遇見不少女性和不少熱情，他的辛酸的心却衰頹下去。在第四冊還沒有寫滿的時候，他悄悄地死去了。這是極平凡的故事，我珍惜着它不是因為作者是我的朋友，却因為我珍惜每一個人的生活，無論是簡單的或豐富的多波折或充滿平安的。那都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給他們安排的，在世上並沒有所謂可崇拜的或可鄙棄的我們的同類。思想和毅力的效果小得可憐。知道每一個人的生活既然是不可能的，這幾冊日記我應該替他印出來或者重寫出來，但它們也都失去了，毫無痕跡。餘在我手下的只有R的日記了。R在遠方願他平安的生活在世上。幾個薄薄的小本子，裏面的記錄也是零落不全的。每本上他都題了「第二日記冊」，他曾對我說，他的第一日記是寫日常生活的，第二日記裡只有心情和特殊的記錄，那時候我就知道他已經走上愛情的狹路了。R是又熱情又多思的人，爲一件小事常常憂愁起來，不能解脫，雖然他對事實的看法並不奇特。他只是耽於幻想，大半是悲哀的幻想，似乎受了幻想的折磨之後心裡才得到堅定的信念，或者是經過一番自苦對真實的境況感到一種意外的愉快。但和別人比較起來，顯然他是缺乏判斷力而過於放縱情感的。他一

向前走，走入果樹園自然很好，走入險惡的深淵也就無法退出了。而在他自己看來，寧可直爲他所珍愛的走入深淵也不肯徘徊在荒野大路上。那個女孩子的性格和他完全不同，她又靈活又堅定，但有一些任性。他們的結合是幸福的調劑，若不結合却隨時有發生悲劇的可能。R的日記過于不完全，也沒有動人的故事，但這些紙頁是僅有的可寶貴的友人的痕跡，讓我謹慎地守護着吧。這是初冬，樹葉快要落盡了。何其寂寞的日子啊。

故人一

在人羣中忽然遇見故人，覺得又歡喜又惆悵。

已經一年不見了。是甚麼把我們隔離開了呢？說是因爲我的懶惰，不如說是我的羞於見人吧。極其不安定的生活，同時是極其單調的，見了朋友除去千篇一律的訴苦之外就沒話可說了。我漸漸孤獨起來，又覺得自己的周圍寒冷可怕。這矛盾說明了我的軟弱。

見了久別的故人，他沒有一點變化，臉色比從前更光澤，我相他他是比我強壯得多的。我

的隔離讓我特別清楚地想起往日，而覺得對他的疎闊是一種大罪了。

他仍然守着我們同住過的庭院，有多少花草和樹木。他手植的桃樹一定長得茂盛高大，那是他所歡喜的一個孩子的紀念樹，孩子的死曾重壓着他的心，他對我說一個人坐在燈前就聽得見那稚弱的聲音的招呼。那小墳墓在西山靜臥幾年了？

他是那麼一個多感的人。我們常常做郊外的漫遊者，有時在小丘頂上，有時在深密的樹叢中，也有時坐着鄉間的牛車走過美好的田野。他的語聲總是綿綿不絕的，到暮色四合時我們還不肯回來。在城裡散步的次數就更多了。有一個濃霧的冬天早晨，我們走過景山前街，看見一個小牧人獨坐在馬路旁，臉藏在手裏。他說那孩子必是有了可憂愁的事，也許是丟了自已的羊，於是他關心地去問，孩子却呆呆地回答不上來。

然而，他有正確的生活態度，他雖然喜好自己的理想，但決不逃避現實。他說人生的每個時期都是很值得去經驗去體會的，所以不必悔恨過去或懼怕將來。他說對人生不可過於認真，應當把它當做一個包裹嚴密的美麗的匣子，最好時時欣賞，假如一定要一層層地打開，也許發現不少珍寶，但也許有一個魔鬼從裡面跳出來。就這樣，他給我過多少指示，多少安慰，我為此寫過一些拙劣的詩句：

現在是秋天了，這些淡色的
葉子受了你的撫摸，在晚上，
你得到的感覺只有陰涼吧。

我感謝的氣息遂去我的怨言：

「你來得晚了，現在是秋天了。」

這土地，我常投以不快的目光的，

因你的脚步而變爲柔和，

那些憂傷的記憶也疏淡了，

倘沒有秋深的暴風，我的日子

將是平靜的，守着你留下的安寧。

一年不見，我想着他的家一定更溫暖，有一個比從前更可愛的孩子，一隻喜好喝水的貓，

到天晚他會安安靜靜地讀「冰島漁夫」。從他今天的笑容上我相信他必原諒我的疏懶了，我不能不去敲一敲××胡同八號的門麼。

故人 二

在郵局的櫃台之外，聽見一個不很生疎的聲音對我招呼了一聲。那個微笑的臉讓我心裏溫暖，而且，時間的距離即刻縮短了，似乎我們只有三四天的不見。我用最從容的聲調問他，「這麼大的包裹寄給誰？」「給羅先生。」那個矮小而肥碩的羅先生，我的院鄰，每天在廚房裡看着廚子做他自己特備的菜，那樣的和藹而且穩重。故人告訴我羅先生早已走了，他存的東西却到現在才能寄去。是很覺得抱歉的。聽了這話我猜想着「我們的」廚子的這位弟弟又回到大哥身旁來了。他說是半年前從家裏來的，仍然在玄極觀，不過房客都換得生了，對於我和另外幾個熟人真有時候很想念。於是他關切地訊問我的朋友Y C的消息，說寫信時務必替他多多問候。這年青人似乎比從前更消瘦了一點，我沒有問他，「爲甚麼又回到廚房裡去，

你那挑花工廠的同鄉女孩子怎樣了？」

回來，我從塵土封蔽着的書卷找出朋友的「玄極觀日記」來讀：

厨子氣憤地告訴我，「這種弟弟總說有什麼用處。什麼事都不管又騎着車跑出去了。」我一聽他抱怨他的弟弟我便心痛，如果沒有玄極觀幽靜的地址，沒有他們弟兄倆殷勤的招待，我將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據哥哥說，前次弟弟當了兵，把人情全託遍了，最容易才把他拖回來，終於又跑了出去。今年十二月裡聽說他在外面拉洋車，特意找到他，爲他還十塊錢的印子，讓他到這裏幫忙，一吃飽飯又不好好的幹了，整天和那個挑花工廠的女孩打混，六個月花了七十多塊錢。今天硬逼着又要了十塊，秋節後到惠民工廠去，說是不幹這營生了。」聽了之後很難過，我喜愛那個留着長頭髮的年青人，一張灰白的面孔永遠浮現着微笑，清早起來總是拿把掃帚四處掃，一出門便聽到「×先生，起來了。」的溫熱的聲音了。庭院深深，鎖不住爲戀愛燃燒着的心……

那灰白的面孔在今天的微笑下露出一些憂鬱，美麗的故事也許是簡短的結束了。寄完包裹

之後他又回到那個綠蔭陰陰的庭院裏去，有刺柏，有丁香，有葡萄和棗樹，也有藤蔓圍繞的古香亭。對於這些我所懷念的他恐怕已經厭倦了，給房客送晚餐時會常常仰頭向天空望一望麼？

黃 葉

從前自己是以寫信過日子的人，現在每天不提筆，難以解釋的疎懶。友人的信早已稀少起來，焦心期待的習慣也失去了。有時在街上遇見郵差，就任憑他路人一樣地走過去，毫無繫戀。住在這殘破的庭院裏，守着異常的悄靜，覺得院門是郵差永不能敲的。

雜草寂寞地生長起來，有了淡紫的花朵。主人不會種植也不會澆灌，自閉自謝，也做了季節的記號。春若去了，夏隨之來臨，友人的書信却是仍有黃葉氣息的。我比從前更謹慎了麼，它們沒有變色，完好如初。季節變了，被收藏的應該再顯露出來，讓我重讀：

這裏有多梧桐的院落，悉索的風聲雨天帶來北方深秋的意味，今天是午後——區區晦暗，太陽也是秋天的太陽了，院裏靜得很，樓廊上有人奏手風琴，奏思家的曲調。在黯然的心情下寫信給你們，想念你們，如同你們想念這行人一樣。S來信說，只有你們是幸福的，你們是幸福的麼？如流水的歲月啊，N，如流水的歲月啊。

你們過那清苦的日子，不可思議啊。正如我跟人說的，想起朋友，我只有慚愧，我不能給他們任何幫助，啓示，任他們瑟縮在北方的寒風裏，度艱辛的歲月。孩子們，到了今天，只有自己是衛護的人，珍重，珍重，一切就這麼艱苦。我不需要衣服，不要寄，寄也寄不到，你穿用吧。當你穿用我的衣服的時候，你可以想起我來，我幻想你穿着我的衣服，心上也安靜一點。我們每人做一件棉袍，足可以抵擋些風冷了。孩子們，我不放心你們，更甚於你們不放心一個離家在外的人。我心依依，可是找不出話來，千言萬語，我不是說過麼：數不盡的繁星，說不盡的相思話語。

要相信命運，勇敢的接受命運所給與的一切試探，學習忍耐，學習安心。我無論走得多麼遠，總會記着N，因為他是一個懦弱的孩子。我想你們會常常夢見我，正如我夢見你們一樣。你們那裡恐怕已經很冷了，雖然這裏仍是溫暖如春。上一個冬天，我們通訊說要火爐，要花生，再上一個冬天臥在北辰宮的陽光下看聖經。往後日子全如夢境，如夢也好，讓我們思念夢境時思念夢裏的人。

不可再讀下去了，風起了。應向遠方祈禱，並且早睡，讓燈光暗下來，再輕輕地掩門。

寄 遠

PH:

可憐我們的日子過得真是夢一樣，在一個長年之中若疾病和愁苦偶然離開我，能夠有工夫想一想往日，又深思地向周圍看一看的時候，就尤其覺得像夢。甚麼不是和從前一樣呢，房屋和街頭，樹木的空枝和裸露的花架，號叫着的寒風和在天上微微顫抖的星星，這冬天的日

子對我熟習而且親近，正是應該接到你從郊外來的信的時候。「我們坐在窗下聽一聽雪吧，」PH這樣說。無論你離我多麼遙遠，我常常覺得你近在身邊，看得見你，聽得見你。年月的飛逝，生活的變化，人的衰老和死亡，好像都只是傳說上的小說上的事。「我們」似乎永遠是依舊的。等你回來的時候，我們可以闖上門（我們仍然可以在北辰宮找一間房），談着，笑着，歌唱着，帶着一點驕傲，自稱爲過着大學時代的年青人。……尤其是PH，永遠地年青，不但在十年前，現在也仍然是年青的，雖然孩子們長起來了。因爲，不要告訴別人，這究竟是他們的世界了。我們的日子，我說的是從前的日子，不是已經夠好的了麼，那些永不褪色的記憶不是很可以做我們現在的安慰麼。

我們相見時珍妮跳起來

吻了我，從她所坐的椅上，

時間啊，你這盜賊，喜歡把快事列在

你的記錄中，把這個也加上！

說我疲倦了，說我憂鬱，

說健康和財富都錯過了，

說我老起來了，可是還得說一句

珍妮吻了我。

一月二十日。和PH同回家，家裏正掃房，PH談結婚和戀愛哲學，聽無線電。五點半回來。PH來，和YC談理想夫人。

一月二十二日，晨七點醒，天尚黑，說了一聲，「討厭」，PH忽然睜開眼睛說，「你討厭。」九點起牀，PH大談婚後生活。

一月二十六日。PH來信，信如詩，說寂寞，說讀書。

一月二十七日。去年今日在牀上聽PH讀「寫在冬空」。打電話給PH，說已經進城來了，於是等着，用等待過了上午。

一月三十日。PH屋門外有一個紙條，寫着上Y園了。在冷風中跑到郊野去找他，不見，回去時才發現PHPC都在屋裡睡。

二月四日。出去找人，回來的路上買橘子吃。PH罵我awkward。我們十一點半臥

下，談昔日讀書時的頑皮事。

二月五日。兩個人都遲起。談話不多，但我們中間有最高的和諧。

二月六日。與P H在青年會吃茶。

二月七日。寫信給P H。

二月八日。P H忽來，下午兩點回去，留他不住，只得放走了。

二月九日。P H來說要理髮，隨他赴北中原，夜給P H寫信未終。

二月十日。P H來，兩個人躺在牀上東一句西一句說些秘密的話。十一點半，到××

×去吃飯，遇見一個女人，飯館的人偏問，「三位是一塊兒的麼？」

二月十一日。坐電車回來，P H P C剛剛來過，奈何。

二月十二日。P H來電話說不大願意念書，答應給我寫信。

二月十四日。接P H信，說沈鬱，並說羨慕我。思想錯誤的孩子，豈有羨慕我之理。

二月十六日。赴大吉巷，十點半回來，P H正在Y C屋中，他發的信也到了，十一點

半熄燈，和P H談話不多，因為他明天早六點必須起身。

二月十七日，P H果然早六點走了，我還沒醒，他在紙上寫了「Bye-bye Morning」而

去。九點，讀了那兩個字，心裡悽傷。

從前從前，我們有多少年生活在一起，過得豐富而又歡樂。時間啊，你這盜賊，喜歡把快事列入你的記錄中，把這個也加上。

江水箋

想到朋友在遠處，炎熱的天氣中也深深感到內心的寒涼。自己似乎已經過慣了堅硬的生
活，不敢信曾有過美好的往日，因為朋友久已走了，帶着親切的語聲，親切的夢，而歲月是
可怕的，常常對人說不幸的預言，爲「信念」作證的只剩下一封來信。一切皆變，不能常存，
這些熟悉的字跡是多麼可珍貴呢。

P 心好，他告給我許多故事，說你們做飯做不熟，Y 就哭了，和你們同住的「獅子狗」

說，「是不是爲我呢？」；說你們有意到魚子山村去管果樹園；後來又說你們搬家搬到十八號，說桌子上有三個墨水瓶，說乙思念着遠方的友人：

「聽我說，你要回來，

因爲我們喜歡北方的風雪，

花生和火爐都在這兒默等，

不可以在遠處以寫信過除夕了。」

在幾千里以外能夠知道這末多事情，心裏很驕傲，祇是自己沒有寫信，却苦了你們。我知道你們擔我的心，却不知道我過的是什麼樣子的生活。「八日。深夜看香姑娘的詩，不很好，陌生的人們，知道我愛聽細弱的歌聲的緣故嗎？九日。雪更大，使我記起北方的冬天，如果在××呢，爐火上的童水會沸騰的吧，花生和橘子有着調和的顏色，獨自假寐於爐火的溫暖裡，或是低低的訴說友情，咆哮着的北風也該是可愛的了。現在什麼都沒有，一身孤獨和疲倦。十日。晚飯後到郊外看黃的菜花，綠色的麥苗，已經見

到依稀的麥穗了。傍着江堤回來，見大貓，見小K，大貓凝視着江水，小K佇立江邊，等候着不一定回來的遠人，可憐的孩子們。回來有着空虛的心情，拿什麼東西填補起來呢？十一日。依然是落漠的心情，沉悶的天空壓得低低的，簷水滴到積水裏兀自響個不住，低氣壓使我窒息了。渴望着清朗的天空，渴望着溫暖的太陽，渴望着有一般人能夠傾聽我的怨訴和心曲，渴望着有一個人寄給我一封溫暖的信。天氣像是連陰下去的樣子，怎樣才能夠給自己一點安慰呢？」寫着寫着安慰就來了。香姑娘是江南人，有着纖細的身材纖細的手，腳步很輕，微笑的時候眼睛就剩一條縫兒了。Y喜歡不喜歡這樣的女孩子，告給我。她很會唱歌，會唱戲，唱歌的時候聲音是永遠是顫動的。這些日子她不大說話，不大唱歌，像是滿是心事的样子。我們這裏有二十多個女孩子，小貓和小K是裏面的精英。因為自己是一個衰老的人，沒有好的興致和心情，時常獨自出走，到江邊聽聽江水，到山上聽聽松濤。告給Z，這兒是一個風景佳麗的地方，比我見到的江南好，蘇杭都不及她的野趣天成。譬如說這裏有竹叢，有棕櫚樹，有黑衣白領的鳥，有高低低的水田。江上有望不盡的白帆，晚上有一點一點的漁火。最愛在清麗的日子小睡在山澗的旁邊，醒後就聽見流水的聲音了。剛來的時候，聽不到叫賣聲，現在寥落地可

以見到幾個羞澀的貨郎，生澀地喊叫着貨物的名字。我也養成了夜食的習慣，一個人在黑暗裏摸索着道路見到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叫賣者的聲調是悽惻的，慢慢的吃過一碗像是餛飩一類的東西，默數着自己的腳步回來。幻想我是一個老人吧，這老人有着僵硬的體，沙啞的聲音，間常啣着一支大烟袋，白天在太陽地裏晒太陽，晚上是一席甜睡了。其實我過得很好，有一點憂鬱是真的，不怕我思念遠在數千里外的友人嗎，不能夠。我現在怕過春天，春天給我以回憶，靜穆的大殿，靜靜的院落，窗前的丁香，Z窗前的山桃。：Z和Y要好好的過，海棠開後，要多多默念遠地的故人。我會是你們的祝福者。幻想着Y越發豐滿了，兩頰永遠是紅的。祝你們好。

寄北 一

今夜有月光，我把燈熄了。窗上和牆上都是濃重的黑影子。我獨立着，覺得從自己口中發出聲音來。不久，窗外有一個孩子的笑聲說，「怎麼你摸着黑在屋裏唱？」我沒對他說甚麼。如果我說我在思念一個人，他更要笑了。或者我說是有月亮的緣故，他會怎樣想呢？因為這月亮，我今夜真應當回到我們的場院裏去。我曾在那兒見過月夜，沒有涼風。有蟲叫，不像這地方寂靜而且寒冷。今夜的場院一定仍然是那樣的，不，也許我想得不對。你告訴我吧，我問你。那時候場上堆着成捆的玉米葉子，我倚臥在晒乾了的葉子上，你說，「你願意涼，坐在這兒來。」你指給我新打下來的一捆。然後你又說，「外面涼，裏面燙手呢，信不信？」你讓我把手伸進去試。現在它們仍在那兒堆着麼？或者已經都晒乾了，如果都喂了牲畜，你莫對我說吧，雖然我很喜愛那老牛與盲目的驢子。你不在場院裏的時候，我常常在柳樹彎守着臥在地上的老牛，看它的嘴嚼幾口，停住，過一會再開始嚼，我想也許它胃裏存的草太少。

了，但我沒有解開它的繮繩。那盲眼的騾子我倒拉出去放過的，你知道麼，我把它扔在樹林裏就跑回來，想着它不會走遠，不料那一個晚上下了大雨，我不敢出門，是誰送回它來的，現在我也應當請你代謝那個人。天涼，蚊子變少了，每晚還在樹下燒碎枝子麼？我愛看那火簾，但常替站立在烟中的牲畜不舒服。牛棚裏還濕不濕？雞房比從前好一點麼？那時候雞總是不願意進去，每晚等人往裏面趕，到最末就剩下那隻最大的公雞了，不過我很喜歡它，雖然它時常啄小孩子，有一次還啄了我。早晨我看看它從豬圈旁跑到最高的牆上去，伸頸用力地叫，我也就替它驕傲。它在秋天裏一定更健強，願你告訴別人莫嫌惡它，莫傷害它。鷄鴨想仍在一起住。鴨子是不是仍有四隻？它們也可憐，喂鷄時總把它們趕開，讓它們到門外沒有魚的水溝裏去，尤其是那隻似乎壞了腳的，走幾步就要跌倒。我常偷着給它們大麥吃，現在你替我做這件事才好。山鵲仍然叫得高興麼？不知近來有沒有暴風雨，它們白楊頂上的家宅想是平安的。鷄走了沒有？在這兒，天未明時一聲「滴水打水」也聽不見。有一次你告訴我，「鷄不走，等着呢，等吃完了『玉米灰』。」我真是想念它們，想看那黑色的尖端寬大的長尾。如果它們已經飛往南方，你就晚睡一會，免得早醒來覺得寂寞。早飯後你若有閒暇，爲我去探視一下磨房，看裏面灰壁多了沒有；探視一下倒了又扶起來的桑樹，看它是否

已經長好；探視一下屋後的小胡同，看有沒有蝦蟆在其中跳躍；也探視一下菜園中的小池，看浮萍仍然遮滿在那兒，或者已露出透明的水面來。凡在我們的場院裏的都是我所關心的，願你讓我知道它們怎樣過秋天。我更要問你自己怎樣過秋天，怎樣過月夜。那一個夜間，我偶然跑出門去，到葦塘邊走了一回，我回時去，籬門上的鈴銳利地響起來，於是在裏面問，「誰？」我很願意做一個客人，想改變一下我回答的聲音，但你即刻聽出來了。近來使門鈴響的都是誰？他們有時候給你一點喜悅或煩憂麼？也許你一聽見鈴聲就知道不是從我手下發出的，我必須在異鄉再多過幾天。你一定記得「影壁」旁的一堆黍穗，那個陰沉的早晨我繞着它走，告訴了你我的行期在次日，你說「明天下了雨你還走麼。明天必要下的。」然後你問我回去的日子，我說在十一月初。這日子我緊記在心裏，不會改變。願我們都留意秋冬之際的到來。

我這地方的許多景物都與從前一樣，有的變化了我也不很關心。但我願意對你說我窗前的豆架。它是我費了許多力搭成的，高處的竹竿連接着屋瓦。夏天，有不少日子我爲了初生的豆莢不快快長大覺得憂愁。現在這些密的葉子做了門窗的蔭蔽，正如我所預料的。我一抬頭就看見它們，也看見紫紅色的叢花。我數過已經結成的豆莢，快到一百了，最近幾天中有許

慢慢地膨脹起來，然後變做微黃色。我不肯吃它們。將來把它們摘下來收存，回去時帶來你看。我們菜園的籬上一定結得更多，盼望你給留一點，把它們剝開在窗台上晒一晒。等下午開去看視它們而覺得陽光十分可喜的時候，那就是十月的末尾了。

寄北二

我剛從一個宴會上回來。在那異樣的燈光下面，彷彿每人都興奮起來了，但是，你知道，我是最不適宜於赴宴會的，尤其是今夜，因為席上有兩個我不相識的人，他們在我眼中幾乎故意地做出親密的樣子來，讓我覺得自己很卑微。也許你會責備我錯用了心思，不把精神放在當前的實物上。也許你會對我說，「那不是有些發傻麼，在應當盡量歡樂的時候還苦惱你自己，讓一件無關的事影響你心情的健康？」我坐不住自己，我知道錯了。恐怕也是這雨夜的緣故。雨從昨夜落起，至今不止，像是每一滴中都有多量的寒氣。我冷得覺也睡不着。窗外的聲音聽來毫沒有友好之意，而且，我抬頭一望，看見黃色的豆莢了，它們一定是突然變

黃的，又偏在這時受了雨的擊打，你想多可憐。我想到宴會上去躲避這寒涼的，但我只見了別人的溫暖。我離開那燈光與街上的濕氣相遇時立刻寒慄起來，路上滿是泥水的光，我的脚步聲遲緩而不調和，幾乎忘記了所應當走的道路。各條何道上落葉代替了行人。他們都到甚麼地方去了呢？我不是也應當在家裏麼，不是應當在我們的西屋裏，坐在床上，熄了燈，聽你抱着大貓說故事麼。這是真的，因為現在恐怕是陰歷九月的末尾了，你一定已經離開一整月的收穫的忙碌，可以享受一點新的輕鬆了。秋麥想早已種好，前十幾天，有一個家鄉的來客對我說，地都可以犁，既然少雨，所以現在這過時的雨是沒用的，除非引起我的懷鄉病。自然，每一天我的心思要離開這兒，到我們的田野裏，我們的場院裏，我們的老屋裏去，而這銳利的寒冷使我的身體也不願在此久留。直到現在，我不願去開那臥在牆角的小衣箱，我美覺得自己在等待，等待天氣變暖或聽見「還不快添上一件去」這句話呢，我不知道。近來我睡眠更早，因為深夜不能給我溫暖。在夢中，正是昨夜，我看見自己在我們的離門外，滿地是好的陽光。我預備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喜愛這兒的陽光，真不想回古城了。」我醒來毫不覺得惆悵，仍是很安適，因為我不能認為昨天的事比夢中的事更真，凡醒來記得的，就是我確實經過的。如果夢做得不尋常，我更覺得感謝。你相信麼？你笑我麼？或者你說「快

回來過幾天實生活吧。真沒有想到你這麼可憐，用恍惚的夢境來安慰自己麼？」你放心。我會過得好。我不應當寫了這許多字形容我的寂寞，讓你不安。完全是雨的緣故。明天快晴吧。近來我能讀書，能和友人說笑，能到街上去買東西吃，而且許多極小的事會讓我高興。一個黃昏，我和幾個人走過一條狹窄的蔭路，他們在扁柏下面發見一隻刺蝟，已經蜷縮成球的樣子了。於是他們用力踢它好幾次，並議論着如何處置它以做自己的娛樂。我不知費了多少事才從他們的暴力之下把它奪回來，仍然滲到那陰暗的牆腳下去。我在心裏對它說，「你餓了嗎，可憐的孩子？你知道這兒離果倉有多遠。願你幸運。」我微有些歉意，因為不能給它找一點東西吃。但那一夜心裏很安寧，覺也睡得很好。有一次，我在早晨的街上繞圈子，一隻狗正在橫過馬路，我知道它一定會碰到我的車前輪上的。我按了一下鈴，它極其敏捷地站住了，讓我過去。我不禁地做出一個微笑，周圍的行人都陪着我微笑了。像這些偶遇的事是常有的，而每天我樂於做也必能做的是煮粥。在這兒，沒有小院，沒有柴棚，沒有竈，沒有木柴，沒有在竈旁跳躍的蛙，沒有炊烟，沒有人語，我只看見爐火的焰苗，又是那麼微弱，不能發出熊熊的火光，但我守在爐邊，可以把我的想像和記憶連接起來。粥的顏色和滋味總沒有讓我失望過，甚至有時候我不再吃別的東西。我應當驕傲地對你說，「現在我會煮粥

了，做得很好，你信不。」只有今晚我不能不讓我喜愛的鍋與碗放在架子上，我冒雨去做了客人，回來時衣服上腳上都是湿了。雨仍沒有住呢，你聽。不過我沒有委屈的感覺了，在外面走一次受一點寒冷與陰濕算甚麼呢，我只想知你今夜過得怎樣。你不要出去吧，場院裏的禾堆一定早有人給遮蔽好了，牲口也早拉到棚裏去。屋外若有晾着的新洗的衣服，你不用管它們，反正拿進屋也不會乾的。你且聽一聽有蒼鳥叫沒有，有粗聲的蛙叫沒有。也許都沒有了。爲甚麼我覺得我們的鄉野固仍是夏天的景象呢？等我回去時，我必爲了樹葉子的減少與你衣服的加多而驚訝起來。那驚訝快一點來到才好，那時候我再不會怕這樣的雨夜了。

來 客

夜了。有一個不很亮的燈，一隻多年的椅子，我就可以在屋裏久坐了。外面多星辰的天，或鋪着月光的院子，都不能引動我。如果偶然出去閒走一會，回來後又需要就攔好久才會恢

復原有的安靜。但出乎意料的是只要我一個人接近燈光的時候，我的客人就從容地來了，常常是那長身子的黑色小蟲。它不出一聲地落在我的眼前，我低下頭審視着，它有兩條細長的觸角，翅合在身上，似乎極其老實並不會飛的樣子。我伸出一個手指，覺到那頭與身子都是堅硬的，尤其是頭，當它高高地抬起又用力放下去時就有一種幾乎可以說是清脆的聲音。我認識它，它是我所見過的「叩頭蟲」，我對它沒有絲毫的厭惡，它的體態與聲音都是可讚美的。它輕輕緩緩地向前爬行，不時抬起頭來敲擊一下。如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身子，它就要急敲了，我不願意做這事。但不留住它，它會很快地飛到別處，讓我有一點輕微的眷戀。

又有一種更小的飛蟲，雙翅上滿敷着銀色的粉，閃耀出銀色的光輝。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有人說叫做「白蛉」，夜間咬人的，但我並不十分相信。我看不出它的嘴一類的東西。它落在桌上，兩翅微顫着，似乎帶一些可憐的神氣。不幸一次因為有許多隻結隊地來擾亂我，又不受我的驅趕，我打死了幾個，那翅上的銀粉也剝落下來。其後它們絕跡不來了，直到現在，我仍沒有遇到過一次，想來總覺得對那幾個死者有些歉意，因為它們是我的最小的客人。

不到桌上來而永遠徘徊在牆上的是有許多條腿的敏捷的蟲。它的身子是灰白色，腿上還有些暗黑色花紋，但我並沒有看得十分清楚，因為我發現它時有一點恐怖。那麼多的腿很足以

讓人的眼睛不舒服，不過，與蚊蠅比起來，又是溫和得多了。我叫它「錢串子」，這自然不是各地通行的名字。當它見了人或燈光時，並不轉動身子，彷彿在注視甚麼，直到我用一根小棍敲着牆的時候。它走得非常迅速，不久就完全找不到了。這屋子永遠是潮濕的，所以它不願輕易離開，我還注意到它已經在這兒生了兒女。但它們吃甚麼呢，整天地伏在潮濕的牆洞裏面？

第二種在我屋牆上爬行的蟲只有八條腿，而且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像一個病者或老人。那是蜘蛛。但並不和在院中常見的完全深黑色的身子，看去有些笨重，伏在一個大網上的一樣。我的蜘蛛的腿特別長，深灰色的細瘦的身子，帶着文雅而莊重的態度。只有見了它時我像是遇到舊相識，我們各自沒有驚慌，並以友誼的眼光互相睇視。有時它走到我的書上來，停一停然後回到牆上。我至今沒有發現它的網或住處，但總覺得它不是一個遠客。

許多日子以前，我在書架上翻一堆舊書，在一本下面，發現兩個大小不同的蠹魚，沒有等到我捉，它們就鑽到看不見的地方去了。那時候我想不出捉它們的方法，備用手，似乎是不合適的。後來，它們漸漸的跑到放在桌上的書縫子裡來，而且毫不畏懼地爬上牆，在我的眼前跑來去去了。那種敏捷的程度不下於那多腿的蟲。或者它們也是多腿的，因為細小得不到

我的注意。對它們我特別覺得嫌厭；但當我檢視了我的書，並沒有發現幾個破洞時，也就不很關心了。

別的蟲少有到這屋裡來的。上面說過幾種，雖然也常常相見，却不能破除每夜的寂靜。我想念着那窸窣，那柔和的有力的歌者，它每到天黑時就開始唱起來，幾乎可以整夜不息。那聲調雖沒有高低長短的變化，我聽着決不覺得厭煩，它會引領着我的沉思，給我以微涼的感覺，讓我幻想着已經到了秋天的日子；它也不讓我的心裏淒涼或傷感，只有異樣的安寧。它喜好庭院中的風露，所以這屋裡得不到做它的住處的光榮了。我見得到不同的蟲，但它們都奏不出夜的音樂，除了那敲擊着這桌子的叩頭蟲，叮叮的，聲音是那樣沈悶，枯索。自然，在我的來客中已是很高貴的了。

記 念

願我們都記念着這一個暴風的日子。前幾天的天氣是柔和的，我們每天在一起，覺不到天

氣的變更，也不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一季節裏，而今天，不，是昨天，暴風就來了，携帶着多量的寒冷。昨夜我一個人上了街，像是在那兒做了唯一的行人，今天早晨，你們到這兒來的時候，每人都縮在衣領裏。你們說，冷得太利害了，耳朵和臉都沒處躲藏。我聽了覺得很慚愧，我是沒有出屋門的，我應當伴着你們走在狂風裏。我知道，天氣變冷是冬天應有的過程，但爲甚麼偏要在這兩天？我們記念着吧，記念着這暴風的日子，它用全部的力量阻止我們分手，它讓我們的今天的記憶更其堅強。

我們的日子過得這樣快，不知怎樣就到了今天，而且到了黃昏。然而，我知道，從此以後，日子又會過得遲慢了。就在這黃昏開始的時候，我聽見窗外有鳥的叫聞和展翅聲，那聲音斷續着透出一些愉快的調子，我真想即刻把它們趕走。我向四周看了一下了，桌子，椅子，書架，和它們負載着的書籍，紙片和別的東西，一致現着默然的神色。我聽見它們用細微的聲音說：日期到了，從今後再不能接受那親切的手的撫摸，它們將呆呆地等待着，讓一層層的灰塵落在它們的身上。：我知道世界已經變了，好像從白天變成黑夜，我不能把太陽招回來，甚至一縷薄弱的日暮的光輝。

當我走出屋門的時候，不自覺的向東方一望，我驚訝了，因爲那兒，那天上，正有一個圓

圓的月亮照耀着，而滿院有了淡白的光。它這樣突然地和我相遇，讓我即刻急急地退回來。那圓圓地臉上充滿了惡意，在笑我，在揶揄我。我詛咒了它，但它並沒有沉落下去。今夜，你們是不是也看見了月亮？你們不覺得它是可恨的麼，在這末一天的夜裏來親伺我們？

我守在燈光下面，看着這屋裏的散亂的東西，我不能也不願去整理它們。因為這個樣子是你們親手造成的，每一件東西上有你們最後的痕跡。只有這地上，你們曾踐踏過千百次的，沒有留下一個你們的足跡，我低下頭找尋，眼中却模糊起來。

今夜世界上異常安靜，風也似乎停住，不再讓我的窗紙嘶叫。好久後，我聽到一種噹噹的聲音，又微弱，又清晰。那是鐘響，我聽得出來是掛在那個空屋的鐘。是的，那是一個空屋，除了一個鐘還有甚麼呢？今天下午我們在其中聚會時正是三點半，現在到了甚麼時候，它爲甚麼這樣地響起來？但鐘聲終於過去了，四周回復了沈默。我仍然在傾聽，傾聽着那個空屋。漸漸地，其中盪漾出來一陣歌聲，那正是我們的，我們所唱的歌，它飄盪着，纏綿着，無盡的顫抖的的聲音在我耳邊。我想再去推開那個屋門，我會在那兒看見你們，看見我自己，看見各人的面龐，看見笑和淚更替地浮在各人的臉上。……

你們去了，這兒的歡暢的空氣也隨你們而去。一夜來有幾次我睡而又醒，似乎總有一些樹

心的事還沒有做完，又沒有確定的解答。夢也連續着做。最末一次醒來，天就亮了，我睜開眼，感覺正和每天沒有兩樣，我彷彿很着急，急於穿衣，怕你們來了又要笑我晏起。但我聽着，四周充滿了禮拜日一般的寂靜。我起來，帶着一種輕微的希望走出門外。滿地是陽光。四面的屋子環守着一棵安靜的老樹。我像是來到一座廟宇裏。你們知道麼，今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昨天的暴風早已隱藏了。西屋的窗上覆滿了樹影。你們走了，那個屋子就完全失去拜訪的人。它的門鎖了，它的神色仍然像昨天，安安靜靜地等待你們回來。你們將讓它等待多少日子呢？從昨天的黃昏，夜間，到今天的早晨，我時時望着天，也望着遙遠的影子問，「我的好伴侶，還能再得相見麼？」記着昨天你們臨行時，每人對我說的一聲「再見」，那兩字含着多少言語，多少悽傷。

讓我們永遠地互相記念。在我的想像中之你們的笑臉會一個一個地現在我的眼前，那樣地真切，清楚。我將好好地守護着它們，讓它們再不會模糊，無論經過多少年月。當許多日子過去之後，我再這樣一一地訪問你們時，心裏必生一種深切的溫情，那就是你們的寶貴的贈予。

相聚的時候沒有想到今天，但今天終於來到。彷彿每過一分鐘，我們便離得更遠一點。我

們如同一羣飛墮的流星，分散向四方，一個也不能留住。我只有時刻展開我的想像，想像着你們有的在車裡，有的在海上，或者停在家裡，或者正在岑頓的路途中。我知道你們也正和我一樣，心裡在輾轉不寧，爲了自己的伴侶。我們將默默地流出淚珠，我們的語聲再不能互相聽見。

幾天後我也要離開這地方了，我受不住日夜的哀思的襲擊，雖然到他鄉更是滿眼生疏。等過幾天就再回來，仍然守着這個庭院，期待你們的消息，直到不可知的日子。

桃 林

許多商店的門都開了，小城中的人似乎慣於早起的，街上略略顯出繁榮之狀。但道路崎嶇狹窄，鋪着不整齊的石塊，和兩旁低矮的老屋觀起來頗有古意。除了一些趕早市的人們之外，有幾匹驢搖搖擺擺地走在街心，負着多量的柴薪，後面的驅趕者是兩個個健壯的鄉人，像是從山中來的，一面走一面吃着他們的早點。

我發現自己走在一家招牌很多的商店門口。那是一個點心鋪。陳列在窗前的顏色不同的食品對我有一種淡淡的誘惑。我並不覺得饑餓，却想買一點做道路上的點綴，便走了進去。

「這個多少錢？是新鮮的麼？」

「呀，剛剛送到的呢。」那個賣點心的人滿臉是笑。

當他把買好的點心包了起來的時候，我問他，「到E城去要經過甚麼村莊？」

「H城麼，那就到『新莊』吧。」

「離這兒多遠？」

「四五十里吧。」

我道了謝，重新走到街路上的時候，已經不是一個無所攜帶的旅人了。我覺到好久不會有的安慰，因為有了食品，或者是因為得到了路徑的指示。

街道盡處有幾顆老樹，仍然是一片空枝，但顏色很鮮潤，有正在生芽的樣子。一隻山鵲在上面叫。我走過一段空場，看見低低的城門了。城門裏面停着幾隻驢。我剛剛走近了一點，驢的主人們就殷勤地和我說起話來。

「騎驢走吧。您到哪兒去？」

「新莊。多少錢？」

「弄的臺桃林新莊吧？」

一個驢夫告訴我東方並沒有叫做「新莊」的村子，只有二十里外的「桃林新莊」。我覺得地名和遠近都沒有甚麼關係，方向不錯就很好了。於是我們商量好了價錢，而我添了兩個伴侶。

天仍然陰着，却毫無風雨之意，整個的鄉野間充滿撫人的溼潤。草色青青的，似乎到處都有綠芽。田畝中一行行的麥苗排列得十分齊整。遠處的樹梢頭上籠罩着淡淡的烟霧，烟霧中有的地方透出一點紅暈來，我分辨不出是桃花是杏花。

柔和的風，柔和的驢的腳步。我們已經遠離開那荒城，來到一條小河之旁了。驢一點不遲疑地走下水去，似乎愛聽自己的四蹄潑水之聲。驢夫也早已用雙腳親近了寒涼而不刺人的河水。我很想跳下去走一走，但不久已到了對岸。我悵悵地低頭看着道路上新留下的足跡，驢夫却對我講起河的變化來，說到夏天它便漲到十幾尺深，假如他碰地不很忙，他就是船家了。說可惜那隻木船已經壞得不能用，不然我內一定有很多重見的機會。說他曾在這條河裏救過一個孩子，孩子的母親說一生忘不了他。然後他又說了自己的簡單的歷史。他住在「桃林新莊」十里之外，一個自給自足的農夫，有妻有子，還做過一次村長，知道無數村裏的故

事。放驢和帶船並不是他的副業，只是一種癖好，彷彿對自己周圍的人們談話談得太熟了，很願意和過往往的行人傾吐一些衷曲。

這位村長妮妮地講述他的英雄事蹟，我安心地聽着，覺比城中的那些同伴好得多了。驢也不會跑跳，永遠逼着歡悅輕快的腳步。我們三個似乎都是誠實的，又都有些坦白的自得，因此這短短的春郊行程頗可祝福了。

我們走過了兩三個村莊，道路漸漸傾斜下去，兩旁的土岡漸漸高起來，彷彿是一條寬闊的山谷。岡頂上有步行的人，低聲唱着自己的曲子。略略陡立的土坡上處處開着杯形的紫色花朵，如同一些冒寒穿了春裝的孩子。我想到那就是朋友讚美過並說它們性情太急的野花，至今不知道名字。

我這樣的默想着，忽然耳邊有驢夫的聲音說：「啊，多麼快，您到家了，我離家也不遠了。」

我抬起頭來，發見那條曲折的路已經走盡，前面是一片寬廣的林原，地面又成了低低的斜坡，斜坡上有無邊的樹木房屋，不見邊際。我聽了驢夫的話，知道這就是叫做桃林新莊的地方，於是我從驢背上輕輕的跳下來，一面口中漫應着，「啊啊，到了。」

「我的家應該在這個村莊裏面麼？」我默問着自己，却不肯對驢夫說這並不是我的家，以及自己是一個不識字的遊子。我把應給的錢交在驢夫的手裏，接過小包來，又笑了一笑，驢夫用一種親近的聲調說了「過幾天見」，點點頭，就牽着那匹至順的牲畜邁向西去了。我望着那個背影，又覺得後悔起來，不知道爲什麼剛才沒有留住他，請他引領着再走一段二三十里的路程。我獨立在那兒，被遺棄之感很快地加重了，如同送別了一個熟識的朋友。我向前面村莊一望，沒有人出來，却透出一些生疎之意，於是向高處走了兩步，對着驢夫所走的方向去尋覓那背影，而我看見的有林外陰涼的土地上淡淡的足跡。

幾個小孩子跳躍着從村中出來，手裏舞着青色的細杖。他們並沒有注意我，我却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開始用閒適的腳步沿着孩子們來時的道路走去。那道路引着我蜿蜒地走入林中，枝幹一程比一程濃密，完全是山桃，滿枝花苞，高處枝頭上的已經大半開了。地上沒有落英，却浮溢着最清淺的香氣，混合的花香和土地的香。

我信步而行，前後左右完全是桃林了。一陣鷓鴣叫聲在遠處，我的脚步不知不覺地拖緩下來，山緩步而徘徊，甚至停歇住了，撫摸着身邊的桃樹的枝幹，又審視花朵和花萼的顏色和形狀。林叢中只有我一個人。村莊的房舍先是隱約可見，現在已經完全被遮住了，連人語聲

也難得聽見。我成了一個迷路者，本來想由那些房舍中間走過，順便對這村莊作第一次的拜訪，却不知怎樣地轉入村外了。但我一點不覺得寂寞，並沒有什麼忙碌，忙於以熱個的感覺接受這桃林的贈與。

從桃枝之間仰頭望去，天空是淡灰色的，平靜，柔和。忽然村中遠來幾聲雞叫，我傾聽着，那聲音彷彿是日午的報告，于是我揀了花枝下一個最清潔的地方，坐了，把小包慢慢打開。這一些點心對於我真像一席盛宴。仍然沒有人來，只有蜂的嗡嗡之聲在頭上。「蜂，請來分吃一點吧。」這樣默語着，我想像着那幾個小昆蟲飛下來和我低聲合唱了還鄉曲。

好久之後，我站了起來，向四週投下了留戀的眼光，然後開始自己的步行。直到桃樹十分稀疏的地方，我才看見兩個農夫正在墾土，而田地間悠長的路徑在目前展開了。

夜 讀

接到一個不相識的朋友寄來的詩篇，我幾乎有些詫異之感。這一疊生疎而可喜的紙葉像自

天而降的奇蹟。郵差走了，屋裏有多少寧靜，而我的心思匆忙起來，預備即刻在微暗的燈光下做一個讀者。

沒有讀詩已經多少日子了？只要有一點閒暇，或者被風和雨關在屋裏的時候，我就發現心上的不能填補的空虛，於是到書架上去翻動那些古老的伴侶，把手指沾染上塵土，再默默地退回來，開始令人疲倦的冥思。幾年前誦讀詩篇時常常感受的惆悵的安慰在記憶中漸漸淡了下來。

所以今夜是應該祝福的，一個影子穩定地依在牆上，而它的口中有了低吟的聲音。

我看見一個多白楊的古樸的鄉村，老人坐在家門前望着遊散的牛羊。忽然那地方變為廢墟了，牆壁已經傾倒，還鄉的青年獨立在門前：

Say, Carol, can ye imagine

I have lived here for four years ?

沒有回答，一陣白楊的葉子響……

我看見他立在像江水的街頭，向一個懷戀者致語：

我應該用甚麼名字呼喚你呢？

佇是於一小窗下，我獨自暗暗的尋思；

同時覺得有一滴寒冷的液體墮落在

我的前額上：天又要落雨了。：

又在靜靜的秋夜低聲說記憶：

你那裡的燭光也許像這裏的

一樣搖搖欲熄：可是我終於記起

一個青色的月亮在噴泉上哭泣，

羣樹交着衰弱的手想將她遮蔽，

那樣一個夜晚：你在暗影中靜立，

你的眸子却燃燒着淡淡的光明

當你說，「再見」，送我出落葉的穹門。：

當他聽見一個女子步行在庭廊上時，他說：

她的足音使我悵然想起如此

一個短短的夢，短短的秋天。：

美麗的現實和美麗的記憶一樣，因為幸福永遠像幻夢。珍重地保存着它們吧，也應當常做一個夜讀者，吟誦着

燈光却似被霧蒙了：兀自追憶着

一輛馬車引入飛花洩秘的桃源，

落月下，滿院的茶靡，深深掩着門。：

我的詩篇

這一些零碎的詩篇能給我甚麼呢？兩個月以前我想把它們扔掉或長久地擱置起來的，現又珍重地收集在一起了。可憐的小東西們，無定的命運。可憐的它們的作者，無定的命運。當我抄着它們的時候，才覺得從前對它們太冷漠了，我們直到今天才能開始親近，想來令人安慰而又悲傷。現在我才發現了人羣中的自己，廣大的世界上的自己，我應當隱瞞這事實嗎？我所親近的都向我沒有原因地告別了。不，有我不知道的原因。於是我失去了生活，失去了「現在」，甚至失去了「將來」。忙碌遠去了。餘下空洞和閒暇。疑慮，悲哀，和怨恨也都沒有久留，我當爲此感謝。只有這些詩篇仍在身旁。我珍視它們。不因爲它們的內容，只因爲它們的本身，臥在陳舊紙頁上的我的憔悴的朋友們。但它們的聲音清楚，記憶也健全，引我到遙遠的「我的」庭院裏去。豐富的庭院，兩株丁香，一株榆葉梅，一株單薄的桃花，兩株槐樹，下面有鴿子和兔子的住處。平安！就在那庭院裏我開始練習寫詩，寫

這庭院彷彿是我的舊相識，
對我現出極諳熟的神色，

彎腰的老樹日夜夜在那兒

看守着下面的陰溼的土地，

沒有戚容也沒有一聲訴語。

然後我寫了「石像辭」，寫了「巡遊人」，前一首雖然有些悽楚，但我的心思是柔和的，甚至寫「憂慮」，「訪尋」和「別意」時候也是柔和的。我相信這幾首詩中的主人現在都高興，快樂，正如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然後我搬到另一個院子裏，在那兒過暮春，過夏過秋。我寶愛的花壇，紅蓼，鳳仙，美人蕉，極其繁密的茉莉，還有小白楊，還有梨樹。可喜的雨，可喜的陽光。多少懸慮和歡喜。在那兒我寫了「五月」和「靜息」，但我仍然具有伴侶的，也有愉快的來客，「你們還去敲『我的』屋門麼？你們見了那另外的主人時，會失望地轉身走回去麼？」是的，過了秋天我就離開那兒了，雖然仍在同一的城中，我的夢想讓我不安，有一天，我在

街上遇見一個孩子，

那個小小的影子走遠了，

把一聲招呼一個微笑

遺在脫葉之叢樹所守護的

負塵沙的街路上，

於是我做了唯一的步行人。

我知道那影子從何處來，

我將倒踏着那些

小小的足跡回去麼，

回到彷彿現在仍然是我的

而且昨夜曾來入夢的庭院？

在「一念」各章的試寫中我過了冬天和春天，夏天我回到鄉村去了，美好的鄉村，我的

「家」。

在那兒，歌唱的山鵲望着藤枝下的

雞，鴨，小豬，安臥的黃牛，

和隻眼的健強的驢子。

畜棚和雞埕是安靜的，

正如高高的草垛或禾堆。

星辰異樣地繁密，在天角

有一彎大而紅的月亮

悄悄地窺視着整個的田場。

我寫了「蟄居」的前三章，但沒有寫菜園，水池，長草，驢的故事，鳥的故事，會鬧的孩子和小牧人，夢樣的懶惰。到八月開始時，我在籬門外和一個舊識者有一次意外的會見，這會見引起我一些愚蠢的心思，彷彿意外還會再來，終於我用「不見」結束了自己的幻覺。然後我

又回到大城裏去，秋天，我的「寒日」，

在九月和十月的隱秘之交替中

再沒有聲音對我說季節。

然而，十一月來了，十一月的末尾來了，從此我忙碌起來，無論在工作上或在心思上，因為我得到一種力量，使我可以像別的健全的人一樣過生活，雖然那生活中沒有安靜。日記代替了我的詩。其間也零碎地寫一點詩，我把它們擱置起來了。誰知道將來有甚麼變化呢。如果我堅強，會把它們印出來。如果我軟弱，會把它們毀滅。如果能忘記，我會把它們忘記。現在十一月的末尾又已經過去，一年，一個限定的階段。豐滿的一年，夢的一年。我的收穫太多，失落太快。不願意說出我的力量的賜與者那冰冷的名子。等着，等着，過些日子以後我也許會向過路人喃喃地講述自己的故事，不，不要講吧，我應當聰明一點。冬天，十二月。難道這是另一年的開始麼？我已經來到鄉野間，生疏的呆板而枯寂的鄉野。這是夜深，

我不敢走到外面去。

那負着鳥巢的殘塔把它的鐵馬投在地上，

那冰凍的池塘到深夜就發出爆裂的聲音，

那一片白楊樹用裸枝盡力地號叫。

爲甚麼有殘塔，

爲甚麼有冰凍的池塘，

爲甚麼有白楊樹，

爲甚麼有不相同的地方？

這會發聲的爐火能回答我麼？永遠是一個人，有話說給自己聽。對我說「爲甚麼你的嗓音有點顫，又有了過量的憂愁了嗎？告訴我，儘情地告訴我吧。」的朋友哪兒去了？遠了，遠在海外。我寫了「寄遠，」但我寫得那樣模糊。PH寫道，「祝福我們的好HT，他在愛丁堡靜靜地讀完這一首詩也會想念起「甘雨」的美好夜來，如寫「Farewell」一樣他將有詩寄來，N，我們等待。」但我知道HT在寫詩以前會有些驚訝的，爲我的意外的變化驚訝。真的，

我自己也變了，集起這幾篇詩來的時候，心裏空漠，只有一些淡影，一些回憶。想說幾句話，而所說的又狹窄，又瑣碎。有甚麼法子呢。這不是我的過錯。夜半過了，我不是應當念點書嗎。我打開古老的 Ecclesiastes: "To everything there is a season and a time to every purpose under the heaven:.....a time to get, and a time to lose; a time to keep, and a time to cast away."但我不想念下去了。「親愛的孩子，睡吧，睡吧。」

蠹魚

想念着一個遠方的荒城。在那地方停留一整年真夠長久，因為寂寞讓時間靜止。一個人的生活是不易安排的，難以改變自己的氣質，那些異鄉人便完成了我的孤獨。感覺似乎衰老了，但仍然有不眠的夜，有惆悵的黃昏，內心的寒涼確是最重的刑罰。感謝天，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記憶永遠是有所選擇，僅僅把可喜的情景留下，而捨棄多量的煩憂。近來習慣於噴糞和塵土的生活，那座荒城也竟令人想念了。

城中四分之三是田地。我看見自己做了一個清晨的巡遊人，滿脚是泥土，滿身是露珠。禾苗如同美麗的海浪，一直湧到城牆盡頭。城角才有幾間茅屋，靜靜的，連車輛聲也聽不見。樹下有幾隻沒有人看守的驢在散步覓食，我也就在那兒久立不去。有時候是黃昏。我的道路通着那個廣闊的湖沼，水淺不能行船，但月亮把它變得又光輝，又神秘。我守在岸邊，必等到湖水暗下來夜風使人悚懼的時候。

城外更是無邊際的碧綠了。一輛雙輪車常常載着我走得過於遙遠。村落排得極其稀疏；曠野接着曠野。坐在守墓的滿枝花朶的老樹下，聽蜂叫和鳥叫。隨着健強的牧人們在叢林中漫遊。在橋上向下望着，覺得不忍離開，就從一條小道走到橋下去，和茂密的蘆葦草葉相親近。然後沿河踏着溼軟的土地走去，直到一個小渡口，上了舊帆船，聽船家講神異的故事。給我那孤獨吧，但是，也給我那豐富的田野吧。在這都市的城裏住得太久了。田野如夢，似乎再不能相見。在街上，過多的聲音，過多的車馬，過多的同行者，以塵土互相醜贈。在屋裏，一行行陳舊的書籍，每天作重覆的絮談。我是傑克，我是德拉爾的鱈魚：

「我厭煩了，啊，厭煩書籍了，」傑克說，

「我想念着綠色的草原

和蔥鬱的紫蘿蘭花，在林裏，

在它們清涼的葉叢間點頭；

我想去看那農夫用闊步

踏過他的茫茫的田畝；

去聽那啞聲的海水趕着

它們的浪濤向岸邊擊打；

我想去守望那海鷗旋飛而回，

來找她的棲在岩石上的同伴；

或者到疲勞的母牛停身的地方

看她們夢寐地倚在欄門外。

有的真是已經過去了，

墨水和印刷品不能讓它再生。

我又想念起綠的田野來了，

我厭煩書籍了。」傑克說。

求 乞 者

求乞者來到屋門前的時候，幾片黃葉自天而降了。

下午的陽光是安穩的，暖熱滿院，使一切舒暢靜止。蟬聲並不令人想念，隱約的草蟲低叫已經夠了。在這樣的日子裏，如果有一點餘暇，便會爲暖熱所引，無論在一棵樹下或一堵牆邊，都可以久立不去，暫時忘記外面的世界。街市上永遠沒有季節，庭院的暖熱却也不能久留。黃昏到了，樹木便黯淡起來，葉子辭枝時候，似乎又寒冷，又憂愁。人也開始有瑟縮之意，站在屋門前的自己是這樣。

求乞者是我的舊相識。他喃喃地述說我們昔日的事蹟，而我的記憶幾乎疎淡得不能作證。不但對於他，對於自己過去也實在是既無懷想又無信念的。他仍然貯藏着夢的記錄，較之我的空白如遠天究竟是可喜的吧。因爲他的敘述，我感到一種新生的親切，對這陌生人的推門而入不以爲怪了。

他說到厄運又說到飢餓，我把舊相識的印象放在面前的求乞者身上也並不驚訝，正如我自己做了求乞者流落到他們的門前一樣。「死的已經死了，活的還活着，沒有甚麼話可說的。」是這樣的世界。那麼這兩年多不見的人現在又活着相遇，真是可感謝的奇蹟了。他沒有咒詛，也沒有抱怨，像一個教徒一樣地自安於命運，是歲月 and 周圍的人類使他如此軟弱，或者說如此堅硬吧。他的感覺只剩下飢餓，身體雖和我同樣瘦削，顯然比我更禁得住夜寒的。

對立在黃昏的燈前，兩人的心上似乎有了一些寄託，我看見我們一同做了求乞者，走在混雜的落葉和泥水之間。現在我比他多的是這殘破的院子和多鼠的小屋，交還主人的時候就要來到了吧。使我慚愧也使我做了偽善者的是存在手下的一點飲食。我給了他，不是因為同情，只覺得這伸出來求乞的手的正是我自己。

他終於告辭了，走下兩級石階，在風中流下淚來，又即刻鎮靜住了。我們說着應該互記住址並互祝健康，秋天過去了，冬天就來，那是使人強壯振作的日子。

一個人走回屋，聽得見院中玉蜀黍的蕭蕭之聲。遠處有狗叫。一到亥晚，風就漸漸地大起來了。

刊物創辦者

朋友們出版了一個小小半月刊，只有十六頁，在紙張和印刷上都顯然是樸素簡單的。用一個購買人的眼光看去恐怕有些可笑，對於一個刊物愛好者却有它本身以外的價值，這就是說

創辦人的熱心，毅力，天眞。並不出賣的少數贈閱本，沒有利益也沒有名譽。以作品爲工具，爲掙錢的方法，總是有些不忠實，無論對於自己，對於讀者，對於藝術的本身。這小刊物說明了超物質的行爲。一個作者有最高的表現慾是自然的事，他只願意寫出來給自己看也給能欣賞他的作品的人看。物質上的報酬可以說是出版家和讀者的義務，忠於靈感却永遠是作者的義務。假如從一般出賣的作品上無法看出創作的動機是否單純，這十六頁的小冊子無疑地是最忠實的產物，無價之書。

少有人肯做這樣的事，時代似乎不許。人們變得又聰明又可憐。假如想另外找一蠢笨的例子，我就得回憶許多年以前了，我看見自己坐在山中小城的老屋裡，一個單薄軟弱的孩子，那一間老屋做了三四年的編輯室。自己和有的會寫字有的會畫畫的弟弟妹妹在一起，寫一些故事，詩歌，加上拙劣的插圖和封面畫便成功了我們的「小星」週刊，母親做特約撰稿人，我用一支毛筆和幾張紙做編輯兼出版人。每期只有一本，讀者也就是作者。我們還出了十幾本叢書，用鉛筆寫成的，每本十幾頁，二年後好友TJ做了我們的新讀者，我們也讀了當時中國僅有的小說集和雜誌。不久我們另外寫出了「空地」週刊，而且「小星」也漸漸變質了。就這樣，我們寫着，抄着，高興而且滿足，毫沒有拿出去在流行的刊物上發表之意。後

來T H和我飄流到這大城裡來和一個熱情的著作家計劃合辦書店，這計劃終於失敗了，如同那著作家已經設法出版的叢書和週刊一樣地陷於被人遺忘的命運。就在我們的飄流期間，留在山域中的弟弟和另一位好友T H分擔了編輯的任務，比我們更其熱心，一本小刊物寄到這兒又寄到那兒，同時他們自己又出了「綠城」日刊，每天十幾頁，並有插圖。這些我們最珍視的小東西現在都看不見了，真不知道我回到故鄉時會不會在亂書堆中翻出零落的幾本來。母親死了，四十四歲。T H死了，三十歲。Y T死了，二十歲。神安他們的靈魂！

往 昔

和Y走過一條初夜的街道。天上有稀疏的雲片，似乎和微小的星辰同樣光輝。風在四周拂動。行人有仰首的餘裕，街道自然是悄靜可喜的了。沒有奔馳的車，沒有叫賣聲，沒有刺耳的音樂，這城市便加多了古老。我們讓脚步慢下來，也放低了語聲，覺得前面的燈光又樸素又親切。

街道盡頭有一個水果攤子，那些濃淡的顏色並不顯得華麗，却恰好調和了初夜的寂寞。燈光下的水果是新鮮的，站在那兒的那位主人是沈靜的。我們並沒有停步，而我的低語又開始了。

「你看，那兩個賣水果的人，我認識他們。從前我幾乎每天晚上總要買一點。那男的是哥哥，女的是妹妹，家裏似乎沒有另外的人，因為他們就住在攤子對面那一所狹窄的房子，到雨天我就和一個朋友到他們家裏去買。朋友已經走了三年，『遠了，遠在海外。』假如今夜我們買水果，他們一定還會記得他，探問他。一切都是有時長存，有時突變。那兄妹倆已經到了中年，看去却完全像從前一樣。」

「這條街上我認識的別的水果攤子和小商店都沒有了，毫無蹤跡。只有那一家古玩舖仍在你看那門前放着的佛和小獅小馬的石像，我似乎都用手撫摸過。那時候的街道到黃昏就黑暗下來，如同鄉野，後來才在馬路中央裝設了這些長方形的燈。」

「那向南的馬路是一條河，直通到北方，不過我在這兒做夜行人時已經枯涸了，只餘下一座東西的石橋，常常是橋柱上的圓燈一個一個地熄滅下去我才走回自己的住處。這真像是一荒廢的傳說，誰也不相信而且想不出來在這麼平坦寬闊的地方有一座聳立的石橋。」

Y聽着我說，沒有插入許多話，最後才問道：「從前你住在這兒的時候，過得幸福，是不是？」我不會有幸福，只有更多的閒暇。今夜經過「自己的」門外，也毫無繫戀地走過來了，因為街道已然改變了。人不該放縱感情，我對Y絮語是多餘的。願那賣水果的兄妹幸福，滿足，我不敢以一聲招呼引起他們的歲月之思。

祈 禱

友人從遠處寄了一張畫片來，讓我歡喜。前幾天，我在病床上寫信給他，說病中很清靜，平日常有的一些思慮都沒有了，但不能看下小說去，除了看信。信又沒有那麼多，以至於好久不能讀完，總是寥寥的幾張使人不能滿足，我覺得不如看畫看倒好，只要一張，已經可以給人無限意趣和靈感。

圖畫似乎優於文字。那一行行的黑字，雖然有所表現，都是單純的，空洞的。讀後除了留下一個模糊的輪廓以外就沒有別的了。圖畫的價值即在共有更豐富的含蓄，我的想像可以隨

便在上面徘徊，自然，這不是指草率的作品而言。

我所得的這一張是不知從甚麼地方剪下來的。我喜愛它，第一眼看見它時就從心裡生出一種靜穆之感。那是一位老太太坐在她安排好的餐桌前面，她閉着眼睛，兩隻手合在一處，下面並有一行字註明「食前祈禱」。我在她的臉上和手上注視了好久。那臉色多麼安詳，拍合的兩手多麼誠懇。

飯前飯後的祈禱我久已不作了，在過去幾年中恐怕也只作過十幾次，那是和別人在一起，自己吃飯時就省略。只有夜間祈禱給過給我許多幫助。我在十幾歲時每夜祈禱，因為想念着一個人，祈禱後就可以安心入睡，而且似乎得到一種默許了。後來從華美的夢裡走出來，祈禱的習慣仍在。我開始遇見許多艱難，不幸，精神上的痛苦，它們都像是毒蛇，纏繞在我的心上，當一天的影子飄過去之後，我便伏在床中，閉上眼，默默地訴說自己的心事。我為自己祈福，但所得的最大賜予還是心上的安寧，那祈禱會讓我脫開多少幻想，免去多少次失眠，然而，因為信心的漸漸減少，祈禱也漸漸懶於實行了，有時仍然伏枕默語幾句，已經失去了力量，覺得祈禱只是夢一般的安慰。

現在自己的生活似乎平靜一點，也偶爾深夜祈禱以致感謝之意，而且又覺得祈禱並不是沒

用的了。心安是無上的幸福，對於老人，恐怕更是重要的吧。我看着我畫的畫，想起我祈禱的老教士和他祈禱的神情，想起和我在一處祈禱過的男人和女人，想起我的聖經，我的讚美詩一切都是好久以前的了，當我回憶時，只似乎在耳邊飄浮着一種遙遠的微弱聲音。

友人之樹

黃昏。我走過一條樹夾着的道路，去找我的朋友。因為，我在屋裏坐得太久了，我好像有一點需要甚麼的感覺，那不是寂寞的感覺麼？於是我想，我的朋友或者也覺得寂寞，我應該去找他。

道路似乎改變了，我覺得它是輕軟的，濕潤的，正如在雨剛下過去的時候。我沒有抬頭，不知道天上有沒有飄動的白雲，只是脚步不知不覺的加快了。

當我快走到那個牆角的時候，我聽着，沒有一點聲音，除了自己的脚步響。我想：爲甚麼這樣地寂靜呢？也許我的朋友沒有在，遺下他的空屋，而我偏在這個時候來訪他了。……然

而，我轉過牆角，即刻看見門口的樹下有一個椅子，我的朋友正坐在其中。

「哦，你沒有出去……」我似乎驚訝了。

他對我笑了笑，再讓我從屋裏搬出另一個椅子坐下。

他的神色那麼安然，我知道他在那兒已經坐了好久了。他身旁沒有甚麼東西，只有一個煙斗在他的嘴邊悠悠冒着白色的烟。他沒有一點寂寞的樣子，而是在安然地享受黃昏的寂靜。當我沒有到那兒的時候，他一定只是那樣地坐着，不說話也不轉動，和在他四周的樹木與小花草一樣地休息着。他在等待甚麼呢？

我坐在他的一旁，沈默着，因為那兒的空氣讓我覺得舒適，而且我不願亂他心上的寧靜。但不久他開始說話了，他的語聲並不高，而是清楚的，沉重而又溫和的。我仍然沒有出聲，他也不需要我的話，只是繼續地幽幽地說下去。

他說，他走過他門口的樹。於是他用手觸到頭上的葉子。

他說，他過了好久孤獨的生活，但不願意離開那個屋子，因為那棵樹總以濃密的葉子罩在他的門前。

我說他覺着不快，當的時候，若正在屋中，便向窗外望一望，那搖動的樹葉子會讓他安

心。

他說，前兩天，一個下雨的日子，他的樹遇了厄運。因為住在離他的屋子不遠的一個人，每天要從他的門口走過許多次，而且讓鞋底盡力地擊打着地面，而在雨天裏他也沒有停止那奇怪的遊行。當他從那樹下經過時，葉子上的水點滴滴地落在他的頭上與衣服上使他生氣了，他讓差人即刻把樹枝都砍下去。我的朋友聽見第一聲斧子響的時候，他即刻覺到是他的樹被人毀害了，他問着那差人，讓他放手，差人回答說是那個人的命令，我的朋友問道，如果那個人讓他去砍我的朋友，他是否也去做。於是差人走了，那一棵美麗的樹只損傷了一個小枝。

他說，他沒有事就那樣地坐在樹下，注視着樹葉子，他決不會厭煩起來，即使延長到三四點鐘之久。因為它們像低語在沉默中，微笑在莊嚴中，每天給他以無形的贈禮。

我聽着，不禁把眼光投向頭上的葉子，它們似乎已經變成深黑色。燈光在遠處亮起來，但很黯淡，發出一團淡黃色的光。我對朋友告別，又走上那條濕潤的道路。四處起了風，其中又夾雜着木柝響。我忽然覺到夜漸深了，但我知道，我的朋友必沒有離開那個地方，仍在昏暗中安然地望着他的葉子。

古老的故事

多日來的睡眠都是匆忙的，睡前或醒後都沒有畧一思想的工夫。夢也久沒有做，偶然得到一個就覺得神奇，像做了偉大的事業一樣；見了現實的世界即刻用眼睛去注視一切日常的東西，想從它們身上找出一些的關聯，但結果常常是把那微妙的影子更壓得薄弱下去。

早晨就在這種情況中過去的。我的夢異常清晰，醒後默想了幾次也找不出它的非真實的結合，無論在背景上或人物上。其中有我的故居，有祖母，有丁，這已經表示出那故事是怎樣古老的了。故事開始時自己做了將離家的旅客，攜帶着行裝從故居的後院走向南邊的大門。院子是潔淨的地上鋪着豐潤的綠草。走在我身後七八步之外的是祖母和別的家人，他們在殷勤地送我上路。丁和我走近大門了，「怎麼不多留幾天？」是她的聲音。我急遽的沒有回答，而我一回頭時，祖母的目光彷彿斥責地落在我的身上。我急走出門，雨忽然落下來，阻住我的脚步。我遲疑地望着丁，她只不作聲。夢就這樣停止了。

在牀中轉側着，却聽不見水滴之聲，而且看見窗上的一角陽光。我不自覺地隨着心思的引

導走到郊野裏去：道旁的樹木從這處看去也現出一片淡綠的梢頭了。有幾棵桃樹枝上的花已開了一半。土地是陰濕的，麥苗起伏在畦畝之間。一切都是新鮮的，絲毫不會引我去回憶過去的任一個春季。我覺得步履也矯健起來。時時從林中傳來歡樂的鷓鴣叫聲。不久，我走進一個村莊。柴籬傍着柴籬，幾隻雞鴨從籬門內閒適地走出來，隨在後面的是幾個鄉人，他們彷彿對我有些熟識，眼中透出不好的光輝。我尋覓地走到一家門口，停住了。我認識了的住處。狗叫了幾聲之後，我向對面的人說來找她，說我是她的弟弟。我見了一個中年的健壯的男人，先是驚疑後是微笑地引我到他們的屋裏去，一面用粗重的聲音向我問候，然後大聲地叫他的妻，「你的弟弟來了。」一個粗俗的女人站在我的面前，我向她注視了好久，她的眼睛讓我相信了。但她身上的衣服彷彿不是自己的，完全灰藍色，而且污穢了，和頭上的髮髮相襯。她的兩頰現出健康的紅色。然後有兩個小孩子走去她近了，撫弄着她的衣襟。她對我說了一句，「弟弟，你到了我們的家裏了。」我便像一個極練達的客人一樣和她談起話來。我忽然睜開眼睛，心裏似乎充滿了雜亂的幻像。但我開了門，諳熟的花架，諳熟的老樹，諳熟的屋廊，都在陽光下對我露出愉悅的神色。我知道那些想像或記憶中的影子都是遙遠的，於是用遲疑的脚步開始散步了。

談小泉八雲

一

關於小泉八雲身世家族，有許多不同的記載。據一八八九年他自己的敘述，他在一八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生於愛奧尼亞群島之一的桑多·摩拉島的留的亞地方。他說他的父親，查利·布士·赫爾，是愛爾蘭人，曾爲軍醫小校。母親原籍塞力格島的希臘人，他已不記得她的名字。他們在一八五七年離了婚，母親改嫁，父親帶着第二個妻子到印度去。小泉爲他的姑母所撫養，她住在林，上利生街七十三號。在寫給哥爾德的信中，他說，「家母生死如何，我完全不曉。家父從印度回來便去世了。家母的婚姻上曾有一段奇特的浪漫事蹟。」據說那浪漫事蹟是他的父親因爲鍾情於他的母親，曾爲她的弟兄們所攻擊，受了幾十處刀傷，幾乎喪命。

據東尼先生的考證，小泉的姑母把兒童的時代的小泉又轉託某人撫養，那人不喜歡小泉，不願談到他的生活經過，他說他只是接受勃雷嫩太太的錢來供給小泉的花費，却不知勃雷嫩太太是不是孩子的姑母，也不肯說爲甚麼他做了孩子的保育人。問到小泉的學生生活，他只

簡單地說一句「他在哪一個學校也不長久」而已。小泉的幼年時代便是這樣地無從詳考。他大概是一個「壞孩子」，曾被幾個學校開除，他對天主教徒和耶穌會員的痛恨和恐懼無疑是自幼養成的。在另一封給哥爾德的信裏，他說到一個幼年故事：「做小孩子時，我必須去告解。我說實話。有一天我對那解罪神父說我犯的罪是曾經希望魔鬼變做美女，我願意受那種誘惑。他本來是冷酷莊嚴的，當時他大怒跳起來：『我警告你！絕不許有那種希望！你會有想不到的災難！』」他那種認真的樣子真好像我的希望頗有實現的可能。其定女魔仍然在地獄裏呢。」總之，如果他實在是頑皮成性，他早年的苦難和悲劇也值得我們同情，因為他的父親除供給他一點錢之外便毫不關心，他說起這事來總覺得難過。他的姑母住在辛辛那提城，這就是他流落到美國的緣故。他先在紐約留了一個時期，據說曾在街上的貨箱中過夜，也做過飯館侍者。到紐約以前他在倫敦也有許多貧窮和痛苦的經歷。至於說他精通各國文字，這實在是謊話。他的法語總未能正確，拉丁文也自救不熟，到日本十幾年之後，仍不能以日語會話，更是他引以為憾的。

小泉極不願意與生客會見，他有一種異常的羞澀。一八八九年，他的「二年在法屬西印度群島」正在排印的時候，他打算把書中所有歌詞的曲調教給讀者，但他對於音樂一點不懂。哥爾德替他和一位夫人商議這事，預定由他用口哨吹出曲調來，她在鋼琴上照彈，然後寫成樂譜。到了約好時間，哥氏和小泉到那位夫人家去，路上小泉便落了後，雖然他終於趕到門前，門鈴一響，他失去勇氣，不等開門立刻轉身逃走了。平時若有人請他吃飯，只要有生客在場便無法使他出席。他走進人家的餐廳以前總要凝神傾聽裏面有沒有生客的聲音。至於請他在文學研究會演說，更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他這種心思態度並不是不近人情的，他羞於見人只是因為不爲人所知，也因為他不合時尚。他從馬知尼克到美國的時候，他的衣冠讓所有的路人注視發笑。他總不肯脫下去那怪樣的熱帶帽子。據說非拉得爾非亞的一群街頭頑童排成一串，爲首的握着小泉的後襟，他們走得脚步齊整，同聲唱着「從哪兒，從哪兒，從哪兒你弄來的那個帽子？」

一八八九年小泉身高五呎三吋，體重一百二十七磅，胸圍三十六又四分之三吋。那年的夏天小泉的個性上有了顯明的變化，他似乎是初次經歷所謂家庭生活，他想念着馬知尼克，像想念故鄉一樣。在他寫給哥爾德的信裏，充滿了真誠，感憤，銳敏的自覺，這些都是對面談

話時他所羞於啓口的。「啊，有了職業也就是有了世界通用的錢幣。於是我想着不在任何地方久留。我要去長期漫遊。在生疎的地方和生疎的人們，最利的關係真是極其可喜的，然後才有敵人，惡意，和厭惡，在一個地方留得久一點便失去原有的幻覺。……照哲學上說我只是一個斯賓塞的信徒，他使我了解「神」的概念。過失並不在世人身上，而在我自己身上。我承襲了一些易感性，軟弱，神經過敏，因而我不能適應通常的環境。我無論到甚麼地方都不得不自造一個環境，而與原有的相離。……」

西印度群島的氣候顯然使小泉軟弱無力，他到非拉得爾非亞之後，健康才迅速地恢復。由他的像片看來，有一張眼球特大而且突出，似乎顯示出緊張和遠望，因而有人誤解了他，其實他的臉上常有一種習慣了的哀愁，而且缺乏活躍的表情。那一張閉着眼的像才最足以代表他，無所表現之處正是多所表現，否定一切正是變富的暗示。高度的近視眼凝視的時候實在甚麼也看不見；我們走路時常是向前望的，然而對眼前掠過的東西無所了解。小泉的深閉之目看不見將來的景象，因之他對於將來毫無好奇心，對事務的外形也不以為意。他注意內在省察，他有心靈的眼睛。他不受美學的欺騙，殷勤接受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這便造成了他的詩人的透視之奇蹟。

小泉於一八七一年到辛辛那提城的時候正當二十一歲之年。一切謀生的方法都失敗了，除了執筆爲文。不久他便長期獻身於文學了。他曾經短期在羅勃，克拉克公司作校對員，對標點符號的正確用法十分嚴格，以後終身保持這種態度，和雜誌編輯和校對吵了幾次架，都是因爲在標點符號上意見不同。他做過錢克爾司先生的私人秘書，又與出版家華特金先生爲友。「訊問報」主編科克里爾曾在一八九六年六月號「當代文學」上爲文記述與小泉初識的印象：

「二十年前的一天，我的辦公室裏來了一個奇特的黑膚矮人，異常羞怯，戴着極凸的眼鏡，神色上看去幸運和他很少點首之交。他用低弱的聲音問我是否給酬接受外稿。……付從衣襟下取出一份原稿，發顫地放在我的桌上，然後像一個變相的仙童一般溜開了，留給我不可形容不可思議的印象。我看了他的稿件，寫得美妙動人令我驚訝。……他坐在我的屋角寫星期特刊論文。……一點鐘又一點鐘地坐着，他那球狀的大眼睛距紙之近只算是沒擦着鼻子，他的眼當時使他非常不舒服。他和一朵花一樣敏感。任何人說一句不客氣話他聽了都像受鞭打

那麼嚴重，不過我不相信他有怨意。……他有詩人風味，他整個的天性似乎適宜於美，把最平凡的東西都寫得美起來。他喜好寫下級生活，他在城裏的汗暗角落徘徊，從可怕的地方發出牧歌風味的故事。」

一八七四年一月辛辛那堤城發生了著名的譚場凶殺案，一篇報告文造成小泉的文學事業的開始。他用天賦的和觀察的才能把那些可驚可怕可厭的真正事實以異常活潑有力的文字描寫了出來。讀到他後來的作品，他把高尚美麗的東西敘述得同樣動人，我們對於他的希有之才便只有欽慕了。他那一篇驚心動魄的文字轉瞬間傳遍了新聞界，他的「恐怖字彙」也大爲著名，那些字不僅是因爲做了記者而搜集的，却因爲他對於恐怖字句的本身有一種貪好。他簡直是喜好恐怖的事物。與這種天性相輔的是他的作品中絕對不攙入一點幽默，即使打算寫幽默文字他也終於寫不出來的，這由他主編的「眼鏡週報」可以證明。

「眼鏡週報」第一卷第一期出版於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卷首申明「本刊係畫報性質，專載藝術文學及諷刺作品」。「眼鏡」二字顯然是指當時小泉慣戴的大眼鏡。創刊號封面畫是一個舞台，克來德先生正在對熱狂的觀衆介紹眼鏡先生。從其中刊載他的作品看來。小泉的心思專趨於可怕的，奇怪的，非人間的和遙遠的事物，他的思想完全不能應用在喜劇性或

諷刺的作品上，尤其是當時辛辛那提讀者所需要的幽默。在創刊號中他還試寫諷刺文，以下各期便毫不造作，如第五期的「某書樓內部之可怕的一幕」和第六期的「扇子的幻想」，都是散文詩一般充滿了魔力。第八朝的「羅吉斯的惡兒的奇聞——古斯塔地那維亞民間傳說」又是血腥，肉慾和毒惡的描繪，小泉對這些事興趣總不減少，即使是不適當不合理的。和他共同工作的畫家法尼先生常常強迫他減少怕人的字樣，以免讀者爲它們的放恣和肉感而震驚。

後來小泉的興趣轉到研究黑人生活上去，他以生動的想像把他們平凡的日常生活變爲精緻的浪漫故事，夜半遠方的航船汽笛聲，他聽作碼頭搬運夫對他的情女的呼叫，他那多產的筆便把他們的守望和會見畫了出來。他對簡單無學的人們，做運命的奴隸的人們，有極大的同情，他的心思放在他們身上的時候漸漸加多。他在本質上有一顆東方的心，是一顆外國的野草，被移居的鳥兒投落在生硬的西洋風的土壤間。他的寫作能力一面進展，他一面覺得辛辛那提對他不投合，他的身體和心思都渴望着快意的南方空氣和風景。聽人講說到南方海岸的古屋，黑人住宅，扁柏，榭，木蘭，鳥唱，香氣和陽光，他再不能久停在辛辛那提了，他說那野性的天氣，那陰濕酷熱和嚴寒交替的天氣，使他萎縮。他選定的新地是新奧爾良城。

這一時期留下來的書札是「致某女書」，收入「烏鴉之書」。又一譯述爲「克利奧佩特拉之

夜」，表示他開始受法國現代小說家的影響。他厭倦了西洋的野蠻和粗率，想追尋到他心靈真正歸宿處去的道路，法國人的藝術便成爲他的中途旅店了。

四

據說一個遊牧民族的孩子，生下來就放在駱駝背上遊行沙漠，後來他一生也不能夠在一個地方停留一天以上，小泉也許是承襲了這種雲遊的天性。他早想移居熱帶，新奧爾良城便是當時稍能滿足他夢想的地方，給了他足以發展才能的環境。同時他最幸運的是當地有一家報紙，「民主時報」；它的讀者極喜好小泉所譯的法國小說，而那位老年的主筆，貝克先生，更給了他不少幫助和引導，做了他的聰明，有同情心，而且豁達的朋友。小泉最需要的是友人的豁達，許多狡猾自私假冒爲善的人與小泉相交只有阻礙他文學上的發展，實在他們來也不能欣賞和了解文學。小泉最願意受人讚美，又常常隨着自己的暴躁和薄弱的意志行事；了解他的自然可做朋友，而對他的病態傾向稍加反對的人他便即刻棄絕甚或侮辱了他們。假如他們是豁達大度的，他們應該溫和對待他並鼓勵他；他們並不是對他個人負責，而是對一個天才者的事業負責。貝克先生便是一個這樣的人。他直接或間接地使小泉過了一個長長的愉快

時期，不受經濟上的影響，除了翻譯並寫報紙論文之外，還有閒暇去研究那些奇特怪僻的書籍。

他剛到新奧爾良，便開始給辛辛那提的「商務報」寫一輯通信，那些信寫得又精緻，又動人，恐怖的描寫已轉變為美麗的描寫，對大自然的顏色的興趣也濃厚起來。他以繪影繪聲之筆寫着碼頭，糖和棉花的上陸，海船，從各國各地帶來的人們，建築，街道，市場。他讀了阿爾里支寫的傳說，說一個因思念熱帶和海而死的女孩子，被葬在新奧爾良，從她的葬處生出一棵華貴的棕櫚來。小泉便到處去尋覓那棵棕櫚，費了無數的探詢，終於「從老棕樹旁走開。悲哀着，爲了我對那美麗的故事的信念」。

在新奧爾良時期，小泉的翻譯也是他給文學最大的供獻。他的精神深入於那些原作之中，重新感覺它們的感情，重新想像它們的藝術和思想，給它們穿上英國製的質料稍硬的衣裝。凡言語所能傳達的，他都直接用直接的，虹彩的，有翅膀的文字傳達給我們。「民主時報」上將及二百篇的譯文便是他那驚人的成績。他曾爲文論「藝術家的翻譯」，主張不宜速成，不避重譯，不求趨時。他說，「爲喜好原作而翻譯的人，除了創造出一點真美，或者把一部名著從不謹慎的手中救出來因而得到滿足之外，也許無所謂報酬了。」

關於新聞事業，他所稱爲「真正萬惡的職業」，從這一時期的開始他便決心完全捨棄了。他覺得那種生活是可怕的，他不能忍受煤氣燈的光；他咒詛採訪報告工作，不願成爲報館機器的一部分，因爲新聞事業使思想和風格低下，空悶、失力。「我覺得在這兒可以在社交上補救自己。我投進好的人羣裏來了。在這兒穿麻衣坐灰中勝於佔有整個的俄亥俄州。」

在道德方面，他寫信給友人道，「熱情是希臘藝術的動力，是語言文字之母；滿足熱情是創造者的行爲，是自然神殿中最神聖的祭禮。」他說，在熱帶城市中沒有結交朋友的時間，只有對女人的熱情，對男人的短期相識；沒有性慾的影響便沒有偉大，因爲心思會枯燥荒涼。他說，他不相信「愛情的狂盛」不宜爲人類所放任，究竟人爲甚麼而生活呢，既然大家都和蜉蝣一樣？……

他的漫遊的熱情始終是強盛的，他只願永遠不停地流浪一直到年老而死的時分。他自認他的苦難都由自己造成，說留在任何地方不陷入困境是不可能的。現實的生活如此，他只有求安慰於「想像」了，非引起他強烈想像的書不讀，又覺得自己並不是真正的天才，便一意去追求奇特的，怪異的，生疎的，異國的，和可怕的事物，這些都可以在他的「生活與書札」一書中看出來。在新奧爾良日久，他所幻想的漸次失去，因而常常出怨言，他的朋友想引他離開

他的夢境，也終於無效。他說他不能工作了，在美的事物面前他描寫不出它們來，走開時又思念它們。有幾個月他一事無成，即使做一點事也需要很多的勞力。於是他咒詛那城市，詛居民，和那令人衰弱的氣候，決心和新奧爾良告別再到馬知尼克去了。

五

海和「未知」的誘惑久久佔據着小泉的心，這由他的一篇殘稿上可以看出來那誘惑的深切。他寫道，「假如你恰巧是海上的孩子，假如你在最幼年時代使朝朝暮暮地傾聽那古老神秘的浪濤之頌歌。假如你會驚奇地守望着漁船的遠帆在晚霞中變紅，在月光下變爲銀白，或在晨曦中變爲金黃，假如你會像呼吸家鄉空氣一樣呼吸過神聖的海洋空氣，也從白浪學過游泳的技術，也受過海神的鹽水的洗禮，那麼，那些地中海東岸的水手何以不能以陸地爲家，你就知道得太清楚了。二十年前也罷，那時你聽了海洋所唱的蘇雷一般的六音歌，看了青天與浪濤相接的遠線，呼吸了海上的變形氣覺得像喝了長生酒一樣，你會把那有力的歌和鹹味的風忘記麼？海的魔力在你身上不仍然是強大的麼？所以，當炎熱的長夏來時，城市帶着灰塵在你四周呼叫，你的耳中充滿了機器的繁聲，心裏充滿了爲生活掙扎的苦心，在汗穢的辦公室

內或擁擠的街頭，有時候一些白浪平沙和好風的記憶却對你低語着「來啊！」……」

小泉是一八八七年七月離開新奧爾良城，不久定居在馬知尼克島。這一時期中他的工作和心思大半敘述在寫給馬塔司博士的書札裏。下面便是節錄的兩段：

我完全入迷了，決心在西印度群島上留居了。馬知尼克簡直是地上天堂。沒有賊盜，沒有棍徒，沒有小人。一切都是古風的，純真的。……對於思想或行爲上的奮力和敏捷，種種競賽和爭鬪，都開始厭惡起來。住在這地方便正好：不，太過分了！多於普通人所應享受的，使人向周圍一望，就有喜極而泣之感呢。……在這地方人無意工作；你不能相信你是醒着的，——一個永久之美的夢——這些麝香味的風，這些樂園的花之月啊！

x x x x

我一點不知道我將來文學上的成就如何，不是金錢方面的，我不許那個問題來麻煩我！專爲掙錢而寫作是最壞的詐術，假如人但能有較高尙的目的。……氣候在最初對我的寫作大有關係，使我的記憶特別薄弱；也許將來會產生出一些較健康的作品來，這中間我却受着不安心和憂鬱的想頭的磨折；人給我的讚詞像惡意的玩笑，因爲我覺得我的著作壞得利害。我的自知之明鼓勵我相信將來的進步，而且信任自己。……然而，人漸

漸愛好這個地方以致自願捨棄一切了。如同古時主日頌歌中所說，「只有男人是鄙陋的」自然和女人都有說不出來的痛苦。……我覺得是壞的甚熱帶沒有靈感。沒有詩，沒有抱負，沒有自我犧牲，沒有人力。我本來是隨意遷居的，但我仍然寧可在這兒住一年也不在紐約住一千年。……身體上我覺得比從前好起來，不那麼精神過敏了，只有工作減退下去；最好是只在這兒搜集材料再到別處去整理吧。

六

一八八九年五月，小泉離開馬錫尼克島到非拉得爾非亞城去，爲了整理著作並和朋友们相見。這僅有一年左右的短期停留，對他却有重大的影響。第一，這是他初次經驗到家庭生活的生活，使他在性格上和態度上都柔和而且正常起來。第二，他「得到了靈魂」，這句話的意思是，哥爾德博士使他在他的宿命論中認出了自由的存在；生物學後面有理性，意趣，和仁慈；人類不永遠是，也不能完全是，感覺的奴隸，欲望的走卒。他所追求的美，在正則的世界上，不過是一種不必要的，有害的，甚至不可能的東西；最重的是「責任」，不但在抽象的東西上，也在具體的生活上，在社會和歷史的例證上；只有遵從良心的男人女人能造社

會和歷史的進步。凡對這沒有了解的便是沒有「靈魂」。第三，小泉爲了「加瑪」一文來表示這新的觀點，新的精神。不管一般讀者的印象如何，這是他生命中的轉變點，他認識了以前所不覺的愛情和責任的真實性，其後他留日時許多偉麗的著作都受了這種思想態度的影響。第四，他決定了到日本去的計畫。別人也會寫出來駭人的新聞，也許翻譯的能力和他也一樣，也能描寫西印度群島的故事，然而，只有小泉一個人能以獨有的筆寫出日本的生命和靈魂。原來他無意於東洋之行，經過哥爾德的勸告辯解之後，才不想再回到他夢想的熱帶去。他對日本的人物，傳統，和宗教的描寫現在成爲我們的最有價值的文學上的寶藏了。

尋求「靈感」幾乎是他終生的信念。他曾在寫給友人的信裏說，「等天空晴朗起來，等海灣的太陽重新升起，帶着風和海的頌歌，鳥雀的祈禱，詩人爲海的香氣所浸潤，便不能不寫出一點東西來。他不禁感覺到一種新生。海的靈魂和他的靈魂相交；在海上飄動的精靈便是創造者，使人活躍，使人領悟，使人有力。」又說，「我覺得我必須獲得靈感，藝術的真實秘密是感覺，那感覺的最高形式是自然所給的光華——美的感應和敬畏。這就是產生宗教情緒的心靈與神的交通。」但他的追求失敗了，因爲地點，時間，環境，並不是如他所想的靈感的來源。他研究過聖經，從其中學習了文字和修辭的技巧，表面的技巧却無關於內在的真實

。不朽的作品完全是由作者的靈魂本體，實生活中的愛，恨，和苦難織成的，若只憑靈感運用文字上的技術，自然少所成就，不過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小泉的譯生之道只有一種，他的可怕的近視讓他不能從事任何職業，除了寫作。同時他又沒有自己的東西可寫，他缺乏創造力，只得從別人的故事裏採取題材，他唯一的技巧是著色，過度地渲染了他的圖畫，過度地肉感了他的文字，但我們不應諷笑，且去欣賞吧。因為，只有他會畫出來大地之最後日落的晚霞，把捉住殘紅的彩色和滅亡的世紀之微弱的鐘聲，重誦走入涅槃的靈魂之禱詞，重吟古老的逝世的憂愁，用閉着的眼睛看見永無報答的愛情和永不相逢的愛人之悲哀的微笑。我們從他那兒聽見山回教寺尖塔上呼叫祈禱時刻的聲音，受苦的舞女的啜泣，或者垂死的嬰孩爲死母的冰冷的乳頭而發的哀懇。

七

假如小泉沒有得到羅厄爾先生的偉著，有人勸他到日本去也許不會成功的。那本書以極大的力量引着他注意到遠東。他把書送給哥爾德看並寫一短信道：

我得到一本珍奇的書，書中之書，巨大的，華麗的，神聖的書。你一定要把每一行都

讀過。告訴我怎樣把它送到你那兒去。看上面的面子也不要遺漏吧。這書叫做「遠東的靈魂」，不過它的名字真不足以表示它的內容啊。

對於愛情和女性的意見，小泉和主張一夫一妻制的人並不同情。他不希望他的兒子完全退隨父親的足跡以致變得和父親一樣地令人不滿意。他有些贊成東方的丈夫之對妻子並沒有甚麼愛情，覺得女人靈魂上的美遠不如肉體上的美。「有一個智慧的太太並不能讓人更幸福。智慧越少可愛處越多，因為男子沒法子和女人作智慧上的談話。」一八九二年他打算和「他的妻」正式結婚，很機敏地計算了這種計謀的利益。他們已經積蓄了許多錢，去想等他的夫人可以獨立生活的時候他便不再教書，到各處去漫遊，寫一點每頁賣十元的隨筆。一八九三年他的兒子出生登記的事使他為難起來；小泉仍然是英國人，孩子若作日本國民必須從母親的姓氏，小泉若入了日籍，他做國立學校教師報酬上就要大減。「為甚麼我愚蠢得生出一個兒子來，我真不知道。」到一八九五年他終於入了日籍。在那喜愛孩子的國家裏，如小泉的著作中所證實的，他開始認識了人生的真諦。他寫道：「誰也不能夠了解生命的意義，除非他有了小孩子而且愛它。那時候整個的宇宙會改變，一切一切都和以前不同了。」他對豐富在日本傳說和童話自然地有了興趣，他編譯了「日本童話集」，筆調美與雋比，一九〇二年在

東京出版，其中如「失了湯糰的老婦人」和「畫貓的孩子」卻令人讀之不倦。此外許多絕佳的著作在此暫不能詳細分析，那些都要我們去仔細欣賞，將來各時代的人們也會樂於批讀的。

就小泉的個人的心情上說，他仍覺得漸漸失去靈感，因為寫作起來並不順利。他對日本的繁文縟節頗有些厭倦，「浪遊之慾」又有力地轉回來。他想離開日本和他的夫人去浪遊一番，計畫到爪哇去或法屬印度支那的東京，奴米亞或本地合利去，每年要在熱帶過六個月。自然，這都沒有實現。他對無何有之鄉或任一地方的遐想終生不曾痊愈。一八九八年後他的生活，困苦，和性格的壓迫漸次明顯起來，失明或殘廢成了他的恐懼。假如他能夠隨心所欲地去，他早已逃走，離開正常生活的一切束縛了。最後他的目光幾乎完全毀損，他的講師位置也失掉了，從他的心裏漸漸不能引出如少年時期那樣美麗的文字來；他的無神論和悲觀主義的痛苦緊緊逼近了他，渡美講學的事又告失敗，甚麼都沒有了，只剩下一件東西，不管他是否願意，在他五十四歲之年降臨到了頭上。

雷星說過，拉非爾即使生下來沒有兩臂，也會成爲大畫家。勃克講到一個詩人，雖是盲目的，却能正當地描寫看得見的東西。我們這位幾乎失明的人竟教給對日光榮耀的我們去欣賞色彩之美，這位不信宗教的人竟使我們相信非物質的和不能見的；這位唯感主義者使我們領

會超感覺的東西；這位身體和生活並不美的人竟歌詠出來美好的非人間的諧音，都是何等的神奇啊。因為小泉的精神比他的哲學更哲學化，比他的科學更科學化，比他的信條更宗教化，比他的神更超凡。

八

稱小泉爲詩人是沒有人否認的，不過他對於有韻律的詩歌並不喜好，這似乎是他的性格上的不合理之一。哥爾德說從來不曾聽小泉吟誦一行詩，也從來不曾見他讀一冊詩，原因恐怕是他受必要的逼迫而不得不如此的。他必須謀生，明天的收入何來是個重大的問題。有韻律的詩歌不能賺錢，因此他沒有工夫去培養他的詩思了。

有一次他寫道，「若不嚴格遵守韻文的規則，僅有詩意或諧音是無足重輕的。」他自認不喜歡渥茲涅斯，雪萊，箕茨，愛讀道生，瓦特孫，朗。他覺得精鍊的詩無甚價值，而工人漁夫等的歌謠是真純美麗的詩。他擬譯戈耶的詩未成，創作詩也很少，這裏略舉「西印度船夫歌」爲例：

一隻蒼鷺，像灰衣的鬼靈，
沒膝地立在屈身的蓮葉間，

黃色的蝴蝶輕輕悄悄地

在芬芳的宮人草花上戲玩；

敏捷的釣魚郎紆曲他的步履，

爲他的午餐作感謝的祈禱，

又有一隻鷹高飛入藍的天空，

俯視美麗的加爾加修的河水。

從渡船的來往處我聽見了

船夫的槳輕輕拍水的聲音，

他那顫聲的西印度船夫曲

柔和地回響從岸邊到岸邊；

他那碇泊的船懶懶的擺搖，

因爲天熱，渡客又稀少，

這就是他悠閒地唱出來的歌，

對着美麗的加爾加修的河水。

「我沒有工夫去閒遊作樂，

啊，我沒有工夫去閒遊作樂，

我的小女孩等待在死之河邊，

好迎接她的從渡口去的老父。

她在那兒會滿臉帶着笑容，

正像她死去的那個夜間一樣，

當時遍地都是顫動的月光

照在美麗的加爾加修河水上。」

藝術家常常爲生來的缺陷所決定：盲人只能做音樂家，聾人却可做畫家，而做詩人的大半

要靠目力，否則他們的作品中必缺乏真和美，因為詩材基於單純的，感覺的，熱情的東西。如何處理它們甚需要以眼的觀察來判定的。小泉曾寫信給哥爾德道，「我近視得很，而且一隻眼喪失了。近視阻礙了我對於運動的天然嗜好。我會游泳，只此而已。……那一隻眼睛是在學校裏被打而失明的，或者不如說因為被打後的發炎。」他以極壞的視力每天寫做很長的時間，實在是一項生理學上的奇蹟。最有趣的是這位近視詩人自己寫過一篇論文，題作「近視之藝術價值」，其中的一段這樣寫着：

哈莫頓的「風景畫論」中有云，「銳敏的目光對於加強詩意想像的那種崇高的感覺是一種妨害。」這句話頗令一般人驚訝。事實是，風景的印象大都是大體的，一座大山或一座高塔的瑣細處愈明顯，它的奇偉感人處愈少。……畫家並不把一片森林畫得像在顯微鏡下一樣，却只是以光 and 色的特性表示出整個的外觀。這就是照像決不能代替繪畫的原因，即使染色攝影也無效。一座山半隱在雲霧中較在強光下分明如割地立在地平線上更動人。……對瑣細處的觀覽全靠視力的程度如何，眼光銳敏的人看到一段景色必不如近視的人所得的多。若目力和應一樣，可容過暗影，看得出每一片葉子的顫動，那山野還

有甚麼神祕誘人的可能呢。

九

小泉寫道，「我以為天才者必有比創造力更偉大的賦予，創作出來的東西必須是美麗的，僅有豐富的材料尚嫌不足。」「我的『中國鬼怪故事』是對於『詩意的散文』的嘗試，希望有成功之日。」一個人的風格，若充分發展，便是他的人格的一部分。我的風格正向一種特殊的趨向去陶冶。」

和小泉最相類似的是福樓拜，兩個人技巧相同，對於取材，用辭，造句，和選字都用了極大的苦心。不過一個作家若以風格和形式爲第一要事，反會破壞文章的內容，福樓拜這位風格製造家終於想把「波娃利夫人傳」全數毀滅，以免後繼者再去摩倣。小泉不會受風格之害主要因爲他的貧窮，不得不儘量多寫，而且他有一部分英國人的氣質，不喜歡極端的完整。此外，他的生活中總沒有幸福和滿足，詩歌和浪漫故事足以與他審美之才相投合；他有希臘的母親，英國的父親，自幼流亡到美國，沒有經驗，沒有自辱力，表面上特別羞怯，受了無數深切的苦痛，到了成年，他即仍然深留着靈魂上真實的美，一種本來的病態的藝術家的力量，一

顆十分稚氣而又複雜神秘的心，和一種柔和精細而又不合正則的才智。他自己的生活既不能供給浪漫故事的實際材料，他那活躍的想像便不得不用於奇異的，不可思議的，有鬼氣的對象上，他喜好外國的民間故事，古代的宗教，神秘的事物和野人生活的描寫；他的「異聞雜錄」和「中國鬼怪故事」便是最好的例子。真實的藝術品自然是以實生活織造成功的，否則想像的渲染不會有永久性，然而，小泉在他的狹小範圍之內却演出奇蹟來。再沒有人使悲劇那樣柔和，使苦難那樣美麗，使失望化為安靜的憂愁，使短促的人生受了可喜的麻醉，把死亡也用心願的涅槃描繪出來。在他的魔筆之下看不見的精靈重現了，瘳惡的死神背後有了慈和的微笑引起人的温情。

在文學目的方面，他自認他的理想是給讀者一種「靈魂的震顫」，使人覺得目不能見的東西在守候我們，久死的鬼魂纏繞在身旁，奇異的力量隱伏在我們的心之深處。在技巧方面，恐怕沒有另外的藝術家能以文字給思想加上那麼完整的服裝了。有時候他一天之內輕快地寫一大疊紙，有時候他把幾段文字重寫二十次，一次他爲了六行費了一整天的時間，終於未得滿意。色彩，感覺和性感他寫得滿紙皆是，而他的主旨在追求美的神聖化，他說真爲對藝術的愛而寫作，不希望報酬，才會產生不朽的作品，這是藝術家爲藝術的最大犧牲，也許是苦痛而

無結果的，唯一的報酬是靈感之自覺。他設假如他能創造出自信是崇高的東西，就覺得是天選擇了他做代言人。又說藝術家必須終生獻身於藝術，只要相信自己有最後成功的本質。

小泉聰明地遺漏了日本生活的物質方面，機械學，國家主義，經濟，在他的「鬧揚」中都沒有提到。這處工作不乏專家，而小泉所做的却無他人能做，他以主觀感覺寫出日本的靈魂，他那個人的承襲，歷史和特殊的生理使他正適於這非凡的任務，精神上的高朗和遙遠是他的特色，他覺得一切都不可臨近，近的遠了，遠的入於無限。他的聲音，人性，都是一種回響，一種記憶，是靈魂之白日夢的顫慄。

然而，使他在文學上不朽的並不是藝術的本身。除去思想和感覺，他的作品便沒有意義，這與他所追隨的福樓拜爾，戈替耶，莫泊桑等人不同，他們沒有靈魂，因而不能傳之永久。小泉若不受貧窮的逼迫而賣文，結果也會和他們一樣。日本把她的靈魂給了他去重新實體化，重新以文學的生命點染。講說日本的「靈」的故事是他的偉大職務，說完了他的工作便告一結束。他從前對恐怖事物的興趣轉為對靈魂的興趣，把精神上的顏色賦與他所描寫的，聽得見無聲的音樂，喜好「海或岸上所沒有的光輝」的人們才會了解，這些人是稀少的，但小泉會讓他們數目多起來，因為他並沒有使人成爲偉大作家的特質，却做出來有魔力的美麗的奇蹟。

談勞倫斯的詩

詩之產生大半由於熱情的流溢，但與長期的孕育與精心的製作也是極有關係的。在現代詩人中，只有勞倫斯 (D. H. Lawrence) 爲最有熱情最信任靈感的歌吟者。他深信創作只由衝動而來。他所以寫只因爲不得不寫，決非心裏先存着一種創作的慾望。他以爲藝術如花，靈感來時則開，去時則謝，人不能以培植灌溉的方法使之久存。「一切都是無目的的，生則生，愛則愛，榮枯任其自然。」他對人生的態度也是如此。生命像是火花，轉瞬即逝，所以人應當盡量享受現在，不可把當前的時光費在完全沒用的問題上或長久的計劃上。

啊啊！你看見

那對着我們飛起的火花了嗎？

連天上的星辰都是不平安的：

那麼我呢，愛，我呢？

——「在船上」。

閉上你的眼睛吧，我愛，讓我使你盲目！

它們只教你看見事物表面上的問題。

——「聰明的女人們」。

過去與將來都是極其渺茫的，毫無踪跡可尋，而世人仍然每天在夢想中度他們的歲月，這在詩人眼中是最愚蠢不過的事。

舊夢是美麗的，可愛的，柔聲的而且真實的，但已經殘破了，……

啊，來吧！把我們從今日的鬼夢中喚起吧。

……讓我們呼吸，並互相撫摸，

在甦醒之驚奇中，讓我們醒來對着

頭上真實的天光，從汗濁的夢箱中放出來。

——「新夢與舊夢」。

精神生活或理想生活是他所極端反對的。他覺得只有物質能影響精神，精神決不能影響物質。一個易感的人見了枯葉或落花會爲它們悲哀起來，並生出種種幻想，但倘若沒有枯葉或落花，他的情感又何從而生呢，同時他不贊成人們專心在事業上，因爲那是造作的，非自然的，需要長時間的，並沒有成功的必然性。即使萬一成功，許多「現在」也已經失去了。他曾忿怒地說科學家都是說謊的人物，只這一句話已足，不需再舉甚麼證據。有人稱他爲「神秘的唯物論者」，我以爲倒不如稱他爲「極端的自然主義者」。

一生沒有改變這種思想的勞倫斯，生在現代的英國顯然是不適宜的。他厭惡所見的一切有規律的人類的活動，那種活動違反自然，使靈魂失去自由，完全是「罪惡」。

離開睡眠與活動之黑暗，無聲地夢遊着的是

被囚禁的人們之靈魂的呻吟與嘔叫，

他們睡在堅強的機器的管理之下，它在催眠，

在對他們念着它的咒語，

讓無望的，機械的他們轉動着。他們的意志順從了它的意志。

——「北國」

但他並不主張重視個人，甚至否認自我。人類有同一的天性，倘順其自然，則彼此間不會有不調和或衝突之類的事發生。詩人雖不滿意現狀，却懷着將來領導全人類過自然的共同生活之念的。不幸大戰爆發了，一年年地連續下去，使他的思想受了極大的打擊。他對於自己思想之信念並沒有動搖。開始痛恨人類，痛恨現代的世界。「戰前的夜堤」一篇有力地描寫着同情爲人類的天性，大意說在一個陰濕的暗夜裏，他遇見一個女人蜷伏在河邊，他把一些錢幣放在她的手掌裏，然後即刻跑開了：

我不知道我做了

甚麼事，我的靈魂在激發中。

那接觸是動心的，我需要忘記。

大戰後他的同情心已完全失去。我相信他的詩題中「戰前的」字樣是特別加上去的。他希望當前的世界完全毀滅，另換一個新的天地。

我十分厭倦世界了，

我十分痛惡它了，

一切都染上了我自己的色彩，

天空，樹木，花，鳥，流水，

人們，房屋，街車，機器，

國家，軍旅，戰爭，和平之談論，

工作，休養，管理，混亂，

完全染上了我自己的色彩，我完全知道它是怎麼開始的，

因為它完全是我自己。

採一枝花，覺得手與花都是自己的，聽見炮聲，覺得是自己的耳朵聽着自己的毀滅。於是詩人恐怖起來，最後死亡到了，他「埋葬了自己」，心裏才有此輕鬆。他祈求戰爭來臨，願意每人都做了殺人者，於是屍身堆成無敵的高丘，然後燃燒着，冒出黑色的濃烟，染黑了天空，使世界昏黑如暗獄，那時候他已在烟蔽的墳墓中被踐踏得沒有了，完全成了虛無之後，他遂輕飄地升上去，到一個新的世界裏，那兒一切是不可解的，他安身於「神秘」之中。（見「新的天地」。）

詩人的觀感是異常敏銳的，他看見的比人類應當看見的更多，看出在人的心之自覺之外有一種黑暗的神秘，但他並不想去發掘它。對於動植物也是如此。在「扁柏」中他戀着那高大的樹，彷彿藏着說不出來的黑暗的思想，懷着難以顯露的秘密，於是他讚美它，以它為死去的伊特魯里亞人之唯一的遺物。在「裸榕樹」中他歌頌着榕樹之「無爲」：

讓我坐在多枝的燭台下吧，

它生長在這岩石上

嗤笑着時間，嗤笑着無味的「永久」，

戲謔着腐朽的「無限」，

在這邪惡的樹的肉之氣味中，

它保守着那麼多的秘密，

而且經過那麼多的年代了，

總是笑着人類與他們的不安。

人類既不能過自然生活，既愚拙地做他們的事業，一個藝術家必須與他們隔絕，獨自追隨自己的真理。詩人未始沒有孤獨之感，而又不能不忠於他的天才，正如一個情願走入沙漠的旅行者，雖然它的荒涼是可怕的，在這種心境之下，詩人仍覺得自己在苦難中，山陵與豁谷也成了暗獄，他想離開它們：

但是上哪兒？

我若走到一個松林旁，我不能說。

現在我到了！

那麼多直立的松樹對我算甚麼呢？

——「苦難」。

他是有比他人更多的情感的，對於人類終不能永遠地割棄。不過英國的社會已與他無緣了。大戰結束後他開始各處漫遊，無日不在度其旅人生活，這是一種逃避，也是一種尋求。但最後他仍毫無所得。在失望中給他以極大安慰的是他的愛妻弗立達，他一刻不能離她。他以女人爲他的「黑暗的神秘」之象徵。「在四圍靜止地環繞着昏暗之山岩的美國荒涼的高原上」他爲懷鄉病所侵襲，乃向着東方低聲致語，招英國女人之魂：

現在你脫開人類與一個男人了，

回到我這兒來吧。

現在你免去了假做完全的愛，

到我這兒來安靜一下吧。

——「招魂」

「鳥，獸與花木」可以說是表現他的意思最完全的詩集。對於許多種動物的生活與心情他知道得幾乎無微不至。他的將近晚年的歲月多消耗在與它們的交接上。但他終不能使自己與非人類的生物相調和。那時一方面他更其厭惡人類，一方面爲了人類與其他動物的天性之不同而覺到深切的惋惜。

他在尋找一個伴侶麼？

不，不，莫那麼想吧。

他不知道他是孤獨的；

隔離是他生來的特權，

這原子。

「龜之親族」

做一個這樣的龜是最適於勞倫斯的。他曾經說過：

啊，最好是

變成了這些東西，

再也不做我自己了。

——「虛無」

在「蛇」中他攻擊了人類的教育與殘酷的天性：

我的教育的聲音對我說

一定要把他殺死。

.....

在我身內的許多聲音說，你若是一個人

你就要拿起棍子來打壞他，弄死他。

但我必須自認我怎樣地喜愛他，

我曾怎樣地欣悅，當他像一個客人靜靜地走來的時候……

那是懼怯麼，我不敢殺他？

那是剛復麼，我極望和他交談？

那是謙卑麼，覺得這樣地光榮？

我覺得這樣地光榮。

然而那些聲音說：

你·若·不·怕·，·你·就·會·把·他·殺·了·。

「人與蝙蝠」是更其完整的一篇，題材與前詩相似。他寫着一個上午他的屋裏飛進一隻蝙蝠，他厭惡他，用毛巾揮他出去，但不成功。他不讓那蝙蝠休息，趕着他在屋裏轉圈子。

他不能夠出去了，

我也知道……

他不能進去的是天光，

正如我不能進去的是衝風爐之白熱的門一樣。

然而他仍然不停地驅逐，直到蝙蝠飛得暈過去的時候。他用一件衣服把他包起來，怕仍會咬他，扔到窗外去。不料他箭一樣地高飛而去了。一到晚間，他彷彿聽見蝙蝠的嗷叫說着，「我是比他偉大的，因為我脫開了他。」這一篇詩完全是對人類的譏嘲。有人以蝙蝠爲現代文明之象徵，爲詩人所不喜，這當然算是一種曲解。

×

×

×

×

勞倫斯的詩總集，如他在自序中所說，是儘可能地照寫作時期排列着的。第一卷中雖然都是有韻的，而其文字之生動與語句之跳躍，已經造成一種勝過韻腳與音律的「氣勢」。其中很整齊的幾篇，也沒有因韻腳關係而不自然之處。只看排在最前面的「曠原」中之一節吧：

Oh, but the water loves me and folds me,

Plays with me, sways me, teases me and sinks me,

Murmurs: Oh marvellous stuff!

No longer shadow! — and it holds me

Close, and it rolls me, enfolds me, touches me as if never it could touch enough.

然而他是不願受一絲一毫束縛的，一九二二年後遂改寫無韻詩。無韻詩在英國雖早有先導，後進者仍不敢輕於嘗試，勞倫斯的卓越的天才乃不容他有所躊躇。他的無韻的小詩中有許多篇是成功的，但長詩則如急流般一瀉無餘，已完全與散文相似，失去詩歌應有的簡鍊之美。而且他常常引伸不已，有時略嫌重複。這雖令人不甚滿意，在詩人自己恐怕是不能不這樣的。

他的想像與觀感遠在普通人之上，所以寫得出許多極新穎的詩句。他看見葉子像大而黑暗的手，在透過暮風的金色夕陽中把握着窗子；（見「田場之愛」。）看見夜漠然而坐，緊貼着她的縵縷之衣。（見「夜獻」。）

……我看見

那顫抖的藍色在她（月亮）的蒼白色中，
是一滴淚，我的確從前就看見過的。

——「記憶之苦痛」。

暴風雨來了，雨點倚着窗格像銀色的蜜蜂。

——「訓練」。

雲的禾束

在天的田地中

低垂了，被搖下來。

雨做成的種子：

天的種子

在我的臉上

滴落着……

——「秋雨」

有時詩人眼中染上了純一的色彩，在題爲「藍」的一篇中他寫着一切皆藍，而在「綠」中則

清晨是蘋葉綠的，

天空是在陽光中舉起來的綠酒。

他的詩之寫法的特色在於先給讀者一個微薄的印象，然後一層層地加重，直到造成一個不可磨滅的影子爲止。正如一個畫家用他的筆把淡綠色漸漸染成深濃的葉子，或把淡黃色漸漸染成暗褐的樹幹一樣。這也許是勞倫斯之同時又爲畫家的緣故。以「寒冷的花」爲例，最初他

說到那些女人的臉如早開的花，頗有寒冷之感，再說到她們的氣味是刺鼻的，像燃燒着的雪，最後才深入地描寫着她們的寒冷把原有的熱壓得腐朽而將消解了。

在題材方面，因為他完全信任「衝動」。腦中並沒有某種衝動是否值得用詩句寫出來的問題。如「懲罰者」寫他懲罰了一個學生，看見那孩子流出眼淚來，又覺得後悔了。自然，當然他受了一種感動，但這種情形似乎沒有寫成詩的必要。他如「暮」，「最後的時間」，以及「城中來信」等，都缺乏深刻的意義。在他的後期詩中，如「山獅」，「紅狼」等，雖然並不是僅爲了說故事，仍不免有取材稍欠嚴格之嫌的。

談 霍 斯 曼

「一個士洛普的少年」的作者霍斯曼(A. E. Housman)和「魯拜集」的作者我默·亞伽謨頗有相似之處，他們同一地感到生命的短促。

明天？——啊，到明天恐怕

我已經與昨天共成千古。

「魯拜集」二十。

安靜吧，安靜吧，我的靈魂，這不過是一個短期。

我們且忍耐一點鐘，看着人間的不平事。

——「士洛普少年」四十八。

霍斯曼在這一篇詩中反覆述說人在生前有極悠久的安息，只要過去這「人生」的一刻，那安息就會回來。這兩位詩人對於生命並沒有厭惡，反之，因為熱戀着生命而愈覺其短促，隨之俱來的痛苦與憂慮愈顯得可怕，必須儘可能地避免，找默以沉醉為唯一的方法，在他的詩句中處處都是「酒啊，酒啊」地叫着的，而霍斯曼則委身於純粹的享樂主義。

霍斯曼的享樂主義是從長期的人生經驗漸漸蛻化而來的。「一個士洛普的少年」出版後，經過二十六年的沉默才印行了他的「最後之歌」。從這兩本詩集可以看出來他的思想的演進，雖

然仍是在同一的道路上的。在前一詩集的開始他已經發出「生命豈不是一朵花瓣」的歎息，在早晨的陽光下，或在暗夜的夢中，他都聽得見他體內的骨格發言，說只有它們是永存不滅的，而肉體與靈魂都常在垂死的狀態中。這樣，詩人把心思寄托在甚麼上面呢？愛情，他說，比短促的生命更短促，雖然能給人一時的興奮，總不能永遠沉浸在裏面。「下來敦山」一首就是描寫着他的愛人怎樣輕悄地從他身畔脫開，在廣潤的田野中楊柳低聲自語：

但她必將臥在泥土裏，

他臥在另一個愛人之旁。

一年之後，他果然與另一個愛人同行了，田野間的楊柳擊葉作雨聲，彷彿對他說這是他臥在上中她在另一個少年身旁的時候了。這一篇詩很成功地寫出愛情的空虛。

人在失意時每轉向自然，在清醒時亦如此。霍斯曼既不得安慰於愛情，遂成爲一個自然的愛好者，隨着季節的轉移他要儘量去享受，而以失去美好的景色爲無上的憾事。

若願看見一切光輝燦爛，
五十個春天何等簡短，
我要去林地中來往徘徊，
看櫻桃樹上花開雪白。

——「士洛普少年」二〇

春天不等着遊惰人，
他總是久在遠處，
於是別人將戴了金雀花
攀上山查開滿的籬樹。

——「士洛普少年」三十九。

在倫敦時，遠離開美麗的郊野，他深切地夢想着他的故鄉，想着草原，池沼，與白楊林，覺得一個遠行者從那兒經過的時候會聽得見他的留戀的靈魂和着白楊的葉子歎息。他覺得

周圍的人類都爲不幸所壓迫，毫不能爲他分憂，於是更其懷念會給他無限安慰的故鄉的大地與山陵，以及林間的果實，路畔的花朵，他對它們極其珍惜，願意死後也沒有人在他墳中放入任何有生意的草木，只要一些永不發芽的枯枝就够了。在「一個土洛普的少年」最後一首中說他死前播散了花的種子，然後自己已被葬在那兒，那些花朵雖不多，將年年開在他的墓頭，並將爲孤獨的少年所佩戴。這表示他對自然與生命有同樣的愛戀，有人說詩人以花喻他的詩，當時雖無甚聲譽，將來必得贊揚，這恐怕是純粹附會之談。

「最後之歌」出版時詩人已有六十三歲了。他在自序裏說，「這幾首詩數目雖少，我也印行了它們，因爲恐怕我不會再寫出多少來了。我不再希冀有一八九五年初讓我寫了前一詩集之一大部分的連續的興奮，即使再有我也不能處理得好了。」真的，其後十幾年間，他再沒有詩作問世。這一個集子多半寫成於一八九五至一九一〇年之間，愛情離他更遙遠，他對自然的嚮往更深：

他會在死之渴想中過了半夜，

而今，他重想着死亡之前，

那播散在山陵與原野間的樂趣
很值得他去一一嘗遍。

天空從東到西地做成弓形，

世界顯得廣潤，遼遠，

雖然他最愛的女郎醒了，

從另一個人的身畔。

——「最後之歌」十六。

他不再存以自殺爲快的熱情的思想，有時竟無可奈何地安慰起自己來：

我不會有多少幸運，

啊，想到許多別的人

不會有絲毫幸運時，

也就覺到一點安心。

「最後之歌」二十八。

然而，他已經對一切失去興趣了，記憶，幻想，憂愁，苦痛，都不能讓他像從前一樣覺得心裏震動，他深知它們都是暫時的，只有「空虛是永久的」。他置身田野間的時候，看見季節更替一如往日，雲雀與杜鵑仍然唱歌，樺樹與楓樹仍然以它們的葉子染紅了秋日的山林，草原仍然放着光輝，稻束仍然在月下佇立，它們並沒有隨着詩人的心思或年歲顯出一些差異，於是他覺得自然也是淡淡冷酷的，願意把他的郊野毫不顧惜地「讓出去」。

因為自然是無情無智的，

不關心也不知道哪一個

客人的雙腳會遇到草原

又走向別處從那兒踏過，

更不在早晨露珠間問詢

那一隻腳是不是屬於我。

——「最後之歌」四十。

最後，詩人不發怨語，也沒有祈求，只與幾個伴侶在一起吹笛唱歌，以破當前的寂寞。

我們的樂趣是平凡的，

但是啊，我們已經滿足。

——「最後之歌」四十一。

霍斯曼的詩之成就是在其用字之簡潔與音律之活潑上的。在他前期的詩壇上，羅賽蒂既開以不普通的字入詩之風，後繼的人更找出一批特別生僻的字來用，而對詩歌貢獻最多的斯文本到了末期已經不能給人以準確的觀念，有的只顧及音律的齊整而過於冗長，有的字句十分糾纏。霍斯曼可以說是力免此弊的。他用字極通常，儘量把日常的語言放到詩句裏去，而其中有魔力的音樂足以使人不忍釋手，讀起來大有「清泉石上流」之感。不過他的兩本詩集在音律方面除極少數以外並沒有甚麼變化，因而不免單調。表現方面有的過於明白如話，很少留

給人以回味的餘地。這自然是他的微疵。至於他的詩的數量，許多人都叫着「可惜太少了！」似乎不關重要。量少的原因在於他下筆的謹慎，選材的嚴格，在他的詩中別人常以之爲題材的單純的景物或無意義的幻想絲毫找不到。他的「詩之名與性」（一九三三）最後幾頁有關於他寫詩的態度和寫法的自白，很值得我們注意。

他說詩之產生與其說是自動的毋寧說是被動的。說詩可以稱爲一種分泌物，無論是天然的分泌物，如松樹上的脂肪，或病態的分泌物，如蚌體內的珠子。說他雖不能像蚌那樣聰明地處理他自己所得的材料，却也是病態的，因爲他只在健康狀態不良的時候才寫得出詩來，而寫時所感受的雖有些樂趣，大部是內心的激動和枯渴。有時午餐間喝了啤酒（他覺得啤酒是腦的鎮靜藥。）他出去作兩三點鐘的下午散步。他腦中並沒有特殊的思想，只看着周圍的景物，慢慢地走下去，那時會由於一種突然的不可解的興感，腦中浮現出一兩行或一節詩來，同時也有了全篇的模糊的意念。再經過差不多一點鐘的休息，那詩的泉源又湧起來。他回到家就大略地寫在紙上，留着一些缺處，希望另一天有再生的靈感。但也有時候把詩句拿在手裏，搜索着腦子去完成它，那就很容易成爲一種煩勞的事，而且夾雜着苦惱和失望，有時候終於不成功。「一個士洛普少年」最末一首中的兩節是他正走過漢普斯泰草原的轉角時來到腦

中的，其後一字也沒有更易。吃茶點後又不很費力地引來了另一節。再有一節全詩就可以完成，但他必須自己勞苦地製作了。他前後寫了十三次，用了一年以上的工夫才安全寫定。

談泰戈爾的「黃昏之歌」

泰戈爾是最喜歡冥想的詩人，他有許多沒有原因的感情和沒有目的的渴望，他寫道：

有一片廣闊的荒野，它的名字是「心靈」；它的交錯的枝柯搖擺着黑暗。像一個嬰兒
我在他的深遠處迷路了。見「晨歌」

這表示他對於自己的心靈活動愛慕並沉溺到何等程度，而他的「黃昏之歌」最足以代表這種傾向。

一八八四年以前他的兄嫂離家遠旅的時候，他們三樓的房間和陽台都留給他，他便過起孤

獨的日子來，而他寫詩的態度忽然改變了。從前他寫詩是要取悅某些人的，常以那些人的詩的趣味爲標準。現在他可以完全自由了。他用一塊石板寫詩。從前他用稿本的時候總不免有一種與別的詩人競美之意，而一塊石板是顯然適合於一時的心情的。它似乎對他說道，「不要怕，你想寫什麼就寫甚麼吧，擦一下就全掉了！」於是他非常高興地寫起來。他的心靈說道，「好容易我所寫的都是我自己的了！」這並不是他的驕傲。父母對於第一個孩子的高興不在於孩子的相貌如何，乃在於它完全是他們自己的。如此，泰戈爾達到了快樂的高潮，以致對詩的首節也不太拘執了，他的自由詩似乎打破了規律。同時却也造成了獨有的規律。他把那些詩念給他的友人巴布聽，得到了無限驚奇和讚賞。他自信力漸漸增長起來，覺得從前完全是在別的地方白白尋覓自己內心所有的東西，覺得如同從束縛的夢中醒來一樣。這是泰戈爾的詩人生涯中最可紀念的時期。他自認「黃昏之歌」裡的詩都是粗製濫作的，無論在首節文字和思想方面，惟一的好處便是純真，即使詩篇沒甚麼價值，寫作時的樂趣是值得珍貴的。

「黃昏之歌」這一部散文詩集在形式上雖不十分整齊，想像的豐富和魔力却無人可及。詩集出版不久，泰戈爾有一天去參加朋友的婚禮，有些人正在給號稱「孟加拉的斯科特」的一位詩

人加花環，那位詩人却接過花環來套在泰戈爾的頸上，對主人說道，「你沒念過他的『黃昏之歌』麼？那第一篇詩（指『呼召』）就比英國詩人科林斯的『黃昏頌』還好。」——

黃昏之靈啊！

獨坐在無涯的天空下！把世界抱在你的膝頭，散開你蓬鬆的鬢髮，俯視着它，你的臉充滿了愛，充滿了嬌美，極其輕柔，極其輕柔，啊！你低語的是甚麼呢，你對自己吟哦的是甚麼歌子呢，當你睇視着世界的臉的時候？

一天又一天我聽過那些字句，而今天我不了解。一天又一天我聽過那些歌吟，而我未曾學會。只有沉睡壓倒了我的眼簾，思想的負載壓迫着我的靈魂。然而：在我的心之深處：更深些，更更深些，在它的核心：有一個語聲和你的語聲相應答。一個從我不知道的鄉土來的爲世人遺棄的流亡者在和你同聲歌唱。黃昏之靈啊，似乎是你自己的鄉土的一個隣人，一個居民，幾乎是一個弟兄，在我的靈魂的異邦失了路，他徘徊着哭泣着。聽見你的語聲，似乎他聽見故國的歌，而忽然他從遠方應答了，他張開了他的心。他向四周窺探：像是尋覓你，他徘徊，不安而且急切！好像是他叫着你的名字！好像是

千萬種記憶爲那個歌吟所喚醒。好像是他曾住在彼方的星辰之間，曾在那兒哭和笑。在孤寂的深夜，在那些星辰之間，他也許坐過，唱過歌；然後他睜開眼睛，看見周圍的世界。這些我想他都記得，淚便從他的眼中流下來。啊，何等的希望，何等的朋友，或竟有何等的愛情，他都遺落在那兒！他的心極願意回去找這些，却徒然地尋路。多少往昔言談的記憶，多少失去的歌吟，多少他的靈魂的歎息——赧顏的半露的愛的微笑，溫柔的愛撫，愛情的低語——啊，黃昏！都失落在你這黑暗裡！它們飄動的一群充滿了你的黑暗！它們在「永久」的平靜的心中徘徊像一個裂碎的世界的碎片。我坐在你的腳下，在這河岸上，它們便在我周圍聚集，環繞了我。也許有一個字，一段半說出來的言辭走進我的耳朵，不斷地，從世界的四角。也許有一個微笑，或一個半露的微笑，飄浮在我眼前，時而顯現，時而隱滅。一個幽靈，一個面孔的幽靈，睜視着我的面孔，然後默默地走去。啊，黃昏，有愛心的母親！一天又一天，我來到你的夢幻的膝前！你用你那有意義的裙裏起來我的靈魂，你引回來過去的記憶！

今天，黃昏啊，我來了。我閉了眼坐在你的黑暗中。我要唱；輕悄地，柔和地，要讓你聽一兩個歌。如果沒有人聽得見這些歌，如果這些歌失落了，黃昏啊，你千萬謹慎地

把它們藏在你的暗影中，在一個荒涼的隱秘的所在；在一切古老的歌，一切失落的笑，一切被遺忘的夢所存的地方，給它們建立一座墳墓。我深知你的愛心，黃昏啊，我深知你的愛心，我知道你會秘密地把你們的屍骸葬入土中，你會在墓上守護它們，免得有人以殘忍的嘲弄的揶揄笑它們。那兒只有溫柔的露珠會降下，輕怕的風會歎息。靜默會坐在那兒用手支着她的腮，那兒也時時有一點星辰墜地。

寫「黃昏之歌」後部時泰戈爾住在恒河畔的一所別墅裡，過着快樂得發懶思慕得發愁的日子，和流過了樹林蔭蔽的兩岸間的哀吟的水聲相應和。那孟加拉的天空，那南風，那從東到西從草原到碧空的廣闊的閒靜，對於他都像是飲食對於飢渴的人一樣。他那些河畔的可愛的日子像荷花片片地從水上飄流而去。有時候陰雨，他便獨自狂歌，天氣好時他和他的兄嫂划一隻小船，他的哥哥用提琴爲他伴奏。回來後他們坐在臨河的陽台上，寂靜籠罩了河水和陸地，船隻幾乎完全沒有了，樹木的邊際沉入暗影之中，月光便在平靜的水上閃耀起來。那所別墅的最高的屋子在一座圓塔上，周圍都有窗子。泰戈爾用它做了寫詩的所在。從那地方只看得見四面的樹頂和天空。他會有兩行詩寫道：

在那兒，雲霧安臥在無限空間的懷裡，

我爲你造起來我的屋宇，啊，詩神！

不過後部的詩作，似乎反不如前部佳勝，在夢幻的美這方面全集是一致的，而早期的充滿了狂熱和精緻，次期的畧有些單調之感，因爲泰戈爾很喜歡用排比的寫法。

憐憫是世上的風，

憐憫是日月星辰，

憐憫是世上的露，

憐憫是世上的雨水。

像一個母親的愛之河流，

正如這恒河流動着，

輕輕地對它兩岸的灣流和角落，

低語着歎息着一樣——

這純真的憐憫，

傾瀉在心頭；

減輕世上的飢渴，

它用憐憫的聲音唱歌。

憐憫是樹林的陰影，

憐憫是黎明的光芒，

憐憫是母親的眼睛，

憐憫是愛人的心思。

「黃昏」一首恐怕是後部最好的了，在這一首詩中他透出一種空氣來，他想像到一個母親和一個孩子，於是這有魔力的催眠歌成功了，讀起來恍惚覺得這些詩句向人招手。最美的是末節：

來，黃昏，輕悄地，輕悄地，來！

你的臂上挽着夢的籃子！

低誦你的迷人的言語，

織成你的夢的花環！

把它們戴在我的頭上吧！

用你的多愛的手撫慰我吧！

河水睡得沉沉的，將喃喃地唱，

一支睡中織成的年歌；

翠蟬將彈奏出單調之曲。

在「心的哀歌」中他覺得不該再爲他那朦朧的悲哀吟咏了，他責備起自己來，詩中的「籃子」便是朦朧的悲哀的化身：

在我心的傾圮的基石上，在靜靜的日午，

一隻鴿子獨坐着，唱它的唯一的歌曲，
沒有人知道它爲甚麼唱！

聽了它的悲歎，寂靜帶着低泣擴張了，

回聲也哭起來，唉，唉！

心啊！你甚麼也沒有學會，

除了這唯一的歌！

在世上千萬的樂曲中，

只呻吟着這一個！

沒有人傾聽你的歌！

他們不聽算得甚麼？

或者聽見了也沒人哭，

他們不哭算得甚麼？

休止吧，休止吧，靈魂！這麼長久

我再也聽不下去了——這支不變的歌！

這顯然地表示着詩人從非真實的幻想的世界中走出來了，他開始批判自己。覺得自己如同迷失在黑暗的森林裡，需要天光和空氣。終於他把「內在的自己」投入外面的世界，而他的心思健康起來自由起來，而「黃昏之歌」便結束了。他在他的回憶錄裡寫道：

有一天早晨我偶然站在陽台上。太陽正從多葉的樹頂中間升起來。我繼續注視的時候，忽然一個屏障似乎從我眼前落下去了，而我看見世界浸在在神奇的光輝之中，到處湧着美和快樂的波流。這光輝即刻貫穿了累積在我心上的層層的悲哀和失望，讓它充滿了宇宙之光。

談露加斯

—

「我能否看見別人的苦難，

却不去分一點憂愁？

啊，那是不可能的，

決不，決不可能。」

（見「同情學校」。）

同情是人類的天賦。用理智培養也是必要的。孩子們常常殘害鳥虫自然是只爲遊戲而不知其慘酷，也有人自己並不製造悲劇，對別人的呻吟痛苦也無動於中。這都是病態的。自己能和過得快樂的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事吧。我們不談宗教，以殘害別人爲樂或者冷淡

地看着別人受苦也是大罪。

感覺和見地超乎常人的作家，對一切有生物以及無生物必有極大的同情。現代散文家露加斯（E.V. Lucas）就是如此，他養了一隻狗，完全把它做朋友待，各處關心，甚至揣想它的心思：「我常常在一旁看它沉思。……我能夠看出來它在那兒自言自語。」（見「生命之主」。）一隻藍灰色獵狗之死讓他難過了許多日子，十分後悔帶它上了一次巴黎，因為他覺得巴黎那地方對獵狗是最不合適的。他有機會到鄉間去看各種鳥獸便快樂非常，並非由於好奇心，却是爲了它們的活躍可喜。他遇見水獺，獾，和魚鷹便感謝上天，說魚鷹是天使，能看見兩次實在有福了。

但他也見過悲劇。有一次在花園裏他守着兩個正在建築的鳥巢，一個是畫眉的，一個是長尾山雀的。畫眉又靜默又秘密，山雀運輪青苔和鳥羽却不避人，十天之後兩個鳥巢都成功了，一個在黃楊樹上，一個在籬笆上，而且不久裏面都生了卵。幾天之後，他發現山雀的巢沒有了，去看畫眉的巢時更驚訝起來，它已經落在黃楊樹下面，破碎了，一隻雛鳥死在一旁。他知道山雀的巢必是被村裏的孩子們偷去了，後來又聽人說畫眉的巢受了貓的毀害。他痛惜鳥的建築和雛鳥，更難過的是他沒能給它們一點忠告，因爲畫眉生卵後見了過路人也不知

這沉默，而山雀沒留心那籬笆正在道旁，而且它的巢在顏色方面和周圍的東西大不相同。他很懷疑爲甚麼上天忘記了給它們這種知識。「那些可怕的孩子們，」他想着，將來不免「入伍從軍，總有一天倒在戰場上，槍彈穿了胸。」那隻可恨的貓「到夜間也得落在陷阱裏」。（見「鳥及其敵人」。）對於孩子們他沒有辦法，對於他那隻也捉弄過小兔子的貓覺得極其失望，說實在厭倦貓了，「因爲有貓的地方就有死亡，因爲你不能又有貓又有鳥，我說貓一定不能要。」從此他恨起他的伯賓來，終於她竟落在井裏死了。

這些悲劇最初使他煩惱，後來也就相信了神秘的不可避免的命運，他雖無力加以改變，對各種小動物却更關切憐憫起來。在他的朋友比南那斯的花園裏。見了那位鳥的恩人養在煙匣裏的十三隻小雀苗，他即刻想到它們的「生命」：「一兩天之內都要飛了，從僅有一個銀幣大的小孔到這危險的世界上來，有貓，有鷹，有箭和槍。願它們生活長久！」（見「比南那斯和弗洛芬那」。）

他願意去保護一切孤獨的和幼小的，雖然事實上不可能，他並沒有因之退後。一個初夏的禮拜日早晨，他在平原上松林裏散步，忽然看見近處樹枝上有一隻小鳥，目不轉睛地望着他。那是村人常去的地方，他扔下它有些不放心，便決心帶它回家。小鳥並沒有拒絕，他覺得那

是因爲它初次見人的緣故。普通的鳥總要逃避，他深恨造成這種情形的獵人。他說養雞養鴨的人更可恨，和它們裝做朋友，最後却殺了它們。

那麼，他贊成把鳥喂養在籠裏永不殺害麼？當然不。在「丹農雪鳥的前驅者」一篇，中說到他和一位同伴出城，路過一家小店，店主是個醜女人。他聽見痛苦的鳥叫和撲翼聲，原來是一隻可憐的金翅鳥在籠裏拚命掙扎。他想把籠子移到蔭涼之處，那女人不許。等她剛剛走開，他就開了籠門讓那鳥兒高飛而去了，他們也就此逃走。

露加斯對小動物如此，對人類也如此。讀了他的散文，我們就會看見他對各種人談話，有無限的熟習，親密，自我的忘記和誠懇的關注。墓園中的老人，丘陵上的牧者，鄰近的農夫，都是他常常訪問的。

在公共僕役中，他最關心飯館的侍者。「他們怎麼過長少的餘暇？他們的趣味和嗜好是甚麼？他們把制服以外的衣服放在甚麼地方，家裏或者飯館裏？他們甚麼時候吃飯？他們的飯量好不好？」（「侍者和經理」。）除此以外，他還想到外國來的侍者，覺得他們留在倫敦是一種流配，很替他們害該鄉病。

在一個小城外的碼頭上，他問一個水手關於走私的事，擔心那事情的不妥當，水手却用安

慰的聲調說，「走私不要緊，我說。」然後把秘法告訴了他。又有一次他在車站等候快車，因為時間還早，他注意到一行出租汽車最前面的車夫，所趕的却是一輛長不流行的四輪馬車。這老人似乎早已是車夫，那些汽車夫則看不出來從前做甚麼以及從何處來的。他看着老人招呼每一個乘客都受了拒絕直到站台空盪的時候，就去問他怎樣賺錢。老人說靠着人們對他和他的老馬的憐憫，也靠着寧願意坐慢車的愛人們，不過今天不湊巧了。火車到了，露加斯離開他時還說着，「現在仍然是春天，是愛人們的好日子，不要失望啊。」（見「人情」。）

二

露加斯對事物物都有特殊的留心，這就做了他的散文不竭的泉源。他對一切有熱誠的友好，我們很難看出代表他的性格的他的特殊趣味何在。但他並不是平凡的人，不過比起個性太強的人更有理性一點更隨便一點。最普通的事物也能引起他的興趣，而那興趣比別人深得多，這就是說他的天才讓他從黃昏中發現光輝，從枯燥的顏色中發現美，用獨有的見識去觀察一件東西而與之造成新的關係。人們讚賞偉大的建築家，而他愛素樸的古城；人們捨棄了不合時的東西，而他珍視它們，因為它們也曾有用過，甚至有新東西所不及之點。他所賞識

的小市鎮上只有一條又長又狹窄的街，和一個古老的碼頭。那條無名的街道仍然是喬治式的，有老船家，商人和私運手。「我喜歡它的窗格，讓牆壁映得發紅，現在的建築家怕不能給我們了；我喜歡它的方形老虎窗，門上的扇形窗，石階，門環，窗帘，……我最喜歡的是它的救濟院，已經有五百歲了。」（見「一個喬治式的市鎮」。）

但倫敦和這小市鎮不同，古倫敦改變得太快真令人驚訝。露加斯對那些古倫敦的愛好者忠告道：「你們必須趕快一點，因為一切都反對你們——時間和物質反對你們，人類和他們所謂文明和進化也反對你們。」（見「隱沒的倫敦」。）所以他自己也忙起來，他跑到克羅司市場又到市墟旅店只爲觀賞「高尚的喬治式景象」，也去訪勃利克方場，哥德斯米斯和塞克利先後住過的宅舍仍然留在那兒。……他那樣地熱心，對「衰殘」這生命之定律有何等深切的了解。地方議會，工人，機器師都是他覺得可怕的，尤其是機器師，他們讓風車廢而不用，這在露加斯看來是英國最重大的損失，因為風車既美麗又浪漫，它的聲音是自然的，充滿了生氣，是一個自願爲人服務的動物。看着僅存的幾座殘敗的風車，他多麼想念它們昔日的風光。

有對古物的愛好也會有對自然的愛好。他不顧物質上的享受，只求得到自然的賜予。他常

常期盼着有一點閒暇，在河畔讀書，後來他果然到鄉間去如願以償了，那地方充滿花香，常有孔雀蝶落在他的書頁上。

散步也是他最喜愛的。「有一根好手杖，沒有事情做，沒有顧慮，不想到明天，一双好靴子，一個够用的錢袋，一個輕行囊，一件雨衣，在荒野的鄉間，別無目的，只去走自己所愛走的小道，直到天黑。……真的，這是理想的幸福。」（見「小道及手杖」。）

他在日常生活中也頗有樂趣。喜歡喝陳麥酒和只泡一次的茶。早晨不起床，「就誤了早飯是很自然的，人在直覺上不會以為錯誤。」於是他作歌道：

一 看見紅色的晨光，

不要起來，且停在牀上；

看見灰白的曙色，

睡眠更是最好不過。」

對於氣味他頗有特殊的欣賞。他最愛好的是野薔薇和宜母子的花香，搗碎的鳳尾草和胡桃

葉，新劈開的樹木，熟蘋果，牛奶場，八月雨後的土地。

三

露加斯的生活態度是聽從天命而儘量享受一切的，對人則完全忘記自己，與之相交，自然他不會處處拘執嚴肅。他的天才的幽默常常不自覺地表現出來，有時是輕巧的，引人欲笑，也有時轉爲奇妙的狂想，不但給人以暢快之感，更使人走入非人間的仙國。

我們的散文家用了二十家分鐘之久的時間窺視一隻老鼠，覺得它是一個完好美麗的動物，尤其讚美它行動的迅速。他寫道，一小孩子見了老鼠總叫它「小耗子」——像是將來會長大起來的。那廚房裏最年老的妾爲者，衰弱而多白髮，精通剽掠，幾百少年破壞者的曾祖父，對於孩子們却是「親愛的小耗子」。它一聽見會怎樣鬚鬚而笑呢！〔見「鄉居雜記」。〕

在第一篇散文裏他講到十七世紀有一個人深恨啄了他的蘋果樹芽的鳥而決意要殺死它的故事。露加斯也有一次發現他的櫻草每一個花蕊都被剪下去了，他相信那是烏鴉所爲。「同樣地，我也要告發用鳥喙之劍毀滅了最美麗的花蕊的那隻烏鴉：『一隻胆大的黑鶩。它割去我的櫻草花的頭。把它斬首吧。』然而我願意麼？多半不吧。〔見烏及共敵人。〕」

在「六月的倫敦」中，他對六月加以最美的讚辭，因為他覺得六月是完美的。六月產生莓果和櫻桃，六月有蘆筍，香甘諸和醋栗莓，一個時期的六月天令人享受最陶醉的快樂。六月使倫敦秀美動人。他說不會在六月裏自殺，「大半得在一月，春天實在甚遠。消息的時候。」

露加斯在文字上和談話都表示出來他的幽默，雖然他並不好多談話。他願意聽人們說自己的故事，到他應該開口的時候，他決不發表甚麼嚴厲的意見，而且是輕輕地提醒一下。有一次他和一個以慈善名義捐款的人談話，那個人覺得大家不喜歡拿出錢來都是因為自信明天不會死的緣故，否則必然大量施捨的，於是他作了一隻歌預備唱給大家聽，開頭是

「倫敦有這樣紛亂的街市，

誰敢打算一點鐘以後的事，

.....

在這摩托車疾轉的世界裏，

誰能說這一條性命屬自己？」

然後是，

「這件事實際上我敢說得準，
過一會，在疏忽的街道中間，
無論你們誰正在安然回家，
很可能地遇見意外的災難；
你，也許是你，也許是你，先生，
誰也不敢說，不過我很知道：
這大半是最後的一個機會
把你的恩惠施散給苦同胞。」

最末的合唱是

「人在明天就要死亡的時候，

對我們的慈善事業之推進，

對愁苦的人們神聖的呼求，

他應當負起多麼大的責任！」

（見「調濟之歌」。）

這歌的內容自然是可笑的。那位作者向露加斯道，「你以爲如何？」我們的散文家答道，「我覺得可以試用。我覺得你應該找一個製曲的人。」

在旅行歸來的路上，露加斯的朋友做了司機，他把喇叭按了又按，前面的牛羣總不肯離開。他說一個司機實在需要一種風琴似的東西，帶着節音器，假如想趕開牛，就做出狗吠的聲音來，若有雞鴨鵝路，就做出狐狸的叫聲來。露加斯說道，「若遇見狐狸呢，做出一羣獵狗的聲音來。」然後他們又談到路上的步行人，司機先生說那些不喜歡汽車的人們極其遲慢地橫過道路讓你不得不減低速度，也需要恫嚇他們一下，露加斯道，「何不帶一把手鎗，那恐怕是最簡單的方法」（見「車笛」。）

有幾篇散文只造出來幽默的空氣或者講可笑的故事，在這兒不必細談了。最動人的還是他

的奇妙的狂想，在什物或小動物的人格化上表現得恰到好處。它們喃喃訴語，又哀婉又動情。露加斯失去的手杖和它的新主人說着對舊主人的懷念，結尾是這幾句：「我曾預期着將來有一個時候，我的主人的手壓在我的頭上一天比一天重，我支持起他來是一種特權，因服役而強壯。以後……唉，以後無論誰要我都可以，因為我真是被遺棄了。……所以，我的新佔有者，——我不能稱呼您『主人』；那一位才是我的主人。——難道您不肯把我送回俱樂部交給那門房麼，他等了我好幾個禮拜了。因為您實在並不喜歡我像喜歡您的舊手杖一樣——」否則即便您喜歡我您也不算識貨——您的舊手杖也正在憔悴着呢。」（見「失去的手杖」。）

露加斯的長毛小狗曾自述秘密，它說道，「你看我從前多幸福，只有一隻獨養狗才能那麼幸福。……我們多麼不希望生活上的波折！有一天我的主人晚間回來了，像平時一樣，不過帶了一隻籃子。魚吧，我想着，並不動心；貓食，不然也許是水果子，那就更沒意思也未可知。可惜我完全錯了，因為他從這籃子裏取出來一隻黑毛的小動物。——我看出那是阿伯德種小獵狗，我從來不喜歡那一種。」於是這長毛小狗一天比一天脾氣壞起來，大為煩惱，直到那獵狗死的時候。「當然，人必得裝出憂愁的樣子來，不過，天狼星知道，我心裏多麼高興啊！」（見「供狀」。）然後它又供認怎樣把主人的恩惠引到僕役身上因之離開了另一隻狗。露加

斯的狗似乎比人類還懂得嫉妒和詭計。

四

寫文章最不可少的是真實。一個散文作家可以有一千種寫法，誇張也好，取材於別人也好，純想像也好，這裏面仍然有真實。換句話說，作者不應該爲取得大家的歡心而不忠於自己的思想。因此真正的作家一經提筆，便完全忘記和自己作品無關的外面的世界。一個作家，或者單說一個散文家，可以說和小孩子一樣，喃喃不絕地對每個人講說心思，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因爲他只爲表現自己，話說出來就完事了。人提筆時若始終保持着這種天真，雖不一定成爲偉大的散文家，至少是真實的散文家。露加斯在他的散文裏所表現的天真實在不下於他的幽默。幽默是有意做出來的，天真則在不知不覺中顯露出來。

他喜歡那種叫做釣魚郎的水鳥，但不能常見，他這樣敘述時沉覺得沈悶麼：「我記得一八八四年在科茲看見過一隻；一八八九年在阿賓敦又看見過一隻；一八九〇年在勃佛橋，一八九四年在利屋和赫斯勒中間的流域，看見第三隻和第四隻。這是總數——在悠長而怠惰的生涯裏只見過四隻釣魚郎。」（見「珍奇談」。）

他的貓害死了鳥，你覺得他這問題有些發傻麼？「貓是喂養得很好的，而且可以隨便捉老鼠，爲甚麼還要吃空中的鳥呢？」（見「鳥及其敵人」。）

他講述下面的故事你覺得他可笑麼！有一天他正坐在屋裏，聽見一種神秘的聲音，最後發覺了那聲音唧唧地、啾啾地在壁爐裏響，他等待着，直到那隻鳥飛了出來落在最高的一行書籍上，是一隻椋鳥。他即刻想到美國大詩人愛倫坡及其名詩「烏鴉」也想到他的一位英國朋友曾得到鴿子的訪問，於是他很惋惜自己命運不佳，因爲椋鳥是最不能動人最沒有詩意的。（見「一個非常的早晨」。）

在「談守時刻」一篇裏，他說自己總是守時刻並引以爲榮的，但臨近一九一八年末他開始懷疑起來，現代的環境，比如說，擁擠的火車和公共汽車，就使人不能絕對守約。步行似乎好一點，他又不願意浪費寶貴的時間。而且他常有許多約定，假如有幾處別人延長了時間，他也只得十分焦心地等待着。他寫道：「永遠不誤事也有時候危險，守時刻雖然表面上很好，却斷送過許多性命。我的一位親戚帶着她的女兒打算到海峽島上去過休假日。雇好了馬車而車夫失信了，後來他不停地鞭着馬跑過倫敦，正好沒趕上火車。第二天却聽說到海峽島去的隻遇難沉沒了。」

露加斯的天真不但在談話上，在行爲上也充分表現着。有一次他的朋友給他一份「幸運的連鎖」看，問他應該怎麼處置，因爲他忙得沒工夫抄，而不抄又要走厄運，露加斯回答說假如不信那東西就可以把它扔掉，他的朋友說不敢。第二天早晨他就接到朋友手抄的一份，他步近廢紙筐三次又退回來三次，他覺得如果把它毀了，便間接破壞了別人的幸運，於是他把「連鎖」上面的名字抄了下來。

還有一次，他遇見一個掃除烟突的老人對人們的不守古俗覺得惋惜，並告訴他每遇見掃烟突的人就投一個吻，必有好運。露加斯問道，「你真能給別人好運麼？你有甚麼證明麼？假如有一個掃烟突人正巧住在對門，不能不常見，那算不算呢？」雖然如此，等那老人走開之後，他四圍望了一望，知道沒人注意他，他偷偷地投了一個吻。（見「掃烟突人」。）

他也替渡船夫設想，覺得他必厭倦了河上生活，因爲他永不能離開那隻船，而且境况艱苦，將來也不一定有人給他一筆遺產。露加斯是很喜歡和人交往的，因此他覺得渡船夫最難以忍受的是和那些渡客在一起的時間太短。「許多生客從廣大的世界到船上來，年青的或年老的，醜陋的或美麗的，熱情的或多愁的——無論渡船夫怎樣願意和他們長說，船剛剛到對岸，他們就走開了！」（見「渡船夫」。）

五

人類的生活雖似乎千變萬化的，其實並不十分神秘。只要對之有深切的了解，你就會覺得它單簡狹小。青年人對生命大半缺乏認識，他有憂有樂，但憂樂過去之後留不下甚麼痕跡，這就是說，他還不能因此學一個哲人去深思一下。他又熱情又奢望，若遇見艱苦便歸罪於社會並想做一個改革者。這並非了解人生，只是對自己的工作或目的有前進的毅力。等到他的熱情淡下去經驗堆積起來的時候，他方會想到生命的短促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人爲甚麼要生活，世界爲甚麼存在，這是每人覺得難以解答的問題。人既無法知道宇宙的神秘，只得去研究靈魂的永生，研究再失敗之後，只得儘量在實生活中尋快樂。人類有極強的求生慾，同時又確知死亡是一種整個的絕滅，只有不想到死是避免憂鬱的好方法。工作使人忘記，或者說可以轉移心思。有工作的人都是不知不覺地欺騙了自己，然而正因如此他們才快樂安寧。

露加斯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他儘量不往遠處想，並沒法撫慰自己，讓自己相信人生頗有意義。他總是對小事有興趣，決不自尋煩惱，因而造成了他的宿命論。

他是否也感覺到生命的短促呢？在收入博物院裏他注視着一幅圖畫，那只是一種紀念品。

但做爲人生的證件看它是極寶貴的；表現時間的急流或時間的變化，再沒有比它更動人的了。」「時時地，眼光所到的畫面上活躍地顯示出過去的死亡。」

想到時間只因爲生命是有期限的。露加斯也曾受「年歲」的恐嚇。有一次他正在和他的老朋友談天說笑，有敲門的聲音進，來的是幾個「孩子」，因爲他以爲他們仍然和十八年前一樣，「但現在，沒有孩子了，却是一位青年和一位小姐，有銳利而明敏的眼睛，泰而憤世的人生觀，還有一種譏嘲的幽默，比起我們來正如酒乳之不同。忽然我明白我已經變老了；我的手憔悴，我的頭髮蒼白。一切都完了。」（見「敲門」。）於是他想着那「一代少年人」已經無處尋覓，當代的詩人們也老了或中年了，那昔日最勝任的旅人現在抱怨自己的遲鈍了；他覺得到處青年代替了老人。「敲門者永不會停止啊。」

這樣，露加斯銳敏地感到生死的問題。他認爲十分嚴重，因年歲而不安或者沉思來世麼？他不曾；偶然遇到這個惱人的問題，他趕快躲開了。「默想自己的死亡是不習慣的。我們沒達到某種年齡的時候總覺得我們能够永生，知道這是誤謬之後，我們就儘可能地避免或者完全避免這問題。就我自己說，我敢說我很少想它，直到現在我的筆大胆地把它引來，我很快地又會忘記了。」（見「遺言」。）

他躲開這問題已經够聰明，忘記了他更幸福。他所以能如此只在於他能够深入人生，嘗味人生，而且設法使之可喜。他先使自己儘量安於新的命運，因此到老年時也不致懷想過去的光輝而覺得煩惱。然後再以目前的生活爲樂，畧有一點舒適就覺得感謝。露加斯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也能找到快樂，他說睡眠就是大福，他也許是從那位賣花女人學來的。

「天這麼冷天這麼潮濕，」我問她，「生活還有意思麼？」

「當然，」她回答說，「難道沒有夜間麼？」

他說他必須記住她的話，也許其後他更深地領畧了睡眠之福。對於愁苦的，不幸的，艱難的，厭世的人們恐怕更需要。惟有睡眠是最平安的，而且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最多。

除了身體上的安適之外，精神上的安適也極其重要。露加斯所讚美的人是喬治，馬林那，一個老農夫，他無所希冀，也永沒有失望，相信自己沒有權利享受榮華，只安心做一個土地的耕耘者。有一次露加斯遇見昔日和他開茶館玩的女孩子，她告訴他說她已經結婚了丈夫正是十年前那只開了一天的茶館的顧客之一。他覺得這結合完全是命運造成的。

此外，露加斯很相信命運的報償，類似東方的因果觀念。他爲鳥兒的橫死悲悼，却又想到它們必然吃過許多珍愛生命的虫兒了。關於社會上貧富的不平他在「或然」一文中寫道：

富者永沒有金錢上的憂愁，
飢餓之苦痛離開他們遠去，
悅人的清潔永遠是他們的，
並有實現每種奇想的工具。

貧者的命運多麼限制嚴格，
他們理解的世界多麼狹鄙，
讓大志在小茅屋中餓倒，
直到臨終還對人舉手爲禮。

這差別如何均衡起來？也許，

命運之神給奴隸們的慰安，
和治療環境之傷的妙藥是：
貧者在墳墓中臥得最溫暖。

談白·洛克

「我特別願意指給你看的是，」魔王說，「一個沒穿外衣的人，坐在他的轉椅上拚命地守着明天要在『晨報』登出來的東西。」

「唔，」那學生說，「那有甚麼關係呢？」

「你能猜出來他寫的是甚麼嗎？」魔王問。

「我可實在不能，」學生說。

「那是一串談論別人的弱點跟傻人事的諷刺文——他可又是個新聞記者！」（二）

白洛克這樣描寫着他自己，不錯，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諷刺家，他憤世嫉俗，不滿意現狀。

會，他反對資本主義，同時也反對社會主義，因為他是天主教徒，又有特殊的歷史癖，他憧憬着過去的黃金時代，而現代人的思想和行為顯然並不是向着復古的道路去走的，當然，現代人有許多愚蠢可笑和誇張過度的地方，白洛克所看見的只有這一點，因而他譏刺他們是對的，他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單純而成實。不過他始終走在一條狹路裏，這是他的悲哀，雖然他自己也許不覺得。在他的文字裡，在嘲諷的背後，隱藏着多少憂鬱的氣分。對人生他實在是悲觀的，無論他多麼闊達地自求解脫。這正和他的終生好友柴斯特登相反。我們稱他爲現代的 *Rabelais* 不如稱他爲現代的 *Cervantes*。

在讚美舊的好處鄙棄新的壞處這一點上白洛克是和 *Chererton* 十分相同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值得我們深思。他愛好古城市，古房屋，和曲折的街道。「爲甚麼他們折毀了廢棄了曲折的街道呢。我真不知道，它們是我的歡喜，對活着的人又沒害處。比較富有的國家每天拆毀着他們的國都或大城裡的這一條或那一條曲街，他們不知道爲甚麼做這事；我也不知道。因爲，你要留心，曲折的街道滿載着人類的經驗而且生動地表現着人類所有的機緣，苦難，期望，家居生活和奇特的事物。」(11)「每一個後面有文明背景的人，也就是說，每一個生來有爲歷史所教養的公民身分的人，都認識，愛好，願意住，也回到，古老的城市。」

(三)古老的房屋之逐漸變更給他一種震駭和對比的痛苦，不但傷害他的記憶，也讓他認識了無法逃避的現世界，而這現世界正是讓他失望的。「你跟我都是獵人和漫遊歌人的子孫，從我們的兒童時代起再沒有比站在林中空地上對着孤寂的天空或者找到了向西的荒涼的黃昏海濱更讓我們高興的了。」(四)他覺得當前的世界過於喧囂，紛亂，更重要的是醜惡，卑下。他不讀現代人的著作，因為「他們讓我慚愧。……他們會推斷他們完全不懂的東西，人類學，地質學，生物形態學，以及所有的『學』，除了終局原因學，還有(當然的)神學(也就快了——別忙)。然後他們會寫新的推斷推翻了舊的，然後又有了更新的，而這些推斷之中每一個都是唱出來作爲最後的定理的。」(五)他專恨大家濫用的「Scientific」這個字。我們無論誰一看見「Scientific」字樣，就小心點吧。這是一個公告牌。像他們立在馬路上警告汽車司機臨近十字路的那些鮮明的大標記之一。這是危險的標記，讓我們留神傻瓜。」(六)此外，現代新聞紙，現代廣告，現代藝術品，總之凡現代生活，現代趣味，都被他旁敲側擊地嘲諷了一個够。他相信現社會爲一種永久的疾病所壓迫，只有富人們可以製造法律，因而他對於富人們深惡痛絕，處處譏笑。他稱重利盤剝的富人爲「真正的現代公民」，說他們出遊是從這個地獄到那個地獄」，他寫富人大吃其苦的故事，寫富人忽然著書交書店刊印結果賠了

二百四十一鎊十七先令四便士半的故事，甚至盛氣凌人的富人的聽着們他也爲文以報；他那些由 Satire 變爲 irony 的文章更有味：「談交結偉人」（他說偉人即富人）「給門下客的公開信」，真可惜全文太長又句句美妙因而不能在這兒抄引幾段。我們先念一點「給一個青年的忠告」吧：「你生來跟我的身分一樣，也就是說，生在過於有教養而沒有一文錢的中等階級。——我們先談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吧，那就是錢。假如你還沒領會金錢萬能這個真理，不久你就知道了。這年頭沒錢你連一個自由人也當不了；沒錢你不能隨自己的便，你是個固定的奴僕，不然，假如你不接受這個境況，你就是個叛徒，要受叛徒的痛苦。所以你也許以爲比金錢有點高尚的東西——文化或者趣味，你熟習的朋友們的論調，必要的閒暇，喜好，每一種旅行和經歷——都以金錢爲第一必需品。更重要得多的只有金錢讓你受你的同類的尊敬。有人說得好，一個人對他同伴的地位取決於三個原則，都是依金錢而定的；（一）他跟多少錢有關係；（二）家庭有錢的時期多麼長；（三）將來可能有錢的時期多麼長。更要緊的是，金錢是你自重的基礎，沒有錢人的生活就陷入不可補救的苦難了。這年頭無所謂驕傲的貧窮生活。」以下寫到變爲小康的方法：娶一個有錢的寡婦，諂媚富人，接受侮辱。好了，別再念那篇令人苦笑的「談窮」了。

對於那些把田原和森林都佔據住的富人應該怎樣呢？白洛克的小老人——歷史的化身——說道，「時間會把他們都壓倒的！他們的柵欄必在茅屋的爐邊焚毀，他們的子孫必回到侍從的地位，像他們的祖先一樣。」（七）這是無可奈何的想法，而且人的生命太短促了。對於不喜歡新舊更迭的白洛克，蛻蟬朝暮之感異常深切。「世界變得這麼快乃至青年人也逃不開變遷的圍困麼？這麼說起來，世上的人就一半快樂的也沒有了。」（八）他這樣歎息着。他守到「青春」走開了，帶着沉重的包裹，裡面有對女人的愛情，有疏忽和無名的神秘，還有睡眠，還有大笑，還有詩歌。寫到一個少年向一個年長的人求生活上的指教，那年長的人不肯明說生活是無意義的，於是少年憤憤而去。也寫到人的擔負隨着年歲增加，終至不堪其苦而發瘋。白洛克用以慰藉自己並慰藉別人的是以生命的短促和自然的歸宿爲樂。「爲甚麼這麼不高興呢，我的少男，或者我的少女（按情形說）爲甚麼這麼心裡憂鬱？你不早知道你也必得有個盡頭麼？羣山必然要頹壞，河流也必隨着多塵土的歲月的進行而流得遲緩，終於消失在荒涼的沙漠裡；在永世中連穹蒼都變老了。可是罪惡有窮，惡人遭報。請安心。」（九）「無」有那麼尊嚴高尚之處以致想到了「無」便覺得恍惚銷魂。人類經過一生的奮力最後得到的，而且非此不能滿足人類願望的，不是「無」麼？那麼多種分析的結果，哲學的定論，和追求真理

的目的，不是「無所麼？爲當代偉大人物所依據的我們的現代信條的實質，也可以說他們理解的最高點，不是「無所麼？」無所實在周圍一切的總體和意義！」（一〇）我們看見了白洛克徹底的富達，裡面却夾雜着無名的惆悵。這煩憂的世界始終不是他的，他要的是羣山，大海，濤音之外的寂靜，和暮色漸濃的黃昏，他要的是沒有籬柵也沒有人跡的山谷和草原，長草和叢林，陽光和鳥聲，在那兒他可以無所思慮，也不爲記憶所苦，只有遙遠而柔和的回響。

Amen, amen。

在他的書頁上我們聽得見白洛克的響亮的談話，像急流的泉水，充滿了奔放的力，而沒有喧噪之感。我們樂於聽他高聲說下去，喜歡他的豐富無盡的談資。他有非人所能及的敏捷奇妙的思想，廣大的年代和地域的知識。他的文集裡有對話，有書信，有寓言，有故事，有評論，也有純粹的散文。專就散文說自然不該體裁這麼多，不過這是因爲他有一支好「小筆」他不願意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守規矩。就在一篇文章裡他也真愛跑題，引用一句 Chesterfield 順便談起他的書信的價值來，由 [Tunhin Kable] 這個字說到一個老人聽錯了字的故事，由接到一封信而說起來賤價的酒未必不好喝，不過白洛克自己說得好，說他得意的是離了題還會回來，如同澳洲土人的「飛去來」(boomerang) 一樣，投了出去必飛回原處。況且只要

值得說，雖是閒話也無妨吧。蘭姆的「古磁器」就是一個大人的「跑題」。我們且看白洛克「談茶」的「跑題」吧：

「我做小孩子的時候——」

「甚麼樣的字句！甚麼樣的記憶！啊！Noctes Coenaeque Deum！這麼說起來，人真是有所滅亡麼？信這個便違背正確的宗教，可是世界讓人這麼想。羣山在那兒。我寫的時候看得見它們。它們像雲霧或牆壁，會讓我十六歲那年有了尊嚴。河也在那兒，仍然從我門外那草原旁流過；所以，假如有甚麼消逝的東西，失掉了它的是我。」

「實在有些東西減縮了（教士們和西方傳統不許我說靈魂會滅亡），實在有些東西減縮了——甚麼？啊，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也沒有任何人當面認識它或者在今生把它捉住了，可是這感覺和影響——咳！尤其是『它』的記憶，都在『我做小孩子的時候』這幾個字裡面假如我在無論甚麼文件上，甚至在一封律師的信裡，再寫這幾個字而不立刻加上一套雄壯奔放的插話，願那七個司感覺的魔鬼把他們給我的快樂之最後的殘餘也拿走。」

(一) 見「魔王」。

(二) 見「談曲折的街道」。

(三) 見「談古城」。

(四) 見「談鐵路及其他」。

(五) 見「談不讀書」。

(六) 見「談『Scientific』」。

(七) 見「小老人」。

(八) 見「少年人」。

(九) 見「談終」。

(一〇) 見「談無」。

憶 克 木

幾年前，秋天，我住在大學宿舍裏。夜間不喜歡念書，也不願出去找人，常常自己守着薄暗的燈火作一些默想。有時候讀幾章小詩，那時候我已經喜歡德拉梅爾和勞倫斯了。中國的新

詩則剛算是開展了它的新形式，儘量脫去脚韻和字數行數的束縛，與世界新詩形式取同一動向了。做了先導者的無疑地是戴望舒先生，同時「現代」雜誌供給許多篇幅來刊載那些新印象派或新象徵派的詩作。然而詩人却十分稀少，似乎每期常見的只有陳江帆李心若這兩個名字。某一夜，我在「現代」上見了金克木的詩。生疏的作者，凝鍊的詩篇。那題目是「古意」，字句已經完全遺忘了。我對這詩壇新人起了一些微微的遙望之情。過幾天，一位同學告訴我說有人願意見我，問甚麼時候有工夫，那位客人正是「古意」的作者。

有了主客三人的我的小屋裡燈光亮了，語聲也繁密起來。我初相識的詩人是一個身材不高，眼睛和嘴唇充分露着捷才的青年。十分健談，毫無倦意。不過我們所談的例只是一些眼前的閒話，關於學校和這大城的，連他是從故鄉安徽流浪到這兒來的話也沒有提到。他說了來找我的原因，說他兩年前在一個朋友處見了我的文稿，那位朋友認識一個報紙副刊編輯，副刊停了，編輯聽從請求把打算燒毀的存稿送了人，我的「北地書簡」也在其中。說他讀後願意見我一見我，可是照稿末的地址到「東方公寓」去問，知道我已經搬走沒有消息了。說就那樣地延擱下去，直到偶然從我的同學口中聽說了我的名字。

第二個晚上他又來敲門了。我們很快的談笑而，毫無阻礙拘束。為了許多關於文藝思潮，

寫作技術，和詩歌的新形式及內容的話。因為我把自己的小文給他看請他批評，他就把他的詩歌和散文帶了來，說是「投桃報李」。那些散文寫得明快犀利，文如其人，論文雜感居多，都是從他和一個朋友合辦的週刊上剪下來的。詩歌則是珍貴的手稿，達到輕靈自然的最高點，這特色一直在近三四年的詩人之羣中露着頭角，無人可及。

他來北平，沒有錢也沒有職業，冷天穿一件寬大的袍子，暖天一件淡青大褂，十分樸素。因為以法文爲學，寄居在小石作邵可侶教授家裏，每天一半讀書，一半訪友，見了人總是愉快自如，沒有一點爲貧苦所影響的表現。我到現在才知道這幾乎是人所不能的事。貧苦壓倒了多少友人，只有克木始終保持着他的笑傲的風趣。而且，他並不是優遊卒歲的，他寫詩，譯文，熱心地參加邵先生的法文座談會和朱孟實先生的新詩座談會，而某一個下午，他又去找我商量一起到大學課室裡去聽德文了。同時，因爲不肯整天地蝨居，他認識了許多知識層的朋友，那相熟的程度就是快得可驚。宿舍院裡和街路上常有對他招呼而立談的，連邵先生時時也作東請他吃飯。這麼一個與世相投的人，這麼一個世界主義者，却能潛心默想，以文學上最高形式的詩歌爲表現心思的工具，真可以說是兩重人性之神祕的複合了。

到年終，他已經寫成了他的「永夜輯」、「美人輯」和「緣木輯」。「緣木」只是有求不

得之意，並非如商壽先生所說的一個古怪的題名。「永夜」是從杜甫的。

永夜角聲悲自語

中天月色好誰看

引來的，他也就以這兩行做了那一輯詩歌的題辭。

枯索的冬日，我們曾以縱談度過白天和黑夜，自哲學科學文學以至社交學偵探學都是美好的談資。他還在研究天文，指給我每顆微小的星辰的方位和名字。夜深了，我送他出宿舍，又不知不覺的佇立在馬路旁長談起來，有一次，他對我說，「人的生活態度真是千變萬化各求解脫的。我有幾次看見宿舍的郵筒前面站着一個小孩子，對着郵筒口喃喃低語，雖然聽不清說的甚麼，我想大半是訴說心思吧。」爲了這，我曾跑到宿舍對面的小商店去打聽過一次，說是有的。這就是「蝙蝠集」題辭第一行

有對着郵筒喃喃低語的小孩

的來原。

他有時翻閱我的詩稿，看了那些塗了一次又一次的筆跡並不說甚麼，只問我平時寫詩的方法，我回答說就是這樣先草草地寫出來然後大加修改的。他告訴我他並不如此，他常常口占，有時在外面得句回去再寫出來。我對自己的遲鈍覺得慚愧。在我的雜亂的書桌上他提筆不加思索就可以寫出幾千字。我們寫過一些遊戲文章，署了假名寄報紙副刊。但他寫作的真正態度却是嚴肅不苟的。見了我手下的從開封和蘇州寄來的小詩刊和催稿信，他立刻告誡我不可胡亂發表，否則我必會漸漸鬆懈下去，毫無成就。他把從西郊寄來請他填寫的作家表給我看以做笑料。只有時寄稿給徐霞村戴望舒兩先生，刊「每日文藝」和「新詩」，他說這已經是最大的「忍不住」了。

寒假將近時，他做了大學圖書館的職員，每月不過幾十元的收入，他已經覺得頗有餘裕。到次年春天，三月，他倦於職員生活和大城生活，決心到鶯飛草長的江南去旅行了。

我喜歡春天的江南，江南的春天。

我喜歡微雨的黃昏，黃昏的微雨。

他從南京來信說，「只是因爲一陣想望的心情，一個可愛的同伴，便乘車南下了」。旅費除了一點點的積蓄外，後來又把他譯的一部天文學賣給了商務印書館。他從南京到上海，又到杭州小住，同時編訂完畢他的「蝙蝠集」，交時代圖書公司印行了。在信上他對我說南方友人，談生活，說上海的文人和書店。某一封信的結尾是

北國詩人倘問訊，

落花如雨亂愁多。

這兩句。但這期間他忽然懶於寫作了，我正在辦一個小刊物，約他寫詩和「西湖通信」，他都沒有動筆，只把舊作詩抄寄了許多篇來，未發表的一部分至今留在我的手中。他說從此一字不寫了。因爲他在新詩的內容上作了幾種嘗試，以爲走不通，便毅然停筆，而在「文藝小品」上發表了他的「論中國新詩的滅亡」，這篇論文中顯示出他對同時代詩人和自己的失

望，但我覺得只是他熱情太重希望太奢的緣故，自然，中國新詩的成績之壞也確是一件憾事。

「我五月初離杭，現仍未決何往，大約上蘇州。此後兩月中恐難在一地居留半月以上。」就這樣，他一直到暑假才回到這大城裏來，過沉靜的譯書生活，說文學已到沒落的時代，讀者日趨減少，科學書却風行起來，大家換一換方向也好。不過他仍然鼓勵我整理舊稿，我才編訂了自己的小詩集，交新詩社出版。酷熱的日子，我却在可憐的愛情中過着瘋狂的生活。他爲這勸過我多少次。他永遠主持着不可太認真的主張，說友人徐遲剛訂了婚就後悔是大煩惱，不如原來就冷靜一點。克木自己從來沒有因戀愛而痛苦過。他在信上也這樣寫：「看過我的那首『春意』嗎？那是我懶人的戀愛，喜歡不即不離。你似乎不是這樣。那麼我送給你幾句話：若以戀愛本身過程爲目的，可以儘量沉溺於其中，只要身邊有可靠的友人做看護。若欲使戀愛『成功』非用手段不可。吳宓詩云，『始信情場原理窟，未甘術取任緣差。』以爲如何？」在「隣女」中，他寫道：

最好我忘了自己而你忘了我，

最好我們中間有高牆一垛。

願我永在牆這邊望着你。

啊，願我永做你的隣人。

但我終於是痴頑不化的，暑假後攜帶着煩憂逃避到七百里外的鄉間去了。我對短短的人生仍是十分固執着，白白地聽克木說：

三年，九年；三十年，九十年：

人生不過百年哪！

待天邊飄起一片雲時，

花的夢，鳥的夢，月的夢，

都是風裡的蜘蛛網了，

殘留的許只有這臨水的巖石。

他寫給戴望舒先生道，「人生只有生殖與生存，理智和意志從來沒用，藝術宗教都是欺人自欺，大家無非是逢場作戲。」對人生如此看得透澈，無怪他的生活態度是不沾泥土的了，雖然他自認爲他是「自知其不知」的，是因爲「又演又看」而有了無比的痛苦的，事實上他却是一個既然無可奈何無妨隨緣自在的人。

從一九三六年冬天到一九三七年春天，他總沉默着，不寫詩也不寫信，友人都向我詢問他的行踪，夏天，他才發表了他的謹嚴雄壯的長文「論中國新詩的新途徑」，對過去新詩的形式內容及其成敗作了極精密的分析，然後推斷將來的途徑有三：新感覺詩，史詩和詩劇。署名用了「柯可」。七月我從鄉間回來，他還問我，「你怎麼知道是我寫的呢？」然後很客氣地說是雜湊而成。在我看來，除了詩劇，寫新感覺詩和史詩實在是詩人的大路，中國新詩中極缺乏時代意味，史詩也幾乎一首沒有，只有克木的不十分爲人注意的「少年行」甲乙兩篇做了成功的試驗。

他從南方回來後的一年中，除了因母喪回過一次安徽之外，總沒有離開這大城，仍寄寓在友人家，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底，這地方經過空前的變亂，我竟未得去找他一次。八月，我

從甘肅搬到沙灘，才託人到地抱樁樹庵二十一號去問，說是已經走了，此後便毫無消息。他的信件也失落了。我爲貧窮和孤獨所傷害，憶念之情更沉重地壓在心上。

願他平安。



新印書館發行